

太宰治
だざい おさむ
阴火
いんか
郭永钦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总有一群不幸的人们，免不了对恨得牙痒痒的异性关注有加。那男子固然如此，女的亦如出一辙。今日早些时候，女子到那男的家里拜访，没来由地嘲讽起他往昔的言语。这侮辱使他决意反击，而她对此早有准备。男子被逼上绝路，直气得全身发抖，更促使这畸恋土崩瓦解。男子几乎失去了理智，直至两人最后清醒过来，才切实感受到双方的真情不再。

这样的两人，虽一直并肩走着，却都不愿意向对方妥协——而且，对彼此更厌恶了。

土堤下方，宽近两间的河道蜿蜒流淌。昏暗的暮色中，男子借着一点微弱的光芒凝视水面，正犹豫是否要折回之时，女子却埋着头径直往前走去。他于是又紧紧跟随其后。


上架建议◎畅销 · 文学
ISBN 978-7-5463-2618-4
9 787546 326184 >
定价：21.00 元



郭永钦 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阴火 / (日) 太宰治著；郭永钦译. —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4
（草月译谭）
ISBN 978-7-5463-261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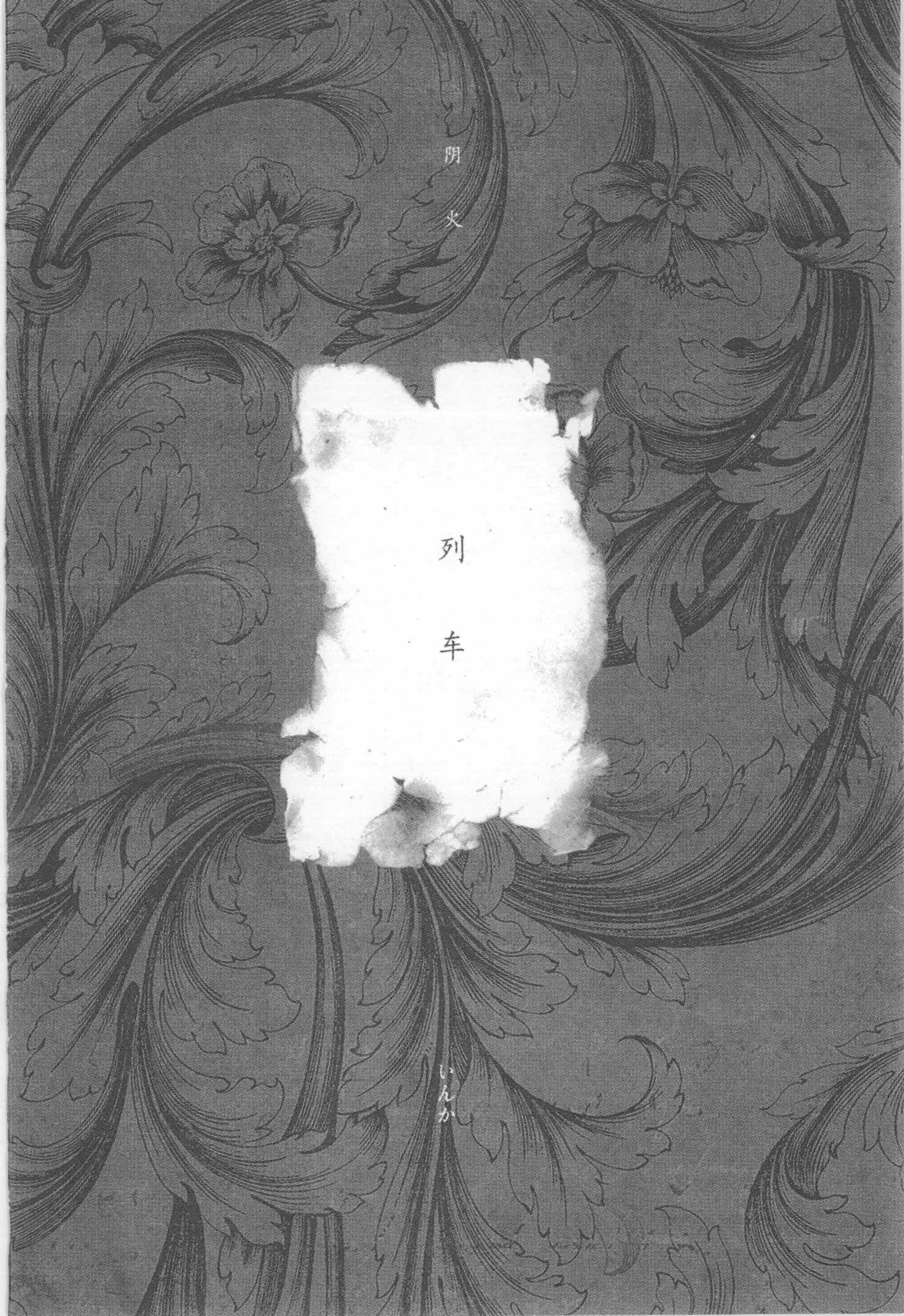
Ⅰ. ①阴… Ⅱ. ①太… ②郭… Ⅲ. ①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日本 - 现代 Ⅳ.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1359号

书　　名：阴火
著　　者：[日]太宰治
译　　者：郭永钦
出 品 人：周殿富
策　　划：国文创意
策划编辑：渠　诚
责任编辑：聂文聪
装帧设计：未　氓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9.375
版　　次：2010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栋底商A222号(100052)
电　　话：010-63106240(发行部)
书　　号：ISBN 978-7-5463-2618-4
定　　价：21.00元

目　录

列车 …… 001
鱼服记 …… 011
叶 …… 027
猴岛 …… 053
地球图 …… 069
猿面冠者 …… 085
逆行 …… 117
阴火 …… 143
彼身非复旧时身 …… 173
传奇小说 …… 229
盲草子 …… 267
太宰治年谱 …… 283


阴火
列车
いんか

一九二五年，在一处名叫梅钵的地方，生产了一辆C五一型的火车头。在同一个工厂，同一时间又生产了三节三等车厢，一节餐车，一节二等车厢和一节二等卧铺车厢；除此六节，另有三节用来存放邮件和货物的车厢，总共九节。这些车厢大概可以运送超过两百名旅客和十万封邮件，当中不知承载萦绕了多少悲情往事。无论刮风还是下雨，每天下午两点半，列车都会准时在这个位置，随着活塞一发动，班车便从上野开往青森。这趟旅途中，时时响起“万岁、万岁”的呼喊声，时时又有送别的人们在此挥舞着绣着对方名字的手帕，还有一些正呜咽着为这生离死别而饯行。

这辆列车的编号是103①。光说这编号就让人心情沮丧，从一九二五年到现在，八年的时间，这趟车拆散了多少人的爱情，现在我也在这辆列车上，承受着内心痛苦的折磨。

那还是去年的冬季，汐田送阿哲小姐回老家时候的事情。

阿哲和汐田从小在一个地方长大，从小到大关系都好得不得了。因为我和汐田在高中时同住一个宿舍，他总会给我讲起他俩的恋爱故事。阿哲是穷苦人家的女儿，而汐田则家境优越，因此家里人都不同意他们俩结婚，为此汐田还和他父亲有过好几次激烈的争吵。第一次吵架时，汐田太过于激动而差点摔倒，结果鼻子里一滴一滴流出血来。这样的传奇故事，让年少的我异常吃惊。

我和汐田高中毕业后，一起进入了东京的大学，度过了三年的大学时光。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段艰苦的岁月②，可是对汐田来说却是段逍遥自在的好

① 与“一礼散”同音。

② 太宰治在东京帝国大学念法语留级，学习非常吃力，后肄业。

时光，他每天尽是过着悠闲的日子。我一开始住在离大学很近的地方，刚开学那段时间，汐田有两三次到我那儿寄宿，但环境、思想、爱好的不同，我俩越走越远，已经无法奢望像以前那样的友情了。想来可能也是我脾气不好的缘故吧！如果阿哲没来东京的话，或许我和汐田就这样永远不再来往了吧！

汐田和我断绝友好关系是在第三年冬天，他突然来拜访住在郊外的我，说起了阿哲小姐要来的事。她因为等汐田毕业等得不耐烦，就一个人来到东京找他。

那时我已和一位没有多少学识的乡下姑娘结了婚。曾经还为汐田的事感到热血上涌，不过到了现在，那种年轻时的冲动又一点点丧失。这出其不意的来访让我手足无措，他来访的意图我也搞不清楚，莫不是要将少女出走的事来告诉知己，抑或是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自尊心？他得意扬扬的样子让我很不舒服，甚至也很怀疑他和阿哲之间的真情。不幸的是，我的这种疑惑果然猜中了。他对我高兴而又感激地谈笑风生，可是到了最后还是眉头一皱，低声感叹："该怎么办才好啊？"从一开始，我就不太看

好这场无聊的游戏，于是就直截了当地说："别在这里装了，如果你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爱她了，那就分手吧！"汐田嘴角露出一丝苦笑，陷入了沉思。

过了四五天，我收到了汐田的明信片，里面言简意赅地写道：听到友人您的忠告，考虑到彼此的未来，还是让阿哲返乡为好，明天下午两点半的火车。虽然没人邀请我送她，可我还是立刻决定去趟车站。如此想来我真是一个很草率的人，这就是我的悲剧性格。

翌日，从一大早开始天就一直下着雨。

我催促着我的妻子，一起去了上野火车站。

103 号列车在寒冷的雨中吐着黑烟，静静等待发车时刻的到来。我们沿着列车的窗户，一节一节仔细寻找着阿哲小姐。她坐在离机头车很近的三等车厢，虽然三四年前在汐田的介绍下见过，可是这次她的脸却变得好白，下颚的周围也丰腴起来。她也还记得我，我喊了一声，她很快就从列车的窗户探出半边身子，高兴地同我打招呼。

我介绍了我妻子，这次特意带她来是因为和阿哲一样，她也出身贫民之家，满以为可以让她安慰

阿哲，她说话的态度和语气定会比我这种人更好。然而我完全失策了，阿哲和妻子像两位贵妇人似的相互点头致意，却都缄默起来。火车皮上有一串白色喷漆文字 SUHAFU134273，我无聊地拿着雨伞在它旁边咚咚地敲来敲去。

阿哲和我的妻子三言两语地聊起了天气，一当谈话结束，大家就变得更加矜持。阿哲小姐小心翼翼地将丰腴的十根手指搭在窗沿上，然后又胡乱地活动起来，眼睛直直地望着远方。我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离开这里，在长长的月台里来回徘徊。列车下面吐出的蒸气很快就凝成白雾，冷飕飕地钻进我的鞋底。

我在车站时钟的旁边停下，抬头望着列车。列车在雨中完全淋湿了，透出青色的光芒。

第三节的三等车厢的窗户，伸出一张黝黑的脸，正伤心欲绝地呜咽着，与五六个来送行的人道别。此时日本刚和某个国家正式开战①，这位想必是被动员的士兵吧！我见到自己不愿见到的情景，心中

① 1933 年，日本关东军入侵山海关。

泛起一阵令人窒息的痛苦。

几年前我和某个思想团体也曾有些关系，后来就找了些不起眼的借口，和它分道扬镳了。① 如今，凝望着眼前的士兵以及受尽侮辱而回家的阿哲小姐，回想那时的借口，不管是不是言之成理，都让我心灰意冷，觉得没什么意义了。

我抬头看了看时钟，距离发车还有三分多钟的时间，实在难受得很。大抵如此情形之下，无论谁都会这样，可是作为一个送行人，不可能发车前的三分钟都还沉默不语。该说的话似已说完，此时唯有相顾无言，甚至连那些该说的话都一句想不起来。如果妻子更善解人意些，我还能更省省心。看吧！妻子站在阿哲身旁，绷着脸从刚才到现在一句话也没说，一直傻傻地站到最后。我狠了狠心，索性走向阿哲的窗边。

马上就要发车了。列车前面还将有四百五十里的路程，站台上一片混乱。心中已经再无暇顾及他人，脑子里只有安慰阿哲这件事，这简直可以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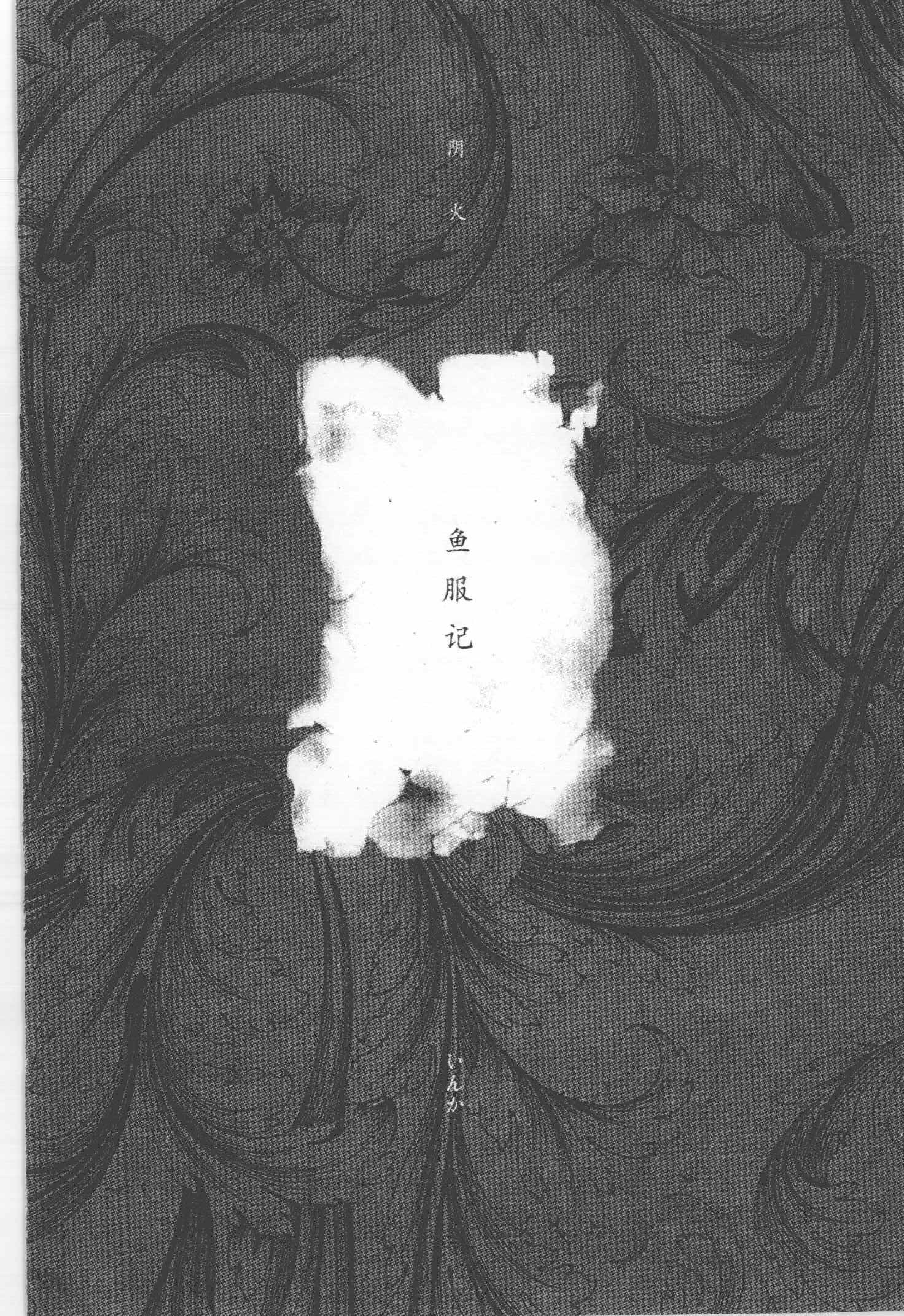
① 太宰治1932年向青森警察局自首，拘留一个月后脱离左翼运动。

“灾难”二字形容。然而此时，脑筋迟钝的妻子正在用她刚刚才学的粗浅知识，低声读出横挂在列车一侧的青铁牌上，沾满水珠的文字——FOR A－O－MO－RI①。

译者附言：

这篇小说是在1933年《Sunday东奥》上短篇小说征稿悬赏时的入围作品，也是太宰治以“太宰治”为笔名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① 开往青森。



陰火
魚服記
いんか

一

本州以北有个叫梵珠山脉的地方，不超过三四百米高的丘陵起伏连绵，一般的地图上都没画出来。

古时候，据说这里曾是一片广袤的大海，义经①带着家臣一起流亡北方，逃往遥远的虾夷时到过这里。他们的船撞到了山崖，山崖撞坏的地方至今尚存。山脉深处包围着一座树木茂盛的小山，山崖上大约有一亩大小的红色崖壁，那就是被撞坏的地方。

这座小山名叫马秃山，从山麓上的村子望去，山崖就像一匹奔驰的骏马，而实际上更像一个老人的侧面。

① 源义经，平安时代末期武士，投奔奥州，后与兄一起讨伐平家，最后兄弟反目后自尽而死。

山里景色宜人，更使这里闻名全国。山麓的村子里虽只有大约二三十户人家，破败不堪，却有条长仅两里的小河流向村外。这条小溪沿山坡回溯而上，直到马秃山后山泻出，在山间落下十丈左右的瀑布。从夏末到秋天，红叶遍山，于是附近村里过来游玩的人便多了起来。瀑布下面，也有人摆起了些小茶铺。

今年刚要过完夏天，瀑布里淹死了人，这人并非故意投水的，而完全是因为失足。这个白白净净的学生，从大都市里大老远跑到这来采集植物，却掉到了瀑布里。因为山里富产一种罕见的羊齿类植物，经常会引得采集者到此一探究竟。

瀑潭三面围有绝壁，唯在西面开了一道狭窄的口子，在那里山涧顺岩壁流出。绝壁上滋生了些青苔，羊齿类植物就是其间一种。这种植物终年随风吹得沙沙作响，在瀑布轰鸣声中胆战心惊地生存着。

那个学生就是沿着这个绝壁攀爬上去的。过了晌午，初秋的暖阳照在绝壁顶上熠熠生辉。他刚爬到一半的时候，脚下的圆石突然松了，就像从崖壁上剥落下来，他也像纸鸢一样的飘落下来，结果被

旁逸斜出的老树挂住。但树枝又断了，连人带枝落入潭中，山间空荡荡的，只听得见骇人的回响。

当时瀑布附近有四五个人目睹了这一幕，看得最清楚的是水潭旁茶铺里一位十五岁的少女。

那学生先是深深地沉入水潭里，然后又骤然挣扎着蹿出上半身，紧闭着眼睛，微微地张着嘴。蓝色的衬衫都被划得稀烂，搜集植物的背包还挂在肩上。

不到一会儿，他就被水纹吞噬。

二

从立春土用之日开始，一直到立秋的土用①，只要天气晴朗，远远的都能望到马秃山上升起的几炷青烟。每逢此时，山间树木多附有精气，适合烧炭，于是烧炭人就开始忙碌起来。

马秃山有十几所烧炭小屋，瀑布的旁边就有一个。这个屋子离别的小屋还有些远，因为屋主并不是当地人，他的女儿就是茶铺里那个叫诗瓦的姑娘。

① 立春、立秋的之前的第十八天。

父女俩整年都一起生活在这里。

诗瓦十三岁的时候，父亲在瀑潭边用剥了树皮的圆木和苇帘子搭起了这个小茶铺，摆了些汽水、咸饼干和糖果之类的，此外还有两三种粗点心。

要到夏天时，山里的游人零零星星多了起来，父亲每天一大早就要把东西塞进篮子赶到茶铺。诗瓦便光着脚，吧嗒吧嗒地跟在父亲身后。一会儿，父亲又回到烧炭小屋，留她一人在茶铺。只要隐约见到游人身影，她就会大声叫道："过来歇会儿吧！"但是，诗瓦美妙的声音淹没在巨大的瀑布声中，甚至都不能让客人回头，所以一天连五十钱都卖不到。

日暮黄昏时分，父亲就从烧炭小屋来铺里接诗瓦，他浑身都被弄得黑糊糊的。

"卖了多少?"

"没卖多少。"

"是吗，是吗?"

父亲好像并不太在意，兀自喃喃不休地仰望着瀑布。然后两人又把铺里剩的东西装到篮子里，朝烧炭小屋的方向走去。

这样日复一日，直到降霜前后。

留她一人在茶铺里也大可让人放心。土生土长的山里娃，根本无须担心在崖壁上踩滑或是掉进瀑潭之类。只要天朗气清，诗瓦都会光着身子游泳，一般就在瀑潭附近游着，不会去太远。即便在游泳之时，一见到客人模样之人，她都会束起被阳光晒成红褐色的头发，精神百倍地叫道："请歇会儿吧！"

雨天里，诗瓦就拉上草席挡雨，自己在茶铺一角打起瞌睡。茶铺上方有一棵枝繁叶茂的栎树，正好可以挡雨。

在此之前，诗瓦常常望见飞瀑直下，气势恢宏。有时会想到这么多水流下，终会有流失殆尽的一天；也会时常揣测为什么这瀑布形状总是一成不变呢？

直到最近，思绪稍有些眉目。发现瀑布形状其实完全不同，无论飞沫展开的样子，还是瀑布的宽度，都在发生着令人目眩的变化。结果，瀑布已不是水，早化做了云。从瀑布口跌落的白练被打得粉碎，水雾蒙蒙，她觉得，首先来说，水也并非想象的那么白。

诗瓦彷徨迷茫地站在瀑布边，阴霾的天空之下，秋风正猛烈地吹拂着她红彤彤的面颊。

往事便一幕幕浮现在眼前，曾几何时，父亲抱着小诗瓦，一边在炭窑前烧炭，一边讲着故事：从前，有对樵夫兄弟，叫做三郎和八郎。弟弟八郎有天在山涧里捉了好多鳟鱼，回到家时，趁哥哥三郎还没回来，就先烤了一只吃。尝了尝味道还不错，忍不住又吃了第二条、第三条……终于把鱼都吃光了。结果喉咙渴得不行，喝干了井里的水后，又跑到村边的小河里喝。喝着喝着，八郎全身开始长出了一块块鳞片。三郎从后面赶来时，八郎已经变做一条可怕的大蛇，在河里游来游去。只要哥哥一喊"八郎呀！"河中的大蛇便泪流满面，答道："三郎……"哥哥在岸上，弟弟在水中，无论怎么哭喊着"八郎"、"三郎"，也都无济于事。

她听到这个故事时，伤心得不得了，含着父亲沾满炭粉的手指哭个不停。

从回忆中回过神来，她有点疑惑不安地眨巴着眼睛，因为瀑布在低声呢喃：八郎呀！三郎呀！八郎呀！

父亲拨开绝壁上的常春藤的红叶，朝这边走来。

"诗瓦，卖了多少？"

她没有回答，使劲擦了擦被水雾濡湿了的鼻尖。父亲默默地收拾起茶铺来。

这里离烧炭小屋大约有三町①远。两人踩着山白竹往回走。

“茶铺该关门了。”

父亲把篮子从右手换到左手，汽水瓶子相互间发出嘎啦嘎啦的响声。

“过了秋老虎，山里就没什么人了。”

日暮西沉时分，山里空荡荡的，只听得见风声沙沙作响。橡树和枞树枯叶不时像小雪般纷至沓来，洒落在两人身上。

“爹。”诗瓦对着父亲的背影喊着，“你究竟为什么而活着?”

父亲耸了耸肩，有些疑惑，不住打量诗瓦那张严肃的脸庞，嗫嚅道：

“不晓得。”

诗瓦把手里的芒草叶放到嘴里嚼来嚼去：“那倒还不如死了的好。”

① 日本的长度单位，每町约为109米。

父亲扬起巴掌，眼看就要狠狠地抽下去，却又犹豫着放了下来。对女儿使起了性子一事，他早就看穿了，但又想到女儿就要长成成熟的女人，终于忍了下来。

“是嘛，是嘛。”

诗瓦讨厌死了父亲这种闷闷不响的态度，狠狠吐出了口中的芒草叶，大声喊道：

“傻瓜！傻瓜！”

三

过了盂兰盆节后，茶铺歇了业，诗瓦最讨厌的季节开始了。

父亲此后每四五天都要背着木炭到城里去卖。本来雇个人帮忙背炭还好些，但这样的话要在炭钱里抽个十五二十钱的佣金，花费就太大了。因此，父亲把诗瓦留在家里，宁愿自己背炭去山下村子。

天气晴朗的日子里，诗瓦总会独自外出去采一些蘑菇。父亲一袋子的烧炭最多只能赚个五六钱，靠这些钱根本无法养活家人。于是他就让诗瓦去采些蘑菇，这样也可以在山下卖点钱。

有一种叫朴蕈的小蘑菇黏糊糊的，可以卖到很好的价钱。它密集地长在羊齿类植物的腐木上，每当诗瓦看到它时，就会回忆起唯一的朋友。那时最快乐的时光莫过于在满满的朴蕈上盖一层苔藓，然后提着篮子回到小屋。

无论木炭还是蘑菇，只要卖了好价钱，父亲回家时定会满身酒气，偶尔也会给诗瓦捎回些带镜子的纸钱包等小东西。

早晨刮起了飒飒秋风，更显山中萧瑟景象，门口挡风草帘子也被寒风掀了起来。刚一破晓，父亲就下山到村里去了。

整整一天，诗瓦都待在小屋里，难得地试着扎起了头发。把发根一层一层地盘旋起来，然后插上父亲给的带有波浪花纹的簪子。接着又烧起了旺旺的炉火，静候父亲归来。外面的树林被吹得呼啦呼啦作响，里面不时夹杂些野兽的嚎叫。

天愈发黑了起来，诗瓦一人吃起了晚饭。黑糊糊的饭里浇上了烧制的调料酱。

夜里风声渐息，寒气却砭人肌骨。如此静谧之夜，山间定会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外面传来

一阵阵天狗砍伐大树的嘎吱嘎吱的响声以及有人在小屋前淘洗小豆子的动静，还有远处烧炭工人们爽朗的笑声。

父亲迟迟未归，诗瓦心里烦躁不安，不一会儿就盖着草垫在火炉旁睡下了。就在半梦半醒之时，似乎有人正拉开门口的草帘子向里面张望。那不过是烧炭工人罢了，她想道，于是又装成了熟睡的样子。

借着炉子里剩下的余烬，微微地照亮了吹进屋内的白花花的东西。那是初雪啊！她情不自禁地叹道。

“好痛！”刚刚才从睡梦中醒来，身子被沉重地压得发麻，房间里弥漫着浓烈酒气，她听到了一阵喘息声。

“浑蛋。”她急促地叫了一声，不管三七二十一，朝外面飞奔出去。

暴风雪！暴风雪沉沉地扑打在她脸上，她迷迷糊糊坐了起来，头发和衣服须臾就变成了雪白一片。

她站了起来，肩膀颤抖起来，呼吸也变得急促，心里焦躁不安，于是走到了屋外。寒风猛烈地撕扯

着她的衣服，她不知道要走往何方，就呆呆地往远处走去。

瀑布的轰鸣声渐渐地大了起来，她还在急匆匆地走着，不时还拭去流出的清鼻涕。瀑声隆隆，正从脚底传来。

“爹！”她轻轻喊了一声，从呼啸的树林中纵身跳了下去。

四

醒来的时候，周围一片昏暗，瀑布隐隐的轰鸣从头顶传来。身体随着这响声摇摆起来，顿时感到寒冷彻骨。

啊，原来这里是水底，刚才烦躁难受的感觉消失得无影无踪，顿时通体畅快。

她突然伸出脚，无声无息地向前轻轻游了起来，鼻尖险些撞到岸边的岩石上。

“大蛇！”

自己一定已经变成了“大蛇”！真是太好了，这样可以不用再回小屋去了。她自言自语道，结果嘴边的胡须摆动起来。

原来不过是变成了一条小鲫鱼，嘴巴吧嗒吧嗒地一张一合，兀自活动着像疣子一样的小鼻孔。

鲫鱼朝瀑潭附近的深渊周围游去，惬意地扇动胸鳍，刚要浮上水面，又猛地一摆尾鳍，钻入水底。

小鲫鱼一会儿追逐着小虾，一会儿又潜藏在茂密的芦苇深处，一会儿又啄一口岩石角上的青苔。

过了不久，小鲫鱼突然静下来一动不动，只是偶尔扇几下胸鳍，像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旋即转身笔直向瀑潭深渊游去，转瞬间，如同飘零盘旋的落叶一般被吸入了水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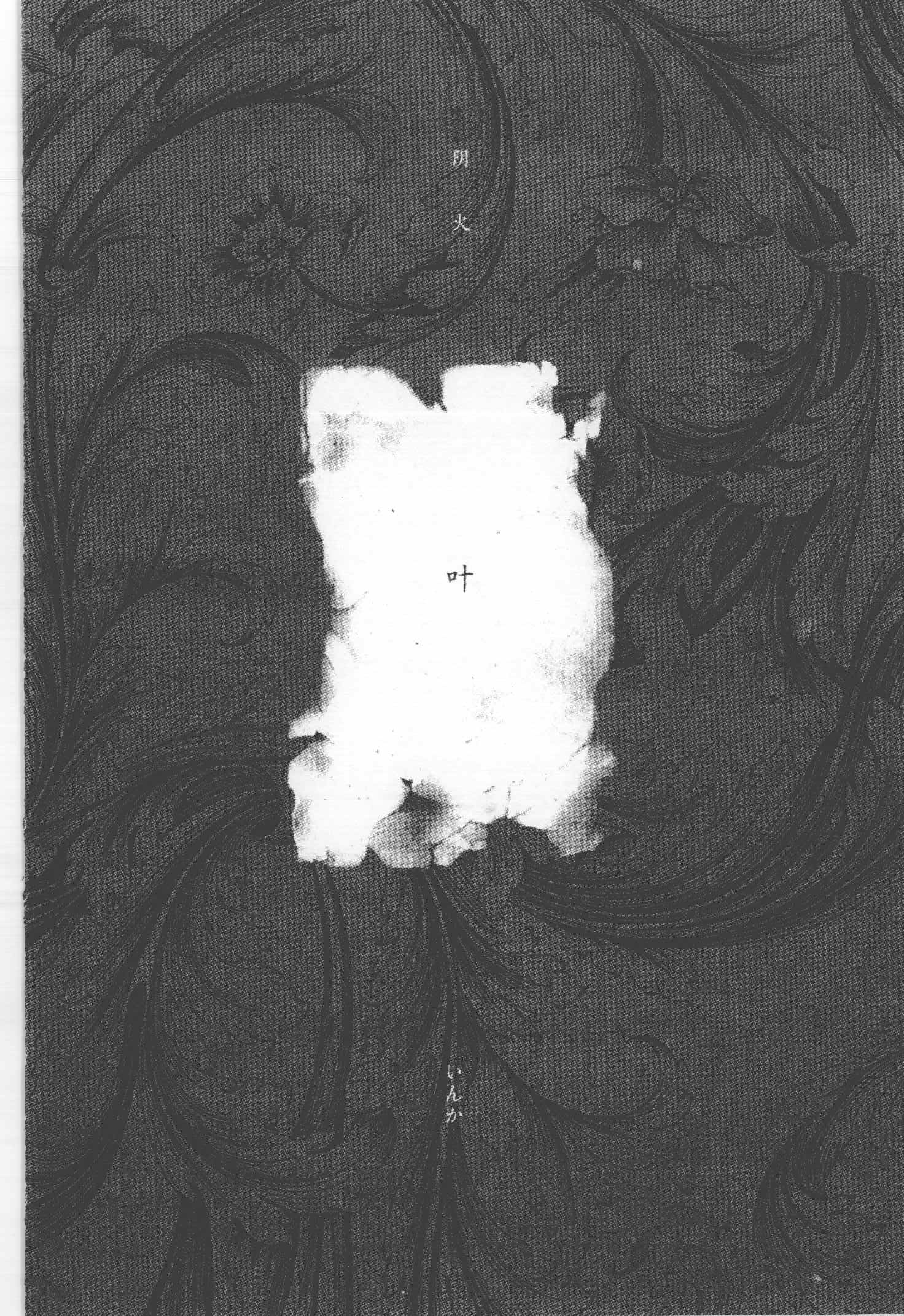
译者附言：

本文发表在同人志《海豹》上，是太宰治的第二篇小说。小说以太宰家乡青森县金木镇附近的梵珠山脉的马秃山为背景，描写了具有浓烈民族气息的一对下层父女的生活状况，不由得让人想起了《边城》。全文着力渗透一种阴湿封闭的生存环境以及引出一段充满象征意义的大蛇传说，空荡荡的山里原始而凄美，似乎后来《楢山节考》对此有所借鉴。

然而，全文的文眼只被一句话点破，暗示了在偏僻大山里近亲相奸的事实。诗瓦在被父亲侵犯以后，天真地以为投水可以变成一条大蛇，从此过上没有烦恼的生活，结果在水中却变成了一条小鲫鱼。这里的“大蛇”似乎和《楢山节考》中一样，象征着亲情、生殖繁衍以及死亡等意味。最后的结局是诗瓦两次自杀最终死亡。之前太宰治曾想在文章最后加上一句：“三天以后，在桥桩附近漂浮着诗瓦那惨不忍睹的尸体。”经考虑再三后删去，有评论认为这反映了作者对诗瓦自杀的怜悯之情，也可能是暗示了他在初次自杀未遂后试图再次自杀。

关于标题，很可能取自于李复言的《续幽怪录》所撰的一篇唐人小说《薛伟》（又名《鱼服记》），讲的是薛伟羡慕鱼儿的无忧无虑，结果最后真的变成了一条小鲫鱼。后来改编成《醒世恒言》里的《薛录事鱼服证仙》，里面有诗为证：“鱼身梦幻欣无恙，若是鱼真死亦真。到底有生终有死，欲离生死脱红尘。”

这篇小说是在1933年《Sunday东奥》上短篇小说征稿悬赏时的入围作品，也是太宰治以“太宰治”为笔名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


阴火
叶
いんか

——所被选中的

唯有恍惚、不安

而这两者中，都有我存在①

我真想去死。但在今年的正月，从外面收到了一件新年礼物。这是一件衣服，质地是麻质的，上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灰色的细网格，应当是夏天穿的衣服吧。我又想了想还是再活到夏天吧。

娜拉②又想了想，从走廊出来，拉上了身后的门，想了半天说："还是回去吧。"

---

① 出自法国象征派诗人保尔·魏尔伦（Paul Marie Verlaine）的《智慧集》。

② 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这里是指她准备离家出走时的想法。

我回去时，只要没做什么坏事，妻子就会笑脸相迎。

他一天一天的混着日子，待在廉价小旅馆里，独饮独醉，然后就地拉开铺盖睡觉。往往每次都是疲倦至极，甚至连梦都没做。无论做什么事，也总提不起精神来，之前还买过一本叫《抽水马桶应当如何改进》的书，然后认认真真地研究了好一阵，那时他对处理人类粪便一事感到相当头疼。

新宿的人行道上，可以看见拳头大小的石头匍匐着地面，慢慢行走。石头当然不可能行走，一般人都会这样想。但是，他立刻明白了：行走的不是石头，而是朝他走来的邋遢小孩，他们用线绑着石头拖着走。

哄小孩玩玩就不怎么孤单了。历经大的劫难，最终还是平静地过日子，他觉得自己已经豁出去了，就自暴自弃起来，然而却感到了无尽的孤独。①

---

① 以上出自《他们和可怜的母亲》的小说，原小说的背景是讲太宰治与其母去东京找哥哥津岛主治的故事。

自己一生都在和忧郁战斗，但最后还是离不了一个死字，每当想到这就会觉得自己非常可怜。青色的稻田一时布满了一层朦胧的薄雾。他泫然欲泣，为了这种不值一提的殉情之事曾流过泪，想来总有些丢人。

从电车上下来时，哥哥笑了。

“别垂头丧气的了。喂喂，打起精神来。”

然后用扇子敲了敲“龙”的小肩膀。在黑暗中扇子泛着白光，让人感到有些害怕。“龙”的脸颊有点泛红，显出一副很高兴的样子，还真得感谢哥哥的这一拍肩。平时相互间总是吵个不停，要是像这样能消除隔阂也不错，虽然看似是难以实现的愿望。

要去找的人不在家。

哥哥这样说过：“不要认为小说很无聊。我只是觉得写起来有点慢，常常想为写一行实话，而必须有上百页的背景做铺垫。”我想了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不过说真的，句子越简单越好，只有这样才能为人信服。”

另外，哥哥很讨厌那些对自杀称赞有加的人。但是我认为，自杀跟处世哲学一样，是件需要精打细算的事情。当我正想到这时，哥哥说的下面这句话让我很意外：

“给我从实招来。嗯？这是从谁那儿学来的？”

“水到渠成。”①

他在十九岁的冬天写了一篇叫《哀蚊》的短篇。那是篇很好的作品，同时也是解开他内心迷茫的钥匙。他坦承在形式上是受到了《雏》② 的影响，但是文章的内容是他自己的。以下是原文：

我曾见到过奇怪的幽灵，那时我才上小学不久。现在想来，那一定不过是我在睡眼惺忪时见到的幻像，但是，对于往事朦胧模糊地回忆，却像映在蓝蚊帐上的幻像一样，年复一年地愈见清晰起来。

---

① 这里的哥哥是以太宰治在美术大学学习雕刻的三哥圭治为原型，据分析素材可能来自于不久后自杀的芥川龙之介，此后是太宰治第一次自杀未遂，遗书写有《打算》。该回答表示通过不断学习和积累，模仿也可以化为自己的风格，这就是《盲草子》里所谓的“人工的极致”。

② 芥川龙之介的一个短篇小说，以回想某个老女人的独白体为线索。

啊，恰好是在那个晚上，姐姐有了姐夫，四处洋溢着祝福的气氛。我家来了好多艺妓，还记得一个漂亮半玉①帮忙把纹附②补好了补丁，父亲在黑暗客房的走廊里和身材高挑的艺妓们“玩相扑”③，这也是那天晚上的事。但父亲在第二年去世了，现在我家客房墙壁上挂的就是他的大照片，一进门就能看见。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就一定会回想起那晚的相扑。当时我还以为：父亲从来不欺凌弱者，那次一定是艺妓们因为做了什么过分的事被父亲惩罚了吧。

现在把前前后后联系起来一想，觉得当时这事是有些不太好，但确确实实是发生在婚礼祝福的那天晚上。但是，所有一切，如同青蚊帐的幻灯一样，它仿佛真实地存在着，而不是为了满足我年幼的好奇心而编造出来的故事。那些怪诞的故事，不，故事中的幽灵，似乎和那晚为了哄我的婆婆给我讲的

---

① 日本艺妓出道叫做玉代，尚未出道的艺妓叫做半玉，即雏妓之意。

② 一种作为礼服的和服，上面一般有一、三或者五道条纹，故名。

③ 这里的相扑并不是真正的相扑，而是和艺妓们调情，这里暗示其家境已经衰颓。

哀蚊的故事一样真实，仿佛有人在告诉我——这不是梦，这不是梦，而是真实存在的。梦是个浑噩物事，不是在眼前浮现时就朦胧不清的吗？那个婆婆的故事，听上去恍若梦境。

真是这样的，我婆婆那样年龄的人总没她那么好看。她是去年夏天过世的，走时容颜仍然非常美丽。白蜡般的脸颊上清晰地映着夏日里森森树影。她曾是那样的风华绝代，却始终未结良缘，一生之中都未曾染黑过牙齿。① 她曾这样说过：

“想娶我这样的‘万年白齿’的人，大概得要身价百万吧。”

婆婆表演富本②时那淳厚的声音，至今仍回荡在我耳边，想来恐怕是有些缘由的。但是我从不愿无谓地深究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可能是她唱的时候听上去好像在哭一样。这样说来，婆婆还真是个随性潇洒之人，但她却一直都穿着缝有家徽的绉纱的服外挂。去跟学艺师傅打个招呼就开始排练富本，这大

---

① 日本旧时少女结婚后总会染黑牙齿，这里描述的婆婆并非作者的亲生婆婆，下文有描述。

② 日本戏剧净琉璃的一个流派。

概很早就开始了吧。我的整个身心都耗在了里面，从早到晚陶醉在婆婆学老松、浅间①哭腔时的调调里。我们就像两个远离尘世的艺术家，过得自得其乐。婆婆那爽朗的笑声也一直萦绕在我耳边。

不管怎么说，我从小就非常喜欢婆婆，一旦离开了奶妈就飞快地奔到婆婆的怀里。尤其是母亲生病的时候，总照顾不了子女。婆婆既不是父亲也不是母亲的生母，所以她也不常到母亲那里去玩，而是整天都待在客房里面，结果我也一直和婆婆在一起，长时间很少见到母亲。所以婆婆喜欢我甚于姐姐们，每天晚上都会给我讲连环画上的故事。至今我都时常回忆起那时听的《菜贩阿七的故事》②。婆婆还经常给我开玩笑，叫我“吉三”③、“吉三”。泛黄的灯光下，婆婆一个人静静地给我念着连环画里的故事的美丽身姿，至今仍常常浮现在我眼前。

尤其是那篇《哀蚊》的床头故事，让我终生难

---

① 净琉璃的两个曲名。

② 江户时期，阿七被处火刑的故事，出自井原西鹤《好色五人女》，后被改编成琉璃剧。

③ 《阿七》故事里面的小孩。

忘，细细想来，那说的是秋天的事。

“还能活到秋天的蚊子叫做哀蚊。这是由于没有被蚊香熏死，有些可怜的缘故。”

啊，就是这句话，我记得一字不差。婆婆睡觉前讲的故事都是阴森森的好吓人，讲完了就抱着我入睡。我总是喜欢把两只脚夹在婆婆的脚之间，这样会很暖和。有个寒冷的夜晚，婆婆脱掉了我的睡衣暖暖地抱着我入眠，隐隐地我也能看到些她露出的光滑美丽的皮肤。婆婆一直就是那样地喜欢我。

“哎呀。哀蚊呀哀蚊，不就是我嘛，多么可怜呐……”

她边说边深情地看着我，眼神里有些伤感。正房里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而这里却将近夜半，静得出奇。正是瑟瑟秋风叩窗廊，淡淡风铃唤幽思。就是在那日夜半见到了幽灵，当时我突然醒来，有了一股尿意。婆婆却没有反应，我朝她那儿迷迷糊糊地望了一眼，却见不着她人影。我有些忐忑不安起来，悄悄地从床上爬了下来。光光的榉木做的长廊泛着黑黝黝的色泽，一直通往幽森的厕所。脚底沁来一阵阵凉意，叫人怪不舒服，不知怎的，总感

觉是在浓雾中游荡。后来就碰到了幽灵，在长长的走廊下方，有个白晃晃的物事蹲在那里，望着远方，和胶片里的人像一般大小。然而那确凿的是幽灵没错，一直怔怔地望着姐姐夫妻俩的新婚洞房，眼前之景，绝非梦境。①

艺术之美，说到底还是服务于普通大众的。

如果木匠被花儿搞得神魂颠倒的话，这对他是一种妨碍。②

然后，真知子埋着头说："你知道一种花的名字吗？手指刚刚碰着它，立刻就裂开了，里面射出一种脏水，射到手指上很有腐蚀性，我就不知道它名字。"

我淡淡地笑了两声，两手插在牛仔裤的包包里，说道："你们知道这样一种树吗？这种树直到落叶时，叶子都是绿色的。尽管叶子里面的汁水早被虫子们吸食得一干二净，却直到凋零的时候都还翠绿依然。

① 这段故事收录在《地主一代》里。

② 太宰治的文艺观，在后来的《逆行》中又有出现。

你们知不知道这种树？”

“死了吗？你死了吗？”

大概小早川真有了求死之意了吧。大约是去年秋天，因为土地矛盾①的事，他和青井家吵得不可开交，以致想一死了之。他吞了些药企图自杀，结果昏迷了三天后又被救活了过来。他也并不想像这样过得浑浑噩噩，却总是身不由己，似乎只有彻底斩断求生之念才能完全解脱。为了想在这场争斗中搏得财政扶助机构的重视，于是连续三天都到P市的医院附近，在传染病房旁边的水沟里捧着污水痛饮。然而这事最终只是拉了一阵肚子作罢，也没有死掉。青井听到这令人难堪的事情后，非常反感小早川这种迂腐书生的所作所为，但这件事却着实令青井打击不小。

“死了最好，不，不光是我，最好连那些阻碍社会进步的家伙也该通通都死掉。除非你能向我提供几个科学性的理由，告诉我为什么不能让那些人渣全部都死掉？”

---

① 土地地主和佃农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昭和初年尤为突出，在1935年达到顶峰。

"混、混账东西!"

青井对小早川吵得越来越急:

"不要笑。你不正是如此吗?无论说是为了光宗耀祖而活着也好,还是推动人类文化进程也好,到了今天我不想再听这种沉重的伦理说教了;也不要给我用科学来解释什么。这样一来,最好是让那些社会蛀虫去死好了。死了以后,天下太平。"

"混账!你在说些什么?你也太自私了吧,我们本来是些不会从事生产的人,所以也并不是我们故意想过那种消极堕落的蛀虫生活。你真的热切期望无产阶级的解放吗?你真的相信无产阶级会最终取得胜利吗?其实我们都是布尔乔亚式①的寄生虫,这一点上无可争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支持布尔乔亚。你曾说过我们只给无产阶级一分贡献,却给了布尔乔亚九分贡献。你说的这九分贡献,究竟指的是什么?辛辛苦苦工作却养肥了大资产阶级,在这点上说,我们不也是同病相怜吗?只需革革资本主义的命,烈士们便可得道成仙,这不过激进派的观点,只

① 资产阶级,根据作者写作年代和引用外来语,这里暂译作布尔乔亚为宜。

是革命征途中犯的幼稚病而已。我们给的无产阶级一分的贡献，那里面已经包含有很多东西。这一分的贡献，是值得尊敬的一分贡献。正是为了这一分贡献，我们不得不加倍努力地活下去，也正是为此，还必须好好地、积极地活着。死算什么，死又算什么?"①

自打出娘胎以来第一次有了算术课本。封面小小的，乌黑发亮，中间排列着几个数字，真是漂亮极了。少年爱不释手，翻来翻去，却发现了卷末附的答案。少年皱了皱眉头低声嘟囔着："真对不住啦，看了不该看的东西。"②

外面风雪交加，列宁像因何而笑。③

---

① 该段根据《学生群》原文，有所修改。原作的背景是反对弘前高中校长的罢课运动。太宰治身为青森大地主的少爷，却深受共产主义左翼思想影响，这里的青井和小早川的矛盾反映了他当时的矛盾心理。

② 该少年为《人间失格》中的叶藏。有分析认为，这段夹在上文无产阶级运动和下文列宁像之间，太宰治在这里将黑封面的算术课本比喻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暗示一直被其魅力吸引，但是看到最后革命的结果后一种失望的心情。

③ 原文为俳句，跟前句现实环境相对，后句反映了在革命失败后的自嘲心情。

婶婶说道：

“你这人既然能力不行，那就得交个好人缘；你的身体既然弱不禁风，那就得心地善良；你这人既然喜欢说大话，那就得言行一致。”

都已经知道了，还要我招供，这是多么阴险的刑罚啊！①

这是满月的夜里，月光被浪涛打碎，一排巨浪打来，我们都被卷进水中。我们牵着手，然而我无法再忍受这种痛苦了，于是就甩开了她的手。她迅速被浪涛所吞噬，此时她响亮地叫着一个名字，不过那并不是我。②

---

① 这里有几种说法，一说是之前太宰治和女子殉情后，他因为自杀未遂，被以协助自杀罪名逮捕；一说是因为当局调查左翼请愿运动时讯问他；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妻子要他说出真相，该处结论如何至今尚无定论。

② 太宰治的作品《狂言之神》描写了自杀的过程，里面写到过最后呼喊的名字叫“海野”，所以作者在这里说“那不是我的名字”。

吾乃山贼，却被汝夺走了名声。①

“现在还不至于到这种程度，虽说如此，当我的铜像建成之时，姿势是这样的，右脚朝前伸出半步，慢慢转过身，左手揣在背心包里，右手紧紧拽住曾经写失败了的作品。昂首向天，不行不行，这样也没什么意思，而且鸟粪还刚好可以掉到鼻子上，这让我非常讨厌。不过介绍石碑可以这样刻着：‘这个男人，刚刚出生时其实就已经死了，一生都在撕毁自己写失败的作品。’”②

梅菲斯特③曾写道：雪一样飘落的花瓣落在胸口、脸颊和手掌上，使之燃烧起来。他因此而涅槃。④

---

① 这里是暗喻盗贼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详见《逆行》中的《盗贼》。

② 这个是写到想成为铜像的艺术家，实际上正是《猿面冠者》里面的主人公。

③ 《浮士德》里面的魔鬼。

④ 出自《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这里将花瓣喻做艺术，暗示了作者对艺术力量的信任——就算是魔鬼都可以毁灭。

我在看守所过了五六日，有天晌午，我透过铁窗栏杆向外张望，狱中操场已铺满了小春①暖暖的阳光。窗边种了三棵梨树，雪白的梨花又再度绽放。花下二三十个巡警正在训练，年轻的警长一声令下，众人们都一齐从腰间扯出捕绳，吹响警笛。我远眺这幅风景，脑子里想象着每个巡警的家庭情况。②

我们默默地祈福山里的温泉场③。母亲一直咯咯地笑个不停，她发现了旅馆里的妇女们都留着奇怪的发型，真是高兴得不得了。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母亲常常把我叫到炉边教训道："你这孩子心还是很野，又没有什么自信吧？就找个没什么文化的姑娘吧，喏，这个怎么样？"她想求得我的同意，这种牢骚，母亲常常在我耳边说。④

---

① 小春是阴历十月的旧称，虽是冬天却像春天一样阳光宜人，所以又称小阳春。

② 该片段写于政治运动被捕时。

③ 青森县南津轻郡的温泉。

④ 该片段写于殉情事件后，在柴田旅馆温泉静养时所写，不久后与小山初代结婚。

妻子大约花了三年时间接受教育，教育完成后，他开始想到了死。①

病妻浮云意，秋稻荒野生。②

红色的烟雾，像一条蜿蜒的巨蛇朝着天空爬去，岩浆缓缓地往下流，慢慢胀大，咕噜咕噜地形成了旋涡，不一会儿，火焰开始四处飞溅，地动山摇起来。冬日森林里，渐渐燃开了的成千上万棵树木缝隙中，人驾着马像风一样地奔驰。③

只想跟你说一句："Nevermore!"④

---

① 这里的"教育"，有人分析为"我"对妻子的教育，太宰与初代认识是在昭和二年，花了三年的时间磨合彼此的感情，但在结婚以后就立刻想到了死。

② 这是一首俳句，出自写给小弟小馆保的文存中。形容夫妻间的关系如同浮云和荒凉的稻穗一样淡漠。

③ 这里写出夫妻关系出现了裂痕，这时已经知道了妻子过去的异性关系，驾马飞奔暗示了焦急，烦躁的心情。

④ 意思是："没有下次了！"这里是说知道妻子曾经有过异性交往，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猿面冠者》里也有提到。

天空一到放晴，猫不管从哪儿来的，都会到庭院里的山茶花下面打着瞌睡。画西洋画的那个朋友问我有没有波斯猫，我说只有野猫。猫其实从来不会去想念主人是谁。有一天，我吃早饭的时候烤了一条沙丁鱼，结果猫就在院子里懒懒地叫了起来。我走到院子里，“喵”的唤了一声，猫就立刻站起来，悄悄地跟在我后面。我丢了一条沙丁鱼给它，它一弯腰就叼起来跑开了，还在跑的时候就吃完了。我有些动情，开始喜欢上了这只猫，也很想抚摸小猫白色的茸毛，于是就走到了庭院中。刚刚碰到了它背上的毛，它就狠狠地咬着我的小指，差点骨头都要咬断了。①

还是想去当个公务员。

过去的日本桥，长三十七间四尺五寸，但是现在只有二十七间长了。这只能认为是河道变窄了，在过去，这种河都算不上是河，现在已经算是大河了。

---

① 选自《猫》，这里猫象征着女人，暗示着妻子的背叛。

这座桥在很久以前，庆长七年就开始动工了，之后十年间变化不断，终于在今年即明治四十四年落成。大正十二年的地震时，桥栏杆上雕饰的青铜做的龙翅膀被焚毁。

小的时候很喜欢木板做的东海道五十三次道中的双六①，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手持长枪在桥上行走的人物画，真是让我茶饭不思。那地方过去是个繁华地带，而今却愈见冷清。鱼市场被填成了坝子，连地名都已废除，现在甚至连东京名胜明信片都取消了这里的风景画了。

今年十二月下旬的某个浓雾之夜，桥畔一大堆乞丐群里，鹤立鸡群地站着一个外国女子，她在这里卖花。

从三天前就一直这样了，一到黄昏，她手里捧着一束花在这里等电车到来。东京市圆形的徽章是两只嬉戏的唐狮子，她就在这下面一言不发地等上三四个钟头。

一般的日本人看到落魄的洋人，总会抱着憎恶

---

① 一种游戏道具。

的态度认为是白种俄国人。现在，即使见到在浓雾里戴着破旧手套的外国小孩，大部分日本人会戏谑地低声说道："哎呀，俄国佬。"

但凡读过契诃夫作品的人，一想到他父亲是退伍的陆军二等大尉，母亲是高傲的贵族，走到像他这样的俄国人面前，大概都会稍稍放慢脚步，对他崇拜无比吧。另外，看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青年学生，定会叫道："啊，内莉①！"甚至还可能胡乱地把外套的领子竖起来。但是尽管这样，还是很少有人对这位卖花女子有更深入的好奇心，不过无论是谁，都想了解她为何非选在日本桥卖花不可。在这种都很少有人经过的昏暗的桥上卖花，不是有些奇怪吗？——究竟是为什么？

这种疑虑如果粗一想来，答案是只可能出于某种浪漫情怀。可能在这座桥上有她对父母的模糊记忆。因为这座桥在以前是最热闹的地方，如果仅做一般猜测，估计这就是最佳答案了。

她在日本桥上卖的东西非常少，第一天就只卖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里的角色。

了一朵红色的花。客人是一位舞女，她慢悠悠地选了一朵红色的花。

“喂，这花会开吧？”客人粗鲁地问。

卖花女子清楚地回答说：“马上就会开了。”

第二天，一位年轻的绅士买了一支，这个客人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忧愁不堪。

“随便给我一支好了！”

卖花女子从卖剩下的花束里，选了一支白色的花蕾。那个绅士就像偷来的一样，悄悄地拿着花走了。

生意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第三天，也就是今天，她还是一如既往地站在寒冷的雾中，但是却没有人回头。

桥对面有个男的在讨饭，拄着木拐杖，穿过电车马路朝这边走过来。因为地盘原因向她寻衅滋事。卖花女再三鞠躬致歉，那个拄着木拐的叫花子，咬着满嘴黑胡子的嘴唇想了一会儿：

“那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

他轻轻说道，好像吸了很多雾气在嘴巴里。

卖花女回去收拾了一会儿，把花束甩了甩。她每天从花店里面买来一些降价花，而后再卖出去，就是这样做了三天，再怎么花都会枯萎吧。干枯的

花好像头重脚轻一样，耷拉着脑袋。如果甩一下的花，花看上去会好一些。

她沿着小道，朝附近的中华荞麦面馆里去，一路上冷得一直抖着肩。

连续三个晚上吃的都是云吞，店老板是个中国人，卖花姑娘一来，老板便对这唯一客人招呼起来，她也非常高兴。

老板一边包着云吞皮，一边问道：“今天花卖完了吗?”

她睁大着眼睛说：“不不……今天要回去了。”

这句话让老板吃了一惊：“要回国了啊，肯定是这样的。”他连连摇了摇那个漂亮的光头，他在回忆自己的家乡时，把包好的云吞丢到了锅里。

“也不是这样的。”看到了老板端上来的云吞的黄色大碗，她有些为难地低叹着。

“不过也没关系，叉烧云吞，今天我请客。”店老板慷慨地说。

一般的云吞是十钱，而叉烧云吞是二十钱。

她顿时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放下了云吞碗，在抱着的花束中抽了一支大花蕾的草花，送给老板，

权当是礼尚往来。

她走出那家店铺，在去电车的车站途中，把已经枯萎了的花给了三个人，结果后来心中一直非常后悔。突然她走进了路边的一个阴暗的巷道，在胸前画着十字架，虔诚地祈祷着，嘴里也在不住地嘟囔，来来回回就这两句日语：“花儿开吧，花儿开吧。”

生活在安逸的环境里，却写成了绝望的诗歌，备受生活折磨的时候，却还在孜孜不倦地歌颂生活的乐趣。

春天临近了？①

人终究不免一死，与其躺在床上等死，还不如试着写一篇浪漫主义的作品。男子开始这样祈祷起来，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浑噩的时期。他再三思量，最后决定向希腊女诗人萨福射出黄金之箭，这是他在自己迷失人生方向时唯一让他心动的女性。

---

① 这里是选取太宰一首俳句的片段。

他翻阅了一两本关于萨福的书籍，发现了下面一件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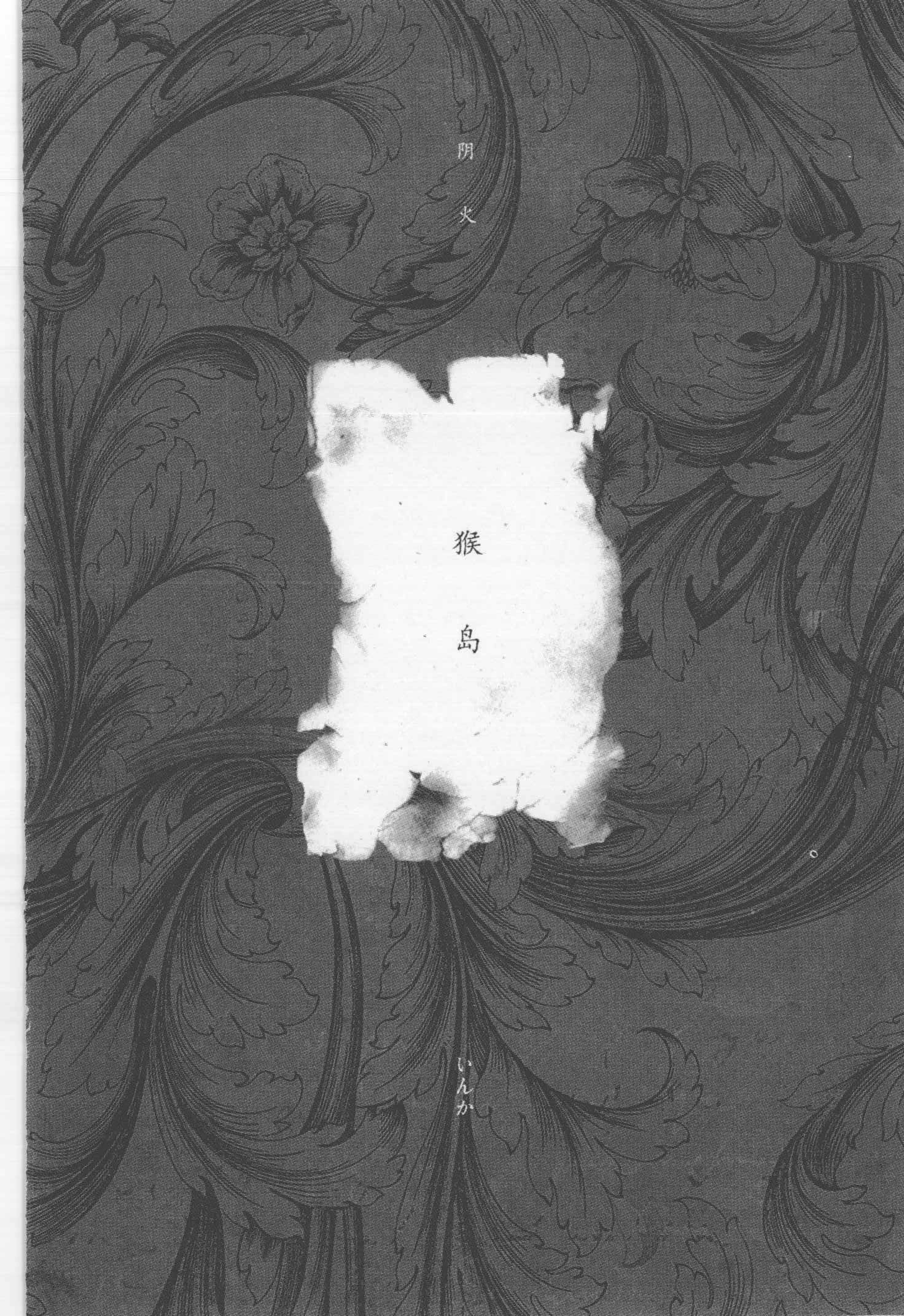
萨福长得并不漂亮，皮肤黝黑，牙齿外露。然而她深深地迷上了一位叫法翁的美少年，可他却对诗歌一窍不通。如果就这样为情自杀的话，那么这种死将一文不值，但是她仍然坚信这样可以使自己的相思重负消失掉，于是就在琉卡迪亚悬崖上朝着下面怒吼的海浪纵身一跳。

生活。

漂亮地做完一桩差事，
轻轻品尝一杯淡茶，
茶里泛起的泡沫，
我那俊美容颜，
总无时无刻，
倒映其间。

得过且过吧！①

① 诗人为殉情投水自尽，在这里可能是作者对自己的影射。


陰火
猴島
いんか

越过遥远的大海，当我到达这个岛时，心里暗暗涌起一丝忧愁。岛被重重浓雾包裹着，早已经安然进入了梦乡。我尽力眨了眨眼睛，想一睹岛的全貌。裸露的巨岩重叠在一起，凌乱地散布在岛上。四处的洞窟黑森森的，朦胧不清。这是一座山吗？看上去几乎寸草不生。

我沿着山石间蹒跚地走着，从不远处传来的奇怪叫声不绝于耳。可能那是些熊罴豺狼之类的吧，由于旅途劳顿，反倒使我壮起了胆子，以不惧一切的勇气沿岛走着。

岛的单调让我非常吃惊。走着走着，脚下坚硬的石道上传来清脆的声响。右边是石山，而左边高耸的胡麻石壁①挡住了去路。我脚下这条路，大约

① 一种粗粒凝灰岩。

有六尺宽，现在路面逐渐宽阔起来。当走到路的尽头时，虽说有一种说不尽的困顿，却令我勇气倍增。

好像还没有走到半里路，又再次回到了出发点。我沿路绕着岩石山走了一圈，想对这座山有更多发现，却似乎又走回刚才的所在。我终于发现这个岛出奇的小。

大雾渐渐散去，山顶在我的头上缓缓显露出来。此间有三座山峰，正中间那座圆圆的山峰大概也有三四丈高。平坦的岩石重叠在一起，色彩斑驳，朝着旁边的那个尖尖的小山峰倾斜。这方向并非朝着断崖，而是指向山峰的中腰，山石沿这个方向滚落下来，在底下堆起一个个小土丘。断崖石丘间，细长的瀑布源源不断地从缝隙中流出。瀑布附近的岩石也被岛上的浓雾濡湿变黑，其间两棵树映入眼帘，瀑布口有一棵，似乎是栎树。山丘上长着另一棵很粗的树，不伦不类的，我说不上它究竟该归到哪一类，然而两棵树却都早已枯朽。

我远眺这荒凉景象，顿时有些恍惚不安。雾越散越快，阳光洒落群峰之间。起先还被雾气濡湿的山峦顿时熠熠生辉，这可能正是由于朝阳的缘故。

现在究竟是早还是晚呢？我从弥漫的香气中找到了答案，现在正是拂晓时分。

心情变得舒爽起来，开始登山。山路非常艰险，往上越爬越高，脚下也还能勉强站得稳当，而且还不太吃力，不久便爬到了这湍急的瀑布口前。

正值旭日当头，暖风拂面，我走到那栎树般的树木前坐下。这棵真的是栎树吗？还是橡树或者是冷杉？我向树梢望去，五六条枯枝兀自指向空中，而最近这棵树枝断得十分难看。要不再顺着树爬上去看看吧。

——落英缤纷传轻响，

——唤我声朗朗。

风声倏倏传来，我越爬越顺。

——身陷囹圄意惆怅，

——唤我声朗朗。

我非常疲惫时，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歌声。我来到树梢，树梢间的枯枝哗啦哗啦摇晃了两三下。

——命随天涯为浪荡，

——唤我声朗朗。

脚下枯枝突然断了，突然我随树干滑落下来。

“断了呢。”

这声音从头上清晰地传来。我抱着树干站稳时，往空中寻找声音来源。哎呀，一股凉气从背上传来。沐浴在金色朝霞下闪闪发光的断崖间，一只猴子慢吞吞地下来，我体内某种沉睡的东西突然被唤起。

“下来，你弄断了我的树。”

它从悬崖上下来，一边说着一边朝这边走来。我的身子顿时僵住了，它绚丽的额头上密布皱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旋即露出白色的牙齿笑了起来，笑得我心里直发毛。

“奇怪啊。”它说道，“你从海那边来的吧？”

“嗯。”我望着瀑布口默默涌出的波涛点了点头，想起了在狭窄难受的箱子中度过的一段漫长旅途。

“不知为何，海是如此之大。”

“嗯。”我还是点了下头。

“果然和我一样呐。”

它嘟囔着，捧起了瀑布口的水喝了起来。不知不觉，我们并肩坐下了。

“在这里见到老乡，真是一见如故。我们同胞都是耳朵光闪闪的。”

它使劲捏了捏我的耳朵，我恼怒起来，赶了赶它作弄我的右手。之后我们又相视而笑，我渐渐放宽了心。

身边突然响起了尖利的叫声，我吓了一跳，刚一回头，一群粗尾巴毛茸茸的猴子从山坡上叫着跑过来。我站起身来。

“喂喂。它们不是朝这边来的，这些家伙叫做吼猴，每天清晨都要朝着太阳吼叫。”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每座山峰上都聚满了猴群，蜷着背沐浴在朝阳下。

“大家都是猴吧？”

我恍然若梦。

“不错，不过他们不同类，因为出身地不同。”

我定下神来逐一打量起猴群，清晨的风吹动着它们的白毛。一只小猴正在喝奶，一只猴子的鼻子又红又大，对着空中唱着歌。有的朝着阳光晃动着漂亮的花尾巴，还有的焦躁地四下踱步。

我对它低声道：“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它气定神闲地答道：“我也不知道，但不在日本。”

“这样啊。”我叹了声气，“不过，这些树长得和木曾的橡树一样。”

它转过头去敲了敲枯萎的树干，仰头注视着树梢：“并不是这样的。树枝长得不一样，此外，木纹在日光反射下不是有些模糊吗？加之还不清楚这些树会不会发芽。”

我站了起来，朝它靠着的那棵树走去。

“为什么不发芽呢？”

“那是因为它们从春天以来就一直枯萎，我来的时候也就一直这样枯着。从那以后，经过四、五、六月后，情况越来越坏。特别是这些树既不能插枝嫁接，又没有根的，真是活受罪。”

它说着，指了指吼猴。这时吼猴们已经安静了下来，岛又恢复了平静。

“过来坐坐，我有话要说。”

我紧靠着它坐了下来。

“这里是岛中圣地。日照充足，树木丰盛，此外还可以听得见潺潺水声。”它俯视脚下的小瀑布，得意扬扬地说道，“我出生在日本北方海峡附近，每当入夜时分，波涛起伏，幽幽传来悠扬的涛声，就会

引得胸中扑扑直跳。”

我也想说一说故土风物：

“我觉得树木比水声更值得怀念，因为是出身日本中部大山里，所以觉得青叶更香。”

“这样好啊。树木寄乡情，这个岛上无论是谁，都想在有树的地方坐坐。”说的时候，它分开大腿上的毛，给我看了看深深的黑红色的伤疤，“这虽说是我的地盘，却让我厄运不断。”

我想我还是应该离开这里：“抱歉，我并不知道这是你的地盘。”

“没关系，不用往心里去。我本来就是孤零零的，现在这里又多了个伴。不过不要再把树枝弄断了。”

雾后放晴，我们眼前出现了一幅异样的风景。青叶子是那样的醒目，我立刻明白了现在的季节，此时正是故乡米槠嫩叶绽放的时候。我眺望着林中倏忽舞动的青叶，然而，正陶醉其中时突然被打断了，眼前所发生的事令我非常吃惊。青叶的下面，阒寂的石子路间，一群白衣碧眼之人正络绎不绝地走来。有个女人头上插着炫目的鸟羽，旁边一个男子对她投以微笑，缓缓地左右挥舞着一根蛇皮做的

手杖。

它紧紧地抱住我不住颤抖的身体，口中急促地喃喃说道：

“别害怕，每天都是这样的。”

“怎么会成这样，这些都是针对我们设下的套子吗?”关于岛上围山捕猎，我渐渐回忆起以往惨痛的经历，咬紧了下唇。

“我们都是些玩物罢了，我们都是拿给别人观赏的。你只管闭着嘴看下去就是了，下面还有趣得很。”

它仓促地说道，一只手抱着我，另一只手朝那边的人指指点点，对我轻声耳语。就说那个妇人吧，她已经成了丈夫的玩物，可同时又控制着她丈夫。仿佛对她而言，生活就只有这两档子事，所以对人类而言，恐怕所谓血脉相承下来的东西也就是那些事吧。那个就是所谓的学者，死的时候被誉为天才，所以后来又被篡改为天资不凡之人，真是奇怪。我看到他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总是恹恹欲睡。那个被誉为女演员的人，其实比之在舞台上而言，素面朝天的生活对她这老女人来说更为得心应手，哦，那个叫做地主，这家伙从头到尾一直都在狡辩说他也

是劳动者，我看到他时，感觉就像我鼻子上爬着跳蚤，令人烦躁不安。那个坐在长凳上的戴白手套的男人，最令我讨厌，他走到这边来的时候，是天下最为恶心的事情。

它说得滔滔不绝，却又言之凿凿。我看了看别处，瞧见了四只充满好奇的眼睛，黑漆漆清澈明亮，正是人类小孩的眼睛。刚才这两个小孩子，在岛四围建起的胡麻石头墙壁上，如饥似渴地望着岛里面。他们都是男孩子，在晨风吹拂下，金色短发舞动起来。其中一个孩子鼻子上因为有些雀斑，显得黑黑的；另外一个孩子，面若桃花。

这两人大约都歪着头在想问题。黑鼻男孩撅着嘴，向对方发出尖利的口哨。我朝着他挥动双臂叫了起来。

“给我说说，那两个孩子说了些什么？”

它突然吃了一惊，闭上了嘴。望了望我，又看了看小孩，然后嘴巴若有所动地沉默了一会儿，我发现它显得比刚才焦虑了起来。孩子们朝着岛子大叫着，但我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直到他们的影子在石墙上消失时，它才一只手挠了挠屁股，踌躇了

一会儿，不过最后还是嘴边带着一丝坏笑说道：

“每次都是这样的，没啥新意。”

果然如此，我一切都明白了，我的疑惑终于被确证了。果然如此，这是他们在议论我们。我们都是杂耍动物。

“原来这样啊，你一直在撒谎。”我真想杀了它。

它一把把我抱了过来，说道：“还不是因为我们太可怜了，撒谎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倒在它宽阔的肩膀里哭了起来。相对它那有些令人可恨的亲切感来说，我更觉得自己的羞耻。“不要哭，再怎么也别这样啊。”它轻轻拍着我的背，无精打采地叹道，“那个石墙上细长支架上不是立着介绍牌吗？虽然大概只看得见些污损的红木纹，但介绍牌的正面会写些什么呢？人们是这样读的：耳朵光光的日本猴。他们是这样写的，当然也不一定，说不定会写得更加难听。”

我不想再听下去了，从它的手中挣脱开来，朝枯树根跳过去，爬了上树梢，瞭望全岛。太阳高高在上，岛的四周白霭雾气腾腾。百余只猿猴，在晴空下向着阳光蜂拥而上。我静静地蹲在瀑布口旁，

朝它大声叫呼道：

“大家都还不知道吗？”

它连看也没看我一眼，在下面回答道：

“这个——恐怕只有你我才知道。”

“为什么大家都不逃跑呢？”

“你要逃跑吗？”

“逃。”

面前是青叶、石子路和滚滚人流。

“你不怕吗？”

我紧紧闭上眼睛，想着它那些想说却又不敢说的话。

耳边吹来的风哗哗作响，一阵低沉的歌声传来，它又唱起了歌。当我从树上落下来的时候，它唱的就是这首歌。我仍闭着眼，侧耳倾听。

“下来吧，这里是岛中圣地。日照充足，树木丰盛，此外还可以听得见潺潺水声，而且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吃不上饭。”

它的呼喊声恍若自远处传来，那里似乎也有些低低的笑声。

啊！这种诱惑好像是真的一样，而事实真相究

竟如何无人知晓，于是我的心中始终存着一个无法解开的谜。然而——然而身上流淌着的血——这由大山孕育的叛逆的血里，仍旧执拗地呼喊着：

——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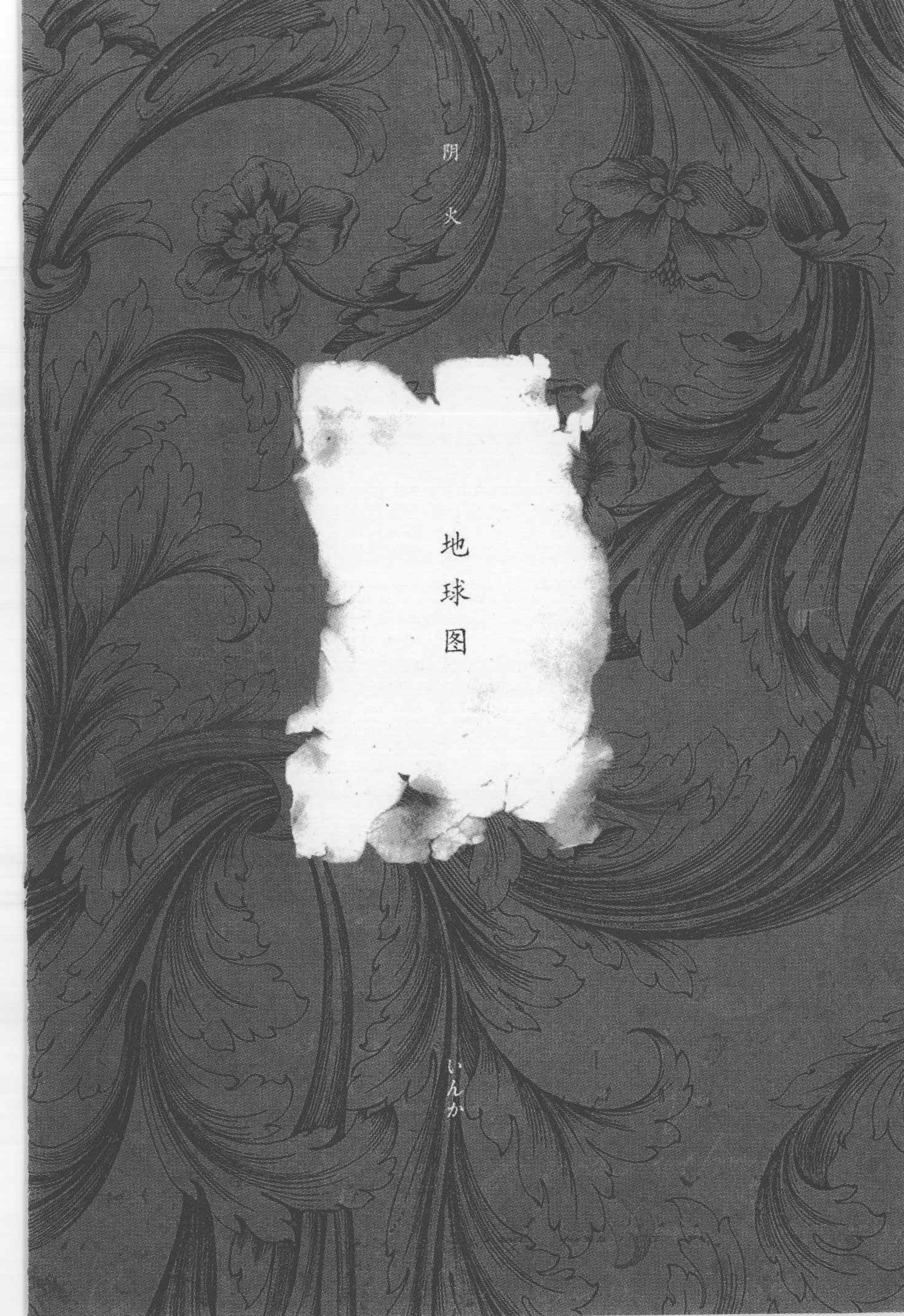
一八九六年，六月中的一天，据报道伦敦博物馆附属动物园里一只日本猴逃走，下落不明。此外，虽然走掉了一只，却又添了两只。

译者附言：

“猴岛”在日语里相当于汉语里动物园的“猴山”。从文章一开头就在不断暗示“我”是一只跨过大海，运往伦敦的日本猴，恐怕这对后来推理小说中主角是一只猴子的叙述性诡计有所启迪。主角爬山上树不在话下，甚至和一只老猴子搭上话让文章开始充满了奇妙感。地点选在伦敦恐怕是为了让“猴岛”这个词语更有迷惑性：“岛”究竟是被大海——自然的物力，还是胡麻石壁——人类所为所隔开？文中那些金发碧眼的小孩也多有暗示。虽然是一海之隔，然而此岛非彼岛。狭小的生存空间，

光秃秃的猴山只有三丈（十米）高，上面只有两棵几乎枯萎的树，唯一能够让猴群满足的倒是后来的老猴王说的“这里不用担心吃不上饭”。因此对着初升的太阳的吼叫，倒成了猴群们一天的最佳时光。老猴王脚上的伤疤（虽然在自己地盘上也免不了厄运连连）、孤独感（渴望有个伴）以及高耸的胡麻石围墙和动物园小孩，无不反映出“我”丧失自由后所感到的屈辱和绝望。

“我”来的时候是通过被围捕，装到一个“狭窄的箱子”跨海而来，树木丰盛的大山里，孕育了我叛逆的血液，最终使“我”声嘶力竭地发出了这冲破牢笼的呐喊声。


阴火
地球图
いんか

若旺大树是一个叫若旺·巴特斯塔·施罗德神父的墓地，欠身通过天主教堂①的后门，墓碑就在右手不远处。两百多年前，施罗德就死在这座教堂的牢房里。他的尸体被埋在庭院里的一角，一位风雅的官员在那里种植了一棵朴树，朴树根深叶茂，历经岁月流逝，长成了一棵大树，被称为若旺大树。

若旺·巴特斯塔·施罗德是罗马人，出身名门，自幼学习天主教法，二十二年时间里，拜过十六位神父为师。三十六岁时，受到教皇克莱门十二世②的诏令，准备前往日本布道，这是西元一七〇〇年的事。

---

① 江户时期，在今东京文京区小日向的天主教大街的旁边由一间小屋改建，又称山屋敷。德川幕府禁止天主教后，这里被改为专门关押教徒的牢狱，这篇小说的教堂就是指的这个教堂，直贺志哉的《自行车》里也有提到。

② 1700 年正值克莱门十一世当政，克莱门十二世是 1730 年才正式担任罗马教皇。

施罗德首先花了三年的时间学习日本的风土和语言，他认真地学习过两本教材，一本记载着日本风土人情，另一本小册子是日语罗马字互译。在风土人情那本书里，有很多穿插在文中的插图。

三年的研究后，施罗德充满了自信，他和一同接受师命的前往北京的托马斯・多罗同乘一条船，向东方进发。先后到达了热那亚①、卡拉利亚②，然后又搭上一艘法国轮船继续前进，终于到达了吕宋③，结果船在岸边抛了锚，两人就上岸了。没过多久，托马斯・多罗就和施罗德告别前往北京，施罗德一人留下，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日本也快到了。

吕宋住的日本人大概有三千多，因此对施罗德来说是件好事。听说日本人认为黄金是很贵重的宝物，施罗德就把自己带的钱换成黄金，然后又准备了一件像围棋棋盘纹路那样的浅黄色的棉质和服，

---

① 意大利港口。

② 非洲西岸拉斯帕马斯群岛附近，是从欧洲到亚洲必经之地。

③ 菲律宾吕宋岛。

还买了一把刀，刀刃有两尺四寸左右。

很快施罗德就从吕宋出发向着日本前进。海上有时会刮逆风，起大浪，航行变得困难起来，航船有三次都差点被掀翻。此时离开罗马已有三个年头了！

宝永五年临近夏末的某天，距离大隅国屋久岛三里的海面上，渔夫们发现了一艘从未见过的大船。第二天傍晚时分，位于该岛南部的尾野间村的海岸上，有一艘多桅帆船，拉着一只小舟向东行驶。村民发现后聚到了海滩上，一阵骚动。随着海面慢慢变黑，帆影也消失在黑夜之中。第二天早上，离尾野间西边二里的汤泊村的海岸边，发现了像是昨天来的船只。猛烈的北风把帆吹得胀鼓鼓的，向南疾行而去。

当天，屋久岛恋泊村有个叫藤兵卫的人，在松林里砍伐烧炭用的木头时，听见背后有人说话，回头一看，一位拔出刀的武士正沐浴在夏日青色的树影中。此人正是施罗德，他剃了头发，留着月代头①，穿着

① 江户时代男子都留半月状的发型。

浅黄色的和服，手里拿着刀，站在那里，目光中流露出一丝痛苦。

施罗德伸出一只手打招呼，嘴里念念有词，说的都是教材里背来的句子。然而听的人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因为毕竟教材写得不够全面。藤兵卫非常困惑，用手挠着脑勺想了起来。

相较之于语言，还是动作管用些。施罗德两手做出掬水喝的样子，猛烈地重复这个动作。藤兵卫这才用随身带着的碗打了些水，放在草地上，然后赶紧往后退。

施罗德一口气喝完了水，接着又跟他招呼起来，藤兵卫看到他身上有刀不敢靠近。施罗德察觉到对方的想法，突然将刀从鞘里拔出，然后送了过来，嘴里嘟囔着些奇怪的话。藤兵卫转身逃跑，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地说，他一定是从昨天那艘大船里来的。跑到海滨，藤兵卫东张西望了半天，也看不见那艘帆船的影子，周围也没有别人。于是他急忙返回村里，告诉安兵卫，说见到了奇怪的事情，村中人大为震惊。

就这样，施罗德在日本的土地上走着走着，结

果因为样貌古怪很快就被人识破。岛上的衙役把他抓了起来，难得在罗马学了三年的日本的风土语言，此时也没派上什么用场。

施罗德被护送回长崎，作为神父会被拘押在牢房里，但对官员来说，这是件很棘手的事情。荷兰外事官①想查清他到日本的目的，但是施罗德的发音和语调和他们不同，结果那几个荷兰人只能勉强听懂江户、长崎、天主教这几个词。由于荷兰人被视为叛教者②的缘故，施罗德非常讨厌他们，所以不能让他和荷兰人直接交谈，官员们非常无奈。

有人想出一个办法，让荷兰人待在庭审帐子的后面，同时审问施罗德，其他的人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官员和施罗德开始了这没来头的一问一答。施罗德努力想要表达出自己的想法，让他们了解自己的使命，不过还是说不清楚，只是徒增烦恼而已。官员们问得差不多时就停了下来，问帐后

---

① 宝永年间，日本正值锁国禁止天主教，仅对中国、荷兰开放。

② 荷兰在1566至1609年间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宣布废除天主教而改宗新教，因而为欧洲所不容。

的荷兰人怎么样，回答是完全不知所云。本来荷兰人就听不太懂罗马语，再加上话里面夹有一半蹩脚日语，听起来非常吃力。

长崎的终审仍然没什么进展，就将此事上报江户，江户负责官员是新井白石①。

长崎的官员审讯施罗德失败是在宝永五年冬天的事，过了年刚到正月，将军②去世了，新的将军③取而代之。因为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人们都忘了施罗德。一直到那年十一月初，他才被江户传唤，于是被关在驾笼④里，从长崎启程。沿途一路颠簸，日复一日都只吃四个烧栗、两个蜜柑、五个干柿子、两个圆柿和一个面包。这些食物都由押役分发，寒酸得很。

---

① 新井白石（1657—1725），日本政治家，学者，诗人，专习朱子礼仪学数年，永宝六年（1709年）成为日本幕府藩主第六代将军德川纲丰的文学侍臣，并于德川家继即位后续任辅佐幼君大臣，著作有《藩翰谱》、《东雅读史余论》、《古史通》等。

② 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大奥》和赤穗浪士的故事就发生于此。

③ 第六代将军德川纲丰。

④ 日本古代一种类似小轿子一样的东西，常用于押运人质犯人等。

新井白石心里很期待与施罗德的会面，但是有些担心语言上的问题，尤其是地名、人名和天主教义上的术语之类，这方面沟通起来肯定会很麻烦。于是他从小日向的天主教堂找来和外语相关的文献，预先做些准备。

施罗德不久就从江户被送到这家教堂，讯问预定从十一月十二日开始。当时的处理天主教的官员是横田备中守和柳泽八郎右门卫两人。白石和这二人事先会了面，一大早就来到天主教堂，与其他官员一起查看了施罗德的僧袍、货币、刀和其他物品，并且招来和施罗德一起从长崎过来的外事官。

白石说道："打个比方，长崎人到了奥陆，方言上尚且能懂个十之七八，况且从万国图上看来意大利到荷兰的距离，甚至还比长崎奥陆还近一些。所以我不觉得以荷兰语揣测意大利语有多么困难。我想真心听取下意见，翻译上的问题可以从方方面面来进行推测，只要能想到的都给我讲讲，所以即使这种推测出了错，也绝不会怪罪诸位。"大家商量好以后，就准备正式庭审。当时的总翻译是今村源右卫门，见习译官是品川兵次郎、嘉福喜藏。

这天中午，白石会见了施罗德，地点就在天主教堂内。法庭的南面有一间套廊，官员们沿着墙依次而坐，白石坐在中间靠里面的地方，翻译总长坐在套廊前方，向西跪坐着，两位见习译官则是面向东边跪坐在屏风前方，离边沿三尺的地方放了一张小凳，留给施罗德。很快，施罗德从狱中被轿子抬到这里。因为路程太遥远，他已经两脚麻木站不稳了，由左右的两个小兵搀扶着他坐在小凳上。

施罗德活动了下留着月代的脑袋，穿着萨州太守给他的茶色棉质和服，似乎很冷的样子，刚一坐下，右手便静静地画着十字。

白石让译官问问施罗德故乡那边的事，然后仔细倾听他的回答。施罗德说的话，确为日语无疑，听起来像是夹杂了畿内、山阴、西南海道的方言。虽然还是有些地方听得不太明白，但事先推测一番还是容易理解的。由于施罗德在日本的牢房待了一年，他的日语已经变得流利多了。从与译官一个小时的问答以及和白石间的交流来看，他有了些自信。

白石拿出万国图，询问起施罗德的故乡。施罗德望了望展开的地图，朗声笑道：“这是明朝人制作

的地图，所以没什么用。”地图中央有一个蔷薇花形状的巨大的国家，上面写着“大明”①。

当天的审问就是上面这些，只要一有机会他就阐述天主教义，虽然他非常激动，而白石却不太感兴趣。

第二天夜里，白石把译官们叫到自己的屋里，让大家讨论施罗德说的话。白石对万国图被羞辱一事有些恼火。听官员们说天主教堂里有一张荷兰镂版的古地图，决定下次询问时再让施罗德看一下，说完大家就散会了。

二十五号那天，白石一大早就赶到审讯室。这天上午十点左右，官员全都来出席，很快施罗德又被轿子抬来。

今天第一件事，就是在套廊里展开荷兰镂版地图，仔细询问各个地方上的详细情况。地图上到处都有破损，被虫蛀的小孔也到处都是。施罗德凝视了一会儿地图，称赞道，这是七十多年前制作的地图，即使到现在也是一件珍贵的好地图。“罗马在哪里?”白

① 当时的中国其实是清朝康熙年间。

石促膝而问。施罗德说，有罗盘吗？译官们说没有。白石问是什么东西。“用荷兰语说是 bussola，意大利语叫做 kompas。”① 有一个译官解释道。白石说虽然不知道罗盘，不过在地图旁发现了一个不知道做什么用的机械装置，于是就从教堂里拿了过来。说完就从怀中拿出那个古老的罗盘，给大家看。

施罗德拿过罗盘上了一下轴承，说这确实是罗盘，可是螺丝松掉了所以用不了，不过有总比没有好。他边说边准备把测绘地图过程详细地演示给大家看，于是要来一支笔，要来测绘出图里面的样子。他坐在小凳上，一手拿着罗盘，计算测量着它的方位尺寸，一只手握着展开的地图，顺着这张精细的地图上的蜘蛛网一样的线路，边寻找边摆弄起手里的罗盘来，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地方，说：“就是这里，请看。”他指了指，然后拿着罗盘站了起来。

大家都凑过去看，罗盘针尖停在一个针孔般大小的地方，一个译官读到圆点旁边的字——罗马。接着，他们问荷兰、日本以及其他诸国分别在哪儿。

---

① 这里作者把两外来语用反了。

和上面一样的方法，两个地方很快就找到了。日本出乎意料的狭长，只不过图中的江户被虫给吃掉了，它具体在哪个地方也不能确认。

他手里拿着罗盘来回踱步，讲着世界各地的奇珍异闻。黄金国，烟草国，鲸鱼生活的大洋，生活在树洞里的黑人国家，高人国，矮人国，没有白天的国家，没有夜晚的国家，以及百万大军正在打仗的旷野，一百八十只战船相互开火的海峡，他一直说到日落为止。

晚上讯问结束后，白石去牢房探访了施罗德。巨大的牢房被厚厚的夹壁分为三间，他就待在西边那间。西面墙壁上贴了一个红纸剪成的十字形物事，昏昏暗暗看不清楚。施罗德对着那东西，低声念诵经文。

白石回到家中，趁着还没忘掉，把今天施罗德讲的事情在笔记本上记下。

——陆地与海洋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像手球样的东西，被圆形的天空包裹着，形状如同鸡蛋黄一样，颜色呈蓝色。地球的周长有九万里，上下左右都有人居住，大地大致被分为五个大洲等等。

过了十天就到了十二月四日，白石再次召见施罗德，问他来到日本的原因，想要在日本宣扬怎样的思想。那天从早上开始就下着雪，一直下个不停。簌簌的落雪声中，施罗德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我六年前奉教皇之命来到日本，忍受万里的风浪，终于来到了国都。在我们的国家，教士在新年的第一天互相庆贺的时候，就会宣扬教法，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施罗德兴致勃勃地说着，连续不断地阐释他的宗教思想。

上帝创造了天堂，并在里面放了很多天使。亚当、夏娃出生便伴随着堕落。诺亚方舟、摩西的十戒，还有耶稣的降临、受难、复活的来龙去脉，施罗德的故事，讲也讲不完。

白石时不时地望望旁边，开始没有了兴趣，自认为一切不过是根据佛教改编的故事。

他对施罗德的讯问，这天全部结束了。对施罗德的裁断，他向将军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次外国人从万里之外来到我国，并且还将前往中国。因此，在中国也会进行裁决，所以我国必须慎重行事，他建议了三条对策。

第一条，把他送回他的国家，此为上策。（此事看似很难，却容易。）

第二条，把他囚禁在我国，此为中策。（此事看似容易实为更难。）

第三条，把他杀掉，此为下策。（此事看似容易，应该也很容易。）

将军采用了中策，从此以后便把他终身关押在天主教堂的牢房中。可是不久施罗德就向教堂里的杂工长助夫妇传授教义，因此被施加酷刑。他虽然被施刑，仍日日夜夜呼喊着长助的名字，大声疾呼，至死也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

此后不久，施罗德便死在牢中，跟采用下策是一样的结果。

译者附言

这是篇真实的故事，神父施罗德（Giovanni Battista Sidotti）在日本的遭遇反映了东西方文化在十八世纪的激烈碰撞，新井白石是当时日本闻名的贤人大儒，最后还是未能放过异教徒，对他处以极刑。

无独有偶，和施罗德同船前往东方传教的托马斯·多罗（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在吕宋和施罗德分别后前往中国，下场和施罗德类似。一七〇七年，他在南京宣布克莱门十二世教皇的敕令，改变了原来利玛窦“中国化的基督教”，反对祭祖和祭孔的规定，结果惹恼康熙帝，导致天主教被禁。于是被投放澳门监狱，死于狱中。

在写给《新潮》编辑的信中，太宰治这样写道：“……《地球图》这篇小说既非讽刺，亦非格言，只不过是一个古代的故事。然而，我们二十多岁的读者读了以后，不得不对我们国家的一些顽固人士的言行做好心理准备，比如那些能干的外事官员以及好学的白石。‘只要我们有着这种必死的信念，他们的那些唧唧喳喳的嘲笑声都应该置之一边。才子也好，圣人也好，或许都应该称做跳梁小丑吧。因为人是绝不应该去嘲笑别人的。’”


陰火
猿面冠者
いんか

有这样一个傲慢无礼的男人，无论怎样的小说，只需读读开头两三句话，就像对小说了解得一清二楚一样，于是嗤之以鼻，不再下看。俄国诗人曾对此写过以下这段话："你说他究竟是何许人也？说起来不过是个模仿大师罢了。他是那种能感觉到，但是又不具实体的魔鬼吗？还是披着风衣的风度翩翩的莫斯科少爷？他写的东西，究竟是把别人写的矫揉造作的文章再抄袭一遍呢？还是堆砌一些流行语？依我看，不过是模仿了他人的一些滑稽诗文罢了。"

或许就是这样，此人对自己读了太多的诗歌小说之类有些后悔，甚至在想问题时都在字斟句酌，连把自己也都换做第三人称。酩酊大醉失魂落魄之时，若是被谁打了一顿，他也都冷静地嘀咕："你可

别后悔。”这是梅诗金公爵①的话。失恋之时，将会怎样？他不发一言，胸中来来回回就这么一句：“我不管她，她便找我；但我若找她，她却跟我保持距离。”这正是梅里美②的肺腑之言。夜晚裹在床里的时候，他想象着自己还没写成的杰作，为了这梦想总是辗转反侧，低声叫道：“饶了我吧。”这正是艺术家的忏悔。那么，他无所事事，独自发呆的时候，又将如何？结果是他总自言自语道：“Nevermore.”

这样一个文学素养并不高雅的男人，如果要写小说的话，究竟能做些什么？首先你可能会想，此人大概一定写不出什么小说吧。写了一行就删掉，不对，可能一行都写不出来。他有一个坏习惯，在动笔之前，就已经对那种所谓的小说怎样结尾大费一番脑筋。平时在晚上总是缩在被子里，不时眨巴着眼睛，不时偷偷冷笑，不时咳嗽嘟囔之类，说些莫名其妙的话，要到黎明的时候，才构思好一部短篇小说。

然后他就断定这定是一篇杰作，于是他把开头

---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主人翁，平时有癫痫症。

② 法国作家，著有《高隆芭》、《卡门》。

的句子换了又换，反复推敲着文章怎么结尾，在胸中不断慢慢地梳理文脉。至此若能成眠，那再好不过，可是以目前看来，事情还没有这么顺利。然后，他试着对这个短篇写些评论。某某肯定会用这样的话来赞美我，某某虽然没有读懂，但会针对这段的某句话来称赞我，认为这种话只有我才说得出。他开始构思关于作品或许是最合适的评论。这种作品的唯一缺陷在于，如果心中对这种文风有所怀疑，那么它将一文不值。

他眨着眼睛，痴痴地望着从滑窗缝里透来的一丝光线，恹恹欲睡。

然而，问题是如果杰作已经写出来的话，又将如何？这也没有想清楚。他常拍拍胸脯，充满自信地兴高采烈地说道：“杰作就在这里。”说得虽然好听，但在听者耳中，不过是一个冷笑话罢了。更何况他天生胸部扁平，形状又很难看，就像被活生生压扁似的，吹捧自己说杰作就在胸中之类的大话，简直是无聊透顶。

从这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了解为什么他一行也写不出来了。

假设他真的写成了一篇小说，那么再往深想下去，最好是先简单地从外界因素提一下他为何非写小说不可。比如这样一个男人，在学校屡屡留级，老家的左邻右舍背地里称他为“活宝”。如果今年还毕不了业，家里将不再供养他，也不给每月的生活费。

再假设这人，岂止是一年内无法毕业，而是根本就没把毕业当回事，那又怎么办？为了把问题想得更清楚些，又设定这男人已不再单身，四五年前就有了妻子。他的妻子出身贫贱，就因为这桩婚事，除了一个姨妈外所有亲戚都不再和他来往，因此，这还不如看成是一部平淡无味的浪漫史好些。

因此在这种境遇之下，为了养家糊口，他非得写小说不可。不过这真是有些荒唐无奈吧。为了生活，也没必要非写小说不可，送送牛奶之类也未尝不可。然而却没有想得那样简单，既然开始做了，就不要放弃，所谓有始有终这个成语就是说的这回事。

现下的日本①，不知是不是由于所谓文艺复兴等莫名其妙的原因，文艺之类的稿件炙手可热，甚

① 此文写于1934年。

至新兴作家一页稿费都可高达五十钱。正是机不可失，但面对空白的稿纸时，却突然发现自己怎么也写不出来了。哎呀，已经过去了三天，时间过得真快。或许他为此热情所鼓舞，可能连做梦的时候都十页二十页飞快地写着。日日夜夜，那个扁平的胸部一直被灵感鼓舞得异常兴奋，但一到想落笔时，所有的东西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正是："我不管她，她便找我；但我若找她，她却跟我保持距离。"梅里美写东西时，除了猫和女人，还忘了个重要的名词，那就是想写成杰作的"幻影"。

他于是下定了决心，把家里的书柜翻得一团乱。书柜一角，堆积着他这十年来怀着极大热忱写就的近千页稿纸，里面似乎不乏有闪光之处。他把这些稿纸搜集整理后，逐一读了起来，脸颊也不时泛红。花了两天时间，他才全部读完，然后浑浑噩噩地过了一天后，脑子里就只对《信》有些印象。这篇短短二十六页的小说，写的是主人公困顿的时候，收到不知从什么地方寄来的一封匿名来信，因此获得帮助的故事。这个短篇深深地吸引了他，似乎如今当下，自己也希望能得到那样的信吧。于是，他决

定把这篇文章重新修改一下来充充数。

首先，必须修改的是主人公的职业。啧啧，主人公现在是新作家了，他这样想道。最先的志向是当文豪，最终失败了。这时，来了第一封信。然后，是当革命家的梦想，又破灭了，此为第二封。现在成了工薪族安享家庭之乐，又常为琐事烦恼，这是第三封信。基本架构大致如此。

尽量不要让人觉得主人公的文学味太浓，因为在他后来想当革命家的时候，就不愿再提起文学了。在那种处境之下，自己想要的书信、贺卡或者电报之类，实际上要转嫁到主人公身上，让他收到这些东西。但以目前这种满心欢喜的写作状态来说是不行的，所以还是不耻于放下自己的身段，心平气和地往下写吧。

他突然觉得这和《赫尔曼和多罗泰》① 的故事差不多。他于是渐渐地入了迷，开始胡思乱想起来，一边读着一边不住地点头，在稿纸上一页接一页地

① 歌德的一篇恋爱叙事诗，赫尔曼是个失意的公子哥儿，多罗泰是个迷人的法国难民，这和当时太宰治与小山初代类似。

往下写。他一方面觉得稿纸要是能再小些就好了，一方面又想到如果能把脑中的怪念头写下来就好了。

小说的题目改为《风捎来的信》。开头部分是新加上的，他这样写道：

——诸君或许不喜欢书信吧。当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哭泣无助之时，不知从何处吹来一阵清风，吹得一封信翩翩起舞，飘落到桌上，冥冥之中像一束亮光照亮前途，诸君还讨厌这样的信吗？

他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儿，迄今为止，已经收到三封这样鼓舞人斗志的来信了。一次是在十九岁的元旦，一次是在二十五岁的早春，最近一次是在去年的冬天。所谓幸福，无外乎是令人艳羡的小众之乐，抑或是悲天悯人的大气之心。二者融汇之处，便有种不可思议的欢乐，这大概常为人所知。要写他的故事，那么就先从十九岁发生的事情开始谈起吧。

写到这里，他暂时停了笔，稍稍松了口气。不错，就按这种语调写下去吧。毕竟小说这东西，不是光在脑子里想就能想得出来的，必须落笔往下写。他深深地感到了这一点，写东西毕竟是件麻烦事。要有

新的想法，必须按自己的想法写下去，自由发挥，这和考试作答时不太一样。好的，这篇小说就以这种直抒胸臆的语气写下去吧，今天就先写到这里。他又从头到尾轻轻地读了一遍，把手稿整整齐齐地收进书柜中，然后穿上大学校服。他从来不去学校，每周却有一两次像这样穿着校服，心神不宁地外出。

他们夫妻俩①向某上班族租了二楼的六叠和四叠半的两间房，他为了敷衍那名上班族的家里人，时不时还要像这样假装上学，因此他也有照顾到世俗舆论的一面。另外，对自己的妻子，也要说些假话掩饰过去，好歹有个交代。他妻子一直以来就相信他真的去了学校。就像前面说的那样，她出身贫贱之家，估计是没受过什么教育。而他正是抓住老婆半字不识的机会，做了许多不老实的行为。不过总体而言，他还属于是爱老婆一类，因为他为了让妻子放心，偶尔也撒些谎，对未来编织些美好的前景。

那天他出门不久，就去拜访家住不远的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个单身的西洋画家，跟他是中学同

① 学生时代时，太宰曾和艺妓小山初代同居。

学，因为家里很有钱，整日游手好闲，和人说话时总是扬起眉毛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可以想象就是常常见到的那种类型的男人。他到了这个朋友那儿，就进去坐坐。其实原本对这个朋友并没什么好感，这样说起来，他对另外的几个朋友也都不怎么喜欢，尤其是这个朋友，跟他相处时总觉得他慢吞吞的，特别令人生厌。他今天还去这个朋友家里，大概一定是想就近分享自己的喜悦吧。现在他觉得自己已经被幸福笼罩，于是自己似乎也大气了起来。

西洋画家正好在家，他就坐在画家对面，一开口就把自己的小说娓娓道来。他说，他想写这样一篇小说，大体框架是如此这般，如果顺利的话可能会很畅销。说到开头，他兴奋得面红耳赤，就把写了的这五六行文字缓缓念了起来。这篇文章在他心中都背了千百遍了。

画家像往常一样扬了扬眉毛，不紧不慢地说，这篇文章真是不错。其实本来画家说到这里就已经够了，但却又画蛇添足地说了些多余的话，诸如对虚无主义之神的揶揄呀，或是小人物的英勇反抗之类。接着甚至提出他还理解不了的什么“观念的几

何学构成”等等。其实对他而言，只要这位画家对他说一句话：“这篇很不错。我也想收到像那样风捎来的信!”他就满足了。

他当然是希望能够忘掉批评，所以才特意选择《风捎来的信》这种充满浪漫情调的题材。但是这位不解风情的西洋画家看到这篇小说后，说了些报纸上常见的一些莫名其妙的批评术语，如“观念的几何学构成”之类。他立刻感到大事不妙，如果在那种慌乱的情形下，卷入到批评游戏中，估计《风捎来的信》就写不下去了。真是危险，于是他匆匆地从朋友家溜了出去。

这时如果直接回家，也不太好，结果就去了旧书店。他边走还边在思索，要不再把信写好一点，第一封信就写成贺卡，用某位少女的口吻来写。篇幅虽然不长，但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主人公的怜悯之情。“我特意写了这张贺卡，并没有什么恶意。”——这样开头怎样？由于主人公是在元旦收到的这封信，所以在后面还得加上小字一行：“差点忘了。祝你新年快乐!”不过这样写是不是有点傻乎乎的？

他走在街上，仿佛置身梦境一般，有两次差点被汽车撞到。

第二封信是主人公曾经在随大流闹革命的时候，在牢房里收到的。信的开头这样写道：“从他进了大学以后，就不再为小说而着迷。”一开始就写得如此决绝。因为小说中的主人公在收到第一封信以前，想当文学家的梦想就成为泡影。于是这篇文章的结构便不难想象。“身为大文豪而流芳百世，对于现在的他来说，不过犹如梦中之梦。写的小说如果有一天能为世人传诵，那当然是天大的好事，不过那只能算是昙花一现。自己也并不会以为写的东西就真的可以名垂青史。为了追求这繁华一现的快乐，必须忍受五年甚至十年的屈辱日子。他对此无法苟同。”这真是痛苦的呐喊，他却无奈地笑了，“他只想对自己的精力有更直接的宣泄。相较于深刻的思考，抑或是振臂高呼而言，默默的实践来得更实在些。与其效法歌德，不如追寻拿破仑；与其学习高尔基，不如师从列宁。”果然有些文学的味道了。这篇文章里，不能出现有文学的字眼。这样不就很好了吗，但是想得太过了，反而写不出来。总而言之，

抓住主人公想成为一个为后世瞩目的伟人铜像这个关键点，写下去就不会有问题。

不久，主人公在牢房里收到一封很长很长的信。嗯，有办法了，像这样写。如果是一个处于绝望深处的人，读到这个东西，不得不再次振作起来冲锋陷阵。何况如此温柔多情的语气，出自女人口吻。“啊呀，看到这个龙飞凤舞的‘样’① 字，让他回忆起了五年前的贺卡来。”

第三封信既不是贺卡也不是信笺，而是一封古怪的“风捎来的信”。他认为信的内容已经让他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了，所以这次一定要出些新意才是。想成为伟人铜像的主人公，最终还是庸庸碌碌地结了婚，过着平凡的工薪族的生活，这不正是当下房东家上班族的生活写照吗？不如把他照搬上来。主人公开始面对家庭的倦怠感。正值冬天里一个周日的下午，主人公到了走廊外面，点着一支烟。此时竟真的随风飘来一封书信。“于是他眼睛停在这张纸上，这封信是说妻子回信给故乡老父亲，说是寄来的苹果已经收

① 日文里写信时对对方的尊称。

到。‘赶紧去把这封信寄了，别放着。’他一边喃喃道，一边歪着脑袋想了想。他似乎在哪儿见过相似的笔迹，‘样’字潦草得几乎无法辨认。”

这样虚构的故事要想写得不显斧凿痕迹，就必须得燃起他的写作热情。因为对于这样奇特的际遇是否真有可能，首先作者就要对此深信不疑。究竟是否真有其事，好歹得去试试看。他于是就想到了去旧书店逛逛。

这里的旧书店里应该有《契诃夫书信集》和《叶甫盖尼·奥涅金》①。因为这两本书是他以前卖给这家书店的，现在又想再读读这两本书，所以才来这里。《奥涅金》里面的达吉雅娜有封很漂亮的情书。好在这两本书还没有卖掉。他先从书架里抽出《契诃夫书信集》，随便翻了翻，有些乏味。因为尽是些戏剧呀生病呀之类的术语，这成不了《风捎来的信》的素材。

然后这个心高气傲的人，又拿出《奥涅金》，开始找那篇情书，一下就找到了，因为这本来就是他

① 普希金的名作。

的书。“除了写给你的信外，还得加点什么吧。”①不错，就是这句，写得简单明了。然后达吉雅娜又毫不害臊地罗列了词语，诸如神明之心、梦、容颜、私语、忧愁、幻想、天使、孤独等等。“暂且就此搁笔。回读起来，羞愧后怕之心使我悲戚不已，恨不得从此消失。然而我虽祈盼你那颗高洁无比之心，却早已下了决心，要把一生一世托付与你。达吉雅娜。”就是要这封信，他猛地回过神来，然后又关上了书。危险哪，怕是又要受这本书的影响，因为现在读它会干扰到自己。哎呀，又没办法写下去了，于是又心神不宁地往回走。

他回到了家，便急忙展开稿纸。还是轻松愉悦地往下写吧，别管读起来是什么感觉，好不好懂，只是想流畅地往下写。像前面说的那样，原稿里的《信》是那个所谓新作家出道前的故事，所以在收到第一封信之前的描写，还是原封不动地照抄原稿好些。他抽了两三根烟后，有了些信心又提起了笔，然后又无奈地笑了笑，这是每当他遇到困难时的习惯动作。

---

① 这里是对比后文里开头的第一封信“我之所以写下这封信，并无恶意……”，所以后面的信均为女性口吻。

他猛地悟到了关于这篇文章里的另一个问题。旧稿的文章，是在处于癫狂状态下写成的，所以还是非得重新修改不可。自己也好别人也好，都不太喜欢这种语气，读起来让人很不舒服。虽然有些麻烦，还是改一下吧。满怀虚荣之心的他又重新改了起来：

年轻的时候，在傍晚人人都有过这样的经验。比如像他，在日暮黄昏时分，一个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突然间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每个人好像都对自己很熟识。临近腊月间，铺满厚雪的街道上却热闹非凡，他不得不一直对来往行人轻轻地点头问好。有时候冷不防会在街尾巷角碰到一群女同学，他甚至要脱帽致敬。

那时他正在北方的某个城市的高等学校上学，念的是英语和德语。他对英语自由作文非常在行。刚进学校的时候，还没怎么在班里混熟，他的自由作文就让班里的同学叹为观止。入学不久，布威尔这个英语老师就让学生们写了《何为真幸福》① 这

① 斜体字原文为英语，下同。

篇作文。布威尔刚开始上课时，就曾以《我的仙境》这样的别开生面的故事为题。第二周的题目是《战争的真正原因》，这着实让一些老实的学生捏了一把汗，而那些“好战分子”们却欣喜若狂。文部省①招聘了这样的老师总算是功德一件。

布威尔老师和契诃夫很像，鼻子上架着副单边眼镜，留着撇不起眼的小胡须，总是满脸笑容。有人说他是英国将校；有人说他是很有名气的诗人；也有人说他不过才二十多岁，却很显老；还有人说他是军事间谍。像这样的充满神秘感的人物，更显他的独特魅力。新生们都在暗地里默默祝福这位讨人喜欢的外国美男子。

上了三周的课后，布威尔老师默默地在黑板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一行字——何为真幸福。在各自故乡都是心高气傲，被当地公认为秀才的新生们，正好小试牛刀，暗自较劲。

他也轻轻地吹了吹作文纸上格子里的灰尘，不紧不慢地写道：“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真不愧是

---

① 相当于教育部。

小题大做，他暗忖道，感到有些脸红，又慢慢把字擦掉了。前后左右的同学奋笔疾书，时不时传来沙沙声。他托着腮，前后盘算，想把文章开个好头。无论是多么伟大的作品，刚开头的一行字，决定了全文的命运，他对此深信不疑。如果能开一个好的头，他就和写完全文一样显出一副如痴如醉的表情。

他把钢笔在墨水瓶里点了点，重新想了想，发现了一个更好的开头。“葛西善藏①，这个要数当今最不走运记者之人曾说过”——葛西善藏那个时候还活着，不过不像现在这么有名。

过了一周，又是布威尔老师的课。新同学们这时还尚未交心，各自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等待着布威尔老师，透过香烟的氤氲，相互打量着充满敌意的眼神。布威尔在寒冷中细窄的肩膀缩成一团，略带微笑地走进教室，然后用着蹩脚的发音念了一个日本人的名字，那正是他的名字。

他慢慢地站了起来，脸有些红。布威尔没有看他继续往下说道：“好极了！”他在教室里来回踱步，

---

① 青森县自由主义私小说的代表作家。

低着头又问："这是你自己写的吗？"他抬了抬眉头："那是当然。"同学们发出了阵阵怪叫。

布威尔苍白宽广的额头下的眼睛盯着他有些发红的脸，又眯缝起眼睛，右手抬了抬鼻子上的单边眼镜，一字一顿地说："如果真是这样，那这就显示了你有很大的潜质。不仅如此，在这篇文章背后，可以看到你的智慧。"

他深信这样一种观点，真正的幸福，并非来源于外在，关键在于自己一直要有这么一种心理准备，即要么成为英雄，要么成为殉道者。他就是依照故乡的前辈葛西善藏的暗示性观点起笔的，然后以此铺陈开来。他和葛西善藏素未谋面，对其是否真有这种观点也不完全了解，不过如果可以撒撒谎的话，葛西善藏大概也不会介意。

这件事以后，他顿时成了班里的宠儿，少年们对出了名的英雄总是议论纷纷。布威尔此后又出了不少漂亮的题目："事实和真实"、"虾夷人"①、"春山漫步"、"当今我们是否真的文明化了"。他都

---

① 日本东北部少数民族。

每每大显身手，于是总是在班上受到表扬。

年轻人的好胜心总是没有止境的，那年暑假，他荣归故里。老家是在本州北段的大山之中，家族在当地是有名的地主。父亲是个难得一见的老实人，但脾气却非常火爆，连对自己的独生子也都是百般刁难。无论是多么小的一点失败，父亲都要在旁边冷嘲热讽，最后才原谅他。接着，父亲又对旁人说："人哪，做事得灵活一点才是。"嘀咕完后，又像一个八面玲珑的人一样，说出截然不同的话来。

他老早就很讨厌父亲，非常看不惯。这和他从小尽干些蠢事也有关系。母亲却对吊儿郎当的他充满了信心，相信他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作为高等学校的学生刚回家，母亲吃惊地发现他有些难以沟通了，不过她以为这可能是读了书的原因吧。

回到老家，他不像以前那样懒懒散散了。他从父亲的藏书柜里翻出一些旧的人名辞典，查阅了世界文豪的生平。拜伦十八岁时出版了处女诗集，席勒刚满十八岁，就动手写了《群盗》，但丁九岁的时候就打好了《新生》的腹稿。他也一样，从小学起，作文就写得很顺手，现在就连见过世面的外国人也

对他赞许有加。于是他在家里的前院那棵大栗子树下摆好了桌椅，开始认真地写起长篇小说来。这样做来，一切真是顺其自然。关于这点，诸君大抵心里有数，就毋庸赘言了。

小说的题目是《鹤》①，写的是天才从诞生到走向悲惨末路的故事。他很喜欢这样的小说，似乎是把对自己命运的预言融入到作品中。开头写得有些费劲，写的是有这样一个人，四岁的时候，心中飞来只桀骜不羁的野鹤，在他心中筑了巢云云。

过完暑假，直到十月中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才最终脱稿。之后很快就拿到了镇上的印刷厂，父亲就按照他的要求，二话没说地寄了两百元给他。当他收到父亲寄来的挂号信时，他仍然恨透了父亲的坏心眼，要是骂我都还好受些，居然还宽宏大量地一句话不说就寄钱过来，真是让人心烦。

腊月底，《鹤》印成了菊半样式②，有一百来页。这些装帧精美的书在他的桌上堆得高高的。封面是一只类似老鹰的大鸟，不受拘束般地展翅翱翔。

---

① 太宰治本姓津岛，"鹤"是其家徽。

② 比 A6 稍大，书页的纸张格式。

首先，他签了名，向县①里几个大报社赠送了几本，看上去似乎有朝一日定会震惊文坛。之后他分秒必争，赶紧拿了十多本走到街上挨个向书店里分派。又到处贴了些招贴，招贴上写的尽是“读《鹤》吧！读《鹤》吧！”令人激动的标语。这个年轻的天才两手抱着这仅五寸见方的招贴和盛满浆糊的水桶，穿梭在各个大街小巷中。

因此从第二天起，村里的人都认识了他，所以这并不是个什么稀奇事。

他在街上闲逛的时候，不管见到什么人都点头致意。可是事不凑巧，对方并没有太注意他在打招呼，另外昨晚辛辛苦苦贴在电杆上的招贴也被人无情地扯掉了。他发现这些以后，变得愁眉苦脸起来。然后他走到了镇里最大的一个书店，问了下小伙计有没有《鹤》这本书卖。小伙计不知道他是作者，没好气地应了一声，一本都没卖掉。他若无其事地预言道：“别丧气，不久以后肯定会畅销的。”说完便离开了书店。当天晚上，他还是照例重复着那些

① 一级行政区划，类似中国的省。

琐碎的点头致意，又回到了学校宿舍。

在走向辉煌人生的第一夜，《鹤》便遭受了奇耻大辱。

他正要到宿舍的食堂吃晚饭，刚走进去，就听到了同学“哇”的一声怪叫。他们一定是在饭桌上讨论《鹤》的话题吧。他谦逊地低下眼睛，在食堂里捡了个角落坐下，然后轻轻咳了一声，端了份炸肉排。坐在右边的同学立刻就在桌上推来一份晚报。好像是前面五六个人依次传过来的，他嘴里慢慢嚼着炸肉排，胡乱瞟了眼那份晚报。《鹤》这个字赫然入目。啊，这还是第一次听到自己处女作的评论，像被人刺了一刀一样全身颤抖得厉害。不过，他没有马上拿起那份报纸，而是一边用刀叉切着炸肉排，一边冷静快速地浏览这些评论。评论是写在报纸左边的一个小角落里。

——这个小说彻头彻尾地脱离现实。人物描写空洞乏力，形象模糊，完全是像透过毛玻璃看扭曲的人影子一样。尤其是主人公自命不凡的语言动作有悖常理，如同一本缺了好多页的百科全书一样。

小说的主人公，今天装装歌德，明天又学学克莱斯特①，不过是世界上所有的文学家的大杂烩罢了。少年时代为了一见钟情的少女情愿殉死，青年时代和少女再度重逢，却不愿吐露真情，这无论从哪点来看都是拜伦的翻版，而这种抄袭的手法都还显得拙劣。更要命的是作者只对歌德和克莱斯特只是有个肤浅的了解，恐怕连《浮士德》、《彭忒西勒亚》②的一页都尚未读过吧。这样说可能有些不礼貌，小说结尾写的是一幕被拔掉羽毛的鹤扑打着乱蓬蓬的翅膀。作者对这扑腾的声音着力描写，或许他是想以此给读者一个完美的印象，迷惑大家误以为这是一篇杰作。然而却恰恰相反，我们对这只畸形的鹤的丑陋形象，只想转过脸去，不愿再看。

他把炸肉排切得稀烂。镇静些，镇静些！心中越是这么想越是紧张，连切肉的动作都慢慢僵硬起来。“完美的印象，迷惑大家”，这简直就是中伤诽谤。他无奈地笑了两声，埋下了脸。短短的十分钟

① Heinrich von Kleist，德国写实主义作家，擅长心理和人物性格描写。

② 克莱斯特的作品。

里，他似乎老了十岁。

这种无情的忠告，究竟是何人所写，到现在都还不清楚，然而这次屈辱却还只是开了个头，之后各种不幸才接踵而至。别的新闻社对《鹤》也鲜有褒扬之词。朋友对他也如同世间舆论一样，相当的冷淡，甚至起了像“鹤”之类鸟名的绰号。这群年轻人，总是很关注失意英雄。而那本《鹤》也让人失望，都不好意思向人提起，前前后后只卖了很少的几本。走在街上的人们，变得比以前更加陌生。接下来每个晚上，他都悄悄地跑到镇里的各个十字路口，把原来的招贴一张一张扯了下来。

长篇小说《鹤》和它的故事内容一样，以悲剧收场。不过他心中那只落巢的充满野性的鹤，依然不太熟练地展开翅膀，喟叹难以理解的艺术，埋怨生活的平淡，在这荒凉现实间，只得懊恼痛苦地呻吟。

不久便到了寒假，他怀着沉重的心情回了老家，整天愁眉苦脸。母亲深信他受了高等教育，仍然一如既往地爱护他，常常望着他出神。父亲也是同样以火辣的脾气对他。虽说大家都是好人，但相互之

间也都还这般怨恨。拜父亲的冷嘲热讽之赐，他感到那则新闻还有人在看。父亲一定看了那篇报纸吧，不过才十多二十行的批评文章，竟然也会在这小乡村流毒甚广，他真想在地上打个洞钻进去。

在那时候，假设收到了下面这封《风捎来的信》，那又会怎么样？在故乡过完了十八岁，到十九岁的元旦时，一觉醒来，突然发现枕头边放着十多张贺卡，其中有一封寄信人没有署名。①

——我之所以写下这封信，并无恶意。你大概又将陷入低潮了吧。才遇到一点小事，就垂头丧气，我对此并不喜欢。我并不觉得一个男人没有受到表扬是件丢脸的事。对你而言，请别因此自暴自弃。你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为的是向恶势力挑战以及让世界充满爱。即使你什么都不说，无论远近的人都对此一清二楚，只不过你有些软弱罢了。而世上的人们，一定会去保护、珍惜那些柔弱而正直的人。你现在既无名气，又无头衔，不知道还担心什么。

前天刚读到第二十个希腊神话时，发现了个有

① 这封信全为女性化语调。

趣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地面尚未固定下来，海也没有形成，空气也不清澈，万事万物都像混沌一样混杂在一起。不过太阳仍然每天都会升起，有天早晨，朱诺①有个侍女，叫做彩虹女神爱丽丝。她说道："太阳殿下，太阳殿下！你每天如此辛苦，这么早就得升起来，究竟为什么呢？凡间既没有一棵草，也没有一泓泉要仰望你，你还这么累！"太阳回答说："可我是太阳哪！我是太阳就得升起来，不求有多少东西想要见到我，只求想要见到我的东西能见到我，这就够了。"我并非什么学者之类的，就为了写这封信都想了好久，也打了不少草稿。只是希望告诉你，祈望你能在除夕夜里做个好梦，并且在见到明日艳阳初升之时，能活得更有自信些，因此才努力地写这一封信。突然出其不意地写这种信给男人，似乎有点太随便了，而且也不太方便。不过说来真让人汗颜，这封信里也没写什么东西。我也不想在这信上署上名字，估计这时候你早已经忘了我。不过忘了也没什么关系。呀，差点忘了今天是

① 朱诺是罗马神话里天后的说法，希腊神话里应该叫做赫拉，二者是同一神。

元旦，新年快乐。

（《风捎来的信》写到这里还没有完）

你对我撒过谎。说过还要我写第二、第三封风捎来的信，却让我写满了两张奇怪的贺卡。你该不会是想我去死了吧？抑或是你又准备重新故作高深起来？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最后会是这样，然而说不定灵感一来，我又再次复活。为你也好，为我也好，我都是如此祈求。大概还是不太行，或许是因为太过年轻的原因。别……请你别开口，打了败仗的将军，一般是沉默寡言的。

据说《赫尔曼和多罗泰》也好，《野鸭》① 也好，《暴风雨》② 也好，都是作者晚年的作品。这种让人们内心宁静下来，给人类带来光明的文章，光是有写作才能是写不出来的。未来十年二十年，希望你在这浊世之中，像一把燃烧的火炬一样坚强地活下去。如果你还没忘记我今天的一番话，我就很高兴了。切记切记，我们就这样做个约定。再见了。啊，你还想打算撕掉这份文稿吗？还是先别管它吧，像你这种深受

① 易卜生的晚年作品。

② 莎士比亚的晚年作品。

文学毒害，甚至会写些搞笑诗文的作者，如果要写小说的话，肯定会首先假装什么都不懂，画蛇添足地乱写些东西。结果肯定会让你大跌眼镜，大家都说道："写出这种文章，我看你还是自杀了的好！"那时候你那种失魂落魄的样子，想必会大受欢迎吧。

我真是很担心你，让我从指尖到脚尖在不到三秒以内，变得越来越冷。说到这儿，你还没生气吧？你这人又不坏——别反驳我——让我突然觉得蛮喜欢你的。哎呀，你说你的幸福感是根据外界环境变化而变化的？永别了，我的少爷①，再变得"坏"一点好了。

他把正在写的稿笺又看了一遍，细细想了一会儿，把题目定为"猿面冠者"。这真是令人无可奈何，但这又是最合适的墓志铭，他这样想道。

译者附言：

这篇小说被评为太宰治小说里套小说的代表，

① "我的少爷"一般是对一个陌生青年男性的称呼。

结构比较晦涩复杂，这里一共有三层小说。《猿面冠者》、《风捎来的信》、《鹤》。全文从头到尾基本上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除了高中的英语教师以外），三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他”，连收到的信件都是匿名的。文中的留级、西洋画家、英语作文特长、没有文化的妻子、地主家庭、文豪梦、革命梦，这些都是太宰治自己活生生的写照。在这种落魄的生活窘境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辛酸，让人感到活着本来就是一种耻辱。

三篇小说的三层结构是：一、《猿面冠者》：“他”写来准备投稿的文章，将三封信整理后的总小说。二、《风捎来的信》：这是根据从书箱子翻出的三封信改写的，其中第一篇讲想成为文豪而失败的事情，里面又套了第三篇小说《鹤》，第二篇是革命者的梦想，第三篇是工薪族生活。但是从文尾看来，后两篇做了大改动。三、《鹤》：《风捎来的信》里面讲述英语特长生“他”在大学期间出版小说失败的事情。作者写得详略有别，并没有把每封信都照抄上去，也没有将《鹤》这部小说具体内容写出来，只是把信交代了开头结尾，和着重描写了“他”高

中时的故事，以及《鹤》出版以后世间的评论。小说剥离了小说本来应该有的具体形式，见不到小说的具体情节，而串联起全部文章的似乎只是“人”：从《鹤》小说的主人公到《鹤》的作者，再到一开始写这篇《猿面冠者》的那个傲慢无礼的，迫于生计不得不写小说的“他”。这三篇小说的主人公其实都有着大致相同的性格、爱好、才能以及悲惨的命运。通过相同的“人性”把三个不同的故事联系在一起，无疑是这篇文章出彩的地方。

题目“猿面冠者”非常晦涩，本来意思是长着猴脸的年轻人，因为猴子是最擅长模仿学习的动物，这里可能指“他”的诗文作品大都为模仿之作。而实际上是日本战国时期枭雄丰臣秀吉在年轻时候被人嘲笑的绰号，放在这里很可能是说年轻时生活潦倒落魄，然而最终坚持下去就会成功这个意思。


陰火
逆行
いんか

蝴蝶

他刚刚才过了二十五岁，虽然还不是老人，却已经显得很苍老了。普通人是一年一年地过，而对他来说却像要比别人多出三倍时间。

曾经有过两次自杀未遂，其中有一次是情死。后来又有三次被关进拘留所，罪名是思想犯。随后又写过上百篇小说，可是到头来竟没有一篇获得成功。然而这些都算不得他真心想做的工作，只是随性而为罢了。事到如今只好借酒浇愁，或是张望着擦身而过的女子时，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才能让他那被压扁的胸膛怦怦跳动起来，总的说来也就只有这两件事能让消瘦的双颊泛起红霞。

罢了罢了，竟然想起来的是这两件事。羸弱的胸膛，消瘦的脸颊，这些都不是假话，老人终于在

这天去世了。在他这漫长的一生中，就只对生与死这两件事没说过谎。甚至在临死前的那一刻，都还说不了真话。

老人长期卧病在床，原因是他长期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他的那笔财产，勉强过过日子倒还凑合，但是拿来纵欲玩乐却是不够。然而老人并不觉得现在死了是件可惜的事，勉强熬着过日子的生活实在难以忍受。

一般人在临终前，都会眨着眼睛盯着自己两只手掌，或是眼神呆滞地望着亲人，可是这位老人却久久地闭上眼睛。他紧紧地闭着双眼，一会儿又慢慢张开，眼睑却颤巍巍地跳个不停。他就一直温和安静地重复这个动作。

据说这么做的话就可以看见蝴蝶。青色的蝶、黑色的蝶、白色的蝶、黄色的蝶、紫色的蝶、水蓝色的蝶，这些成千上万的蝴蝶，会很快地聚拢，在眼前翩翩起舞。他是故意这样做的，于是方圆十里多长全笼罩着蝴蝶形成的彩霞，百万对翅膀的振翅声响亮得很，就像白昼里牛虻的鸣叫。它们在交战吗？翅膀上的粉末，折断的脚，眼珠，触角，长长

的口器，如降雨般落下。

有人问道想吃什么就尽管说时，老人回答说：红豆稀饭。老人在十八岁初次提笔写小说时，曾经描写过一位临终的老人，喃喃说想要吃红豆稀饭的情景。

红豆稀饭煮好了，是在稀饭里撒些熬烂的红豆，再加些盐来调调味，粥就这样做好了。这是老人家乡的一种寻常料理，他闭上眼睛仰躺着，吃了两勺后，说道：已经够了，不想吃了。

又有人问："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老人微微一笑，回答说：想去喝酒找女人。

他的那位善良无知却又能说会道的娇妻，在并排坐在一起的亲人面前，双颊泛起了红晕，然而并不是出于嫉妒的原因。她手上握着汤匙，最后放声大哭起来。

盗贼

今年已经铁定会留级了，可是还得去参加考试，这正是"明知不可而为之"之美。我的内心被这种美所感动，所以今天起得很早，穿上几乎快作别了

一年的制服，戴上闪闪发亮的菊花胸章，钻进又高又大的铁门。

我战战兢兢地钻进去，眼前很快出现一排银杏树，右边十棵，左边也是十棵，全都是高大的树木。当枝繁叶茂时，这条路就会变得有些阴暗，就像地下道一样，但是现在却是光秃秃的，一片叶子也没有。

林荫道的尽头，正面有一栋红色砖瓦的大建筑，这是礼堂①。我只在入学典礼时进去看过一次，印象中里面宛如寺院，现在我仰望礼堂塔上的电子钟，离考试还有十五分钟。我一边以关爱的眼神注视侦探小说之父的铜像②，一边从右手边的斜坡走下去，来到庭院。这是古代诸侯的庭院，庭院的池子里养着鲤鱼、锦鲤和鳖。五六年前，还有一对鹤悠游其间。现在甚至还有蛇在草丛中出没，大雁和野鸭这些候鸟也会在池子里栖息。

庭院其实大小还没有两百坪，但看起来却有一

---

① 旧时位于东京帝国大学内，即今天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

② 滨尾新的铜像，位于今东京大学安田讲堂旁。滨尾新：日本教育家、政治家、法律刑罚专家，侦探小说家滨尾四郎的养父。

千坪那么大，这全是园艺师傅的功劳啊。我坐在池畔的山白竹上，背靠栎树的老树根，双脚往前伸了伸。大小凹凸的岩石隔开了小径，后面就是宽广的大池子，阴天里池面泛着白光的，细小的波纹羞答答地聚在一起，我跷起了二郎腿，低声说道：

——我是盗贼。

一排排大学生并肩走过前面的小径，络绎不绝，如流水般绵延不断的走过。他们每个都是家乡里引以为傲的天之骄子，全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优等生。这些大学生都努力背着笔记本里相同的内容。

我从口袋里取出香烟，抽出一根，叼在口中，没有火柴！

——借个火！

我找了一个男生，对他这样说道。他穿着淡绿色外套，停下了脚步，从笔记本上移开眼睛，将嘴里的金嘴香烟递给我，然后就径直朝前缓缓走去。大学中居然也有这种跟我差不多的男人，我把那根外国金嘴香烟点燃我的便宜货，慢慢地站起来，把金嘴香烟用力甩在地上，又用鞋底狠狠地踩了几下，然后才心满意足地前往考场。

考场中，一百多位大学生全都往后排坐，因为他们担心坐在前面，会不敢把心中所想的答案全部一字不漏地写上去。我像个优等生似的在最前排坐下来，抽烟时手有点发抖。我既没有在桌下放可查阅的笔记，也没有半个可以小声讨论的战友。

不久，红脸教授提着鼓鼓的皮包，慌慌张张地跑进考场。他是日本首屈一指的法国文学研究员，我是到了今天才第一次见到。他身材相当高大，我看到他深锁的双眉，产生了一种被压迫感。据说他的弟子当中，有的成为日本第一诗人和日本第一评论家。——日本第一的小说家，我一想到它，不禁双颊发烫。

正当教授飞快地在黑板上写题目时，我身后的大学生们却议论了起来，不是关于学问，好像是关于“满洲”的景气问题。黑板上有五六行法语，教授很放松地坐在扶手椅上，有些不太满意地说：

——这种问题，想留级都难！

学生们低声地笑了起来，我也笑了。教授接着又说了两三句让我听不太懂的法语之后，便开始在讲台的桌上写起东西来。

我不懂法语，但打算不论出任何题目，我都要写福楼拜。他是一个少爷，我假装思索片刻，轻轻闭上眼睛，抠起了短发里的头皮屑，然后瞧了瞧指甲的颜色，很快就提笔开写了。

——福楼拜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爷，而他弟子莫泊桑则是一个成熟老练的大人。艺术之美，说到底还是服务于普通大众的。这种充满了悲哀的豁达，福楼拜不明了，可莫泊桑却知道。福楼拜自己的处女作《圣安东尼的诱惑》遭到极不公正的屈辱，因而断送了一生，经历了所谓刀山火海之苦，才将作品一部一部地完成。不管世人评论如何，他的屈辱伤痛却更加激烈了。痛苦和满布心中的空洞也越大越深，直至最后死亡。受“杰作的幻影”所骗，沉溺于“永恒之美”，最后且不说有没有亲人能救自己，就连自己都束手无策。这样说来，波德莱尔也是少爷，就是这些。

我并没有写出什么要求老师让我及格的字句。于是又重新读一次，并没发现错别字，接着，左手提起外套和帽子，右手拿起那张答案纸，站了起来。

坐在我身后的优等生，因为我的起身而惊慌失

措，因为我的背正好成为他的屏障。哎呀！这位像小白兔一样可爱的优等生，答题纸上写的是某位新作家的名字，我真为他这副狼狈相感到悲哀。我一边意味深长地向那位不修边幅的教授鞠了一躬，一边交出手中的答案。

我悄悄地走出考场，大概是走得太快了，几乎要滚下阶梯。

出了大门，年轻的盗贼想起悲伤的往事，忧愁烦恼究竟所为何事？它们究竟又从何而来？我穿上外套，快速地走在两排银杏树间那宽广的碎石路上，然后自己回答说：因为自己饿了！

二十九号教室的地下室里，有一间大食堂，我朝那里走去。

饥饿的大学生们，挤满了地下室的大食堂，入口处排起的队伍如长蛇一般，出了地面，尾端甚至已经延续到银杏人行道附近了。在这里，只要花上十五钱就可以吃到相当不错的午餐了，队伍大约排了一条街远。

——我是个盗贼，不世出的玩世不恭的家伙，但像我这种艺术家既不伤人，也不偷盗，只不过是

个差劲的投机分子。

我逐个推开大学生，才终于走到餐厅入口。入口处贴了一张小便条，上面这么写着：

——今天，学校食堂迎来了开业三周年的日子，为表庆祝，虽然分量不多，但请免费享用提供的餐点。

那些免费餐里的菜品一一整齐地摆放在入口旁的玻璃柜内。红色大虾放在芹菜旁，水煮蛋切成两半，切开那面还很时髦地放上用蓝色果冻写的一个草书“寿”字。我往餐厅里一看，密密麻麻一大片，仿佛黑森林一样，都是去享用免费餐的大学生。人群中，身穿白色围裙的女服务员们来回穿梭，好像在翩翩起舞一样。

啊！天花板上还有万国旗。

大学地下室的惹眼的青色花朵，正好把那种难为情的心情洗刷一空。来得正是时候！一起来欢呼庆祝吧！

盗贼仿佛纷纷落叶一般，在地上打着旋儿，就像跳舞一样。长蛇把尾巴卷入身体里，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

决斗

这不是模仿外国，也不是夸大其词，真的是因为想要置对方于死地，然而动机却一点也不复杂。对方是一个和我长得十分相似的男人。

在这个世上，相同的东西不需要两个，但是我想要杀死他，还不是因为这种彼此憎恨心理，也不是因为这个男人是我老婆的旧情人，同时经常不厌其烦地假装成自然主义者，去向邻居到处宣扬说，只和我老婆睡过两三次。第一次见到他是一天晚上在咖啡馆里，当时他穿着狗皮背心，我偷了这位年轻农民的酒，这才是动机所在。

我是北方城市高等学校的学生，虽然很贪玩，但是却很吝啬。平常都是抽朋友的香烟，留着长发，辛辛苦苦存到五元时，就会自己偷偷地跑去城里花得一个子儿都不剩。一晚花钱绝不超过五元，也不少于五元，而且总是能让这五元钱收到最大的效果。

我一般是把自己存下来的零钱，先跟友人换成五元纸钞，假如换到的是一张崭新的能割人手指的新纸钞，我就会心跳加速。把钱胡乱塞进口袋中，

就可以进城去。我活着的目的，主要就在于这一个月两到三次的外出。当时我正为不明原因的忧愁所苦恼，这来自绝对的孤独感和对一切的怀疑，不过要是说出来的话，就显得很猥琐了。但比起尼采、拜伦以及佐藤春夫、莫泊桑、梅里美和森鸥外，我倒是显得真实一点，我很热衷于这五元钱带来的快乐。

当进入咖啡店之后，我绝不会表现出一副很兴奋的模样，而故意装作游玩后的疲惫样子。如果是在夏天，我会要一杯冰啤酒，而冬天的话就要温酒了。我想让别人觉得我喝酒仅仅是因为气候的关系。勉勉强强又并非心甘情愿地这样饮着酒，美丽的女服务生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不管在哪家咖啡馆，都会有一位年老色衰却又满怀欲望的中年女服务生在那里，我就只和这种女服务生说话，经常和她们谈谈天气和物价。

我最擅长以神不知鬼不觉的速度计算出所喝完的酒瓶数量，当桌上并排的啤酒瓶达到六瓶时，或是日本清酒有了十瓶时，就会仿佛想到什么似的随意站起来，然后又轻声叫着买单。

当然钱不会超过五元，我故意把手伸进每个口袋里翻了起来，像是忘记钱放在哪里，最后终于在裤包里找到。我用右手在包包里磨蹭片刻，就拿着这五六张纸钞选来选去，最后才掏出一张纸币，还确认了下是十元还是五元，再交给女服务生："这次虽然没带多少钱……"说完，就头也不回地全部给她，然后缩着肩膀，大步流星地走出咖啡馆。在回到学校宿舍之前，我是决计不会回头的，接着从第二天开始，又零星地攒起钱来。

决斗之夜，我走进一间名为"向日葵"的咖啡馆，身上披着一件藏青色的长披风，戴着纯白色的皮手套。同一家咖啡馆我绝对不会连去两次，因为担心会被怀疑为何每次都拿五元的纸钞，上次去"向日葵"，想来已经时隔两月了。

那时我的装扮和某位外国明星有些神似，他作为一名电影演员才出道不久，结果我也开始引起了部分女性的注意。我在那间咖啡馆一角拣了个位置坐下，四名女服务员都各自穿着不同的和服，在我的桌前站成一排。那时是冬天，我叫了声"温酒！"然后又仿佛很冷地缩着脖子。酷似电影演员这事还

给了我不少好处，我还未开口，一名年轻的女服务生就主动递来一根香烟。

“向日葵”又小又脏乱，东边墙壁上贴了一张美女海报，她梳着西式发髻，一脸疲惫地忤着下巴，露出核桃大小的牙齿微笑着。海报下方横印着一排黑色字样：头盔啤酒。一块一坪左右大小的镜子镶嵌在对面的西墙上，镜子边框涂着金粉。北边入口处挂着红黑相间的条纹，脏兮兮的薄纱窗帘的上面，用圆钉钉着一张西洋裸女的照片。她诱人地躺在沼泽边的草原上，肆无忌惮地笑着。南边墙上别着一个纸做的气球，就正好在我的头顶上，让我有点气愤，感觉很不搭调。房里有三张桌子和十张椅子，中间放着炉子，地上铺着木制地板。我知道在这家咖啡馆根本无法静下来，但由于电灯昏暗，所以还算走运。

那天晚上，我受到特殊的盛情款待。那位中年女服务员替我斟上酒，当我喝完第一瓶温热的日本酒时，刚才递给我香烟的那个年轻女服务生突然在我面前伸出右手手掌面向我。我并未感到吃惊，而是慢慢抬起头，注视这位女服务生小小的瞳孔深处。

“请帮我算算命吧!”她说。我恍然大悟，即使我一言不发，身上就已经渗透着预言家的高贵气质。我并未碰那女人的手，只是略略碰了下她的眼神，说道:“你昨天失恋了!”

果然猜中了！热情款待开始了，一位身材肥胖的女服务生居然还叫我老师。我替所有的人看手相：十九岁、虎年出生、过于思慕男人而受苦、喜欢玫瑰、家母狗生小狗、小狗有六只，件件猜中。当那位瘦弱、眼睛清澈的中年女服务生被说到已经失去两位先生时，头便渐渐低下来。对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准确命中率，在人群中最兴奋的就是我了。

已经喝完六瓶日本酒了，这时，穿着狗皮背心的年轻农民出现在门口。

农民坐在我的隔壁桌上，背对着我，要了一杯威士忌。他穿的是一件花斑纹的狗皮背心。因为这位农民的出现，我餐桌上欢乐的气氛一下子就冷下来，这是我第一次因为已经喝完六瓶酒感到了锥心般的后悔。我想要让自己更醉一点，因为还想让今晚的欢喜来得更猛烈些，接着又喝了四瓶，但还是不够。还不够的话，那干脆就去偷，偷掉这瓶威士

忌吧！女士们，我并不是为了钱来偷盗，而只是作为预言家突发奇想，半开玩笑而过来拿的，因此或许你们反倒会为我喝彩呢！而这位农民大概也会把它当成醉鬼的恶作剧，然后苦笑一番吧！

偷吧！我伸出手，拿起邻桌的那杯威士忌，大大方方地一饮而尽。喝彩声没有响起，倒是一片寂静。农民面对我喊了一声："你小子跟我出来！"便开始走向门口。我一边傻笑，一边跟在他后面。路过金边镜子前，我顺便瞄了一眼。看上去我长得还算不错，镜子深处里映着我的笑容，显得已经黯然失色。我内心又再度恢复平静，充满自信地拨开薄纱布帘。

THE HIMAWARI①，写着黄色罗马字的四角形门灯下，我们站立不动，微暗的门口，四张女服务生白白的脸浮现在眼前。结果我俩吵了起来。

——别惹我！

——谁惹你了！只是开个玩笑，不行吗？

——我是个农民，被人开玩笑，就会生气！

---

① 向日葵。

我再仔细看了一下他的脸，脑袋很小，留着短发。稀疏的眉毛，单眼皮三角眼，皮肤也很黑，身高比我约矮五寸。我一直都只想敷衍过去，装疯卖傻。

——我好想喝威士忌！看起来好像很好喝嘛！

——我也很想喝啊！我只是很心疼我的威士忌！

——你真老实，真可爱！

——别吹牛！你最多不过是个学生，是吧？别在那儿装了！

——可是，我已经是一个算命大师了，就是所谓的预言家！怎样？吓了一跳吧？

——不要装醉了！快下跪道歉！

——要想了解我，比做任何事都还需要勇气，这句话说得不错吧？我是弗里德里希·尼采。

我一直期待此刻女服务生们能出面阻止，可是女服务生们都一脸冷漠，好像在等着看我挨揍。就在这时，我真的挨了一拳。他的右拳从侧面飞过来，我快速缩起头，跳开约十米远。他只打到我的白线帽子，我一面微笑，一面故意慢吞吞地走去捡帽子。由于连日来每天都雨雪不停，所以路上泥泞不堪，

当我瞥了一眼帽子，正要去捡的时候，却突然有了想逃走的念头。这样就可以省下五元，换一处痛饮一顿。我跑了两三步，结果滑倒了，跌了个四脚朝天，活像被踩扁的雨蛙。

我对于自己的笨拙有些生气。手套、上衣、裤子以及披风，全都沾满了污泥。我慢慢爬起来抬头望了望，又再度挑战那农民，女服务生们将他围了起来，保护着。我没有半个战友，然而这件事却唤醒了我的乖戾本性。

——我想向你道歉！

我冷嘲热讽地一说完，就脱下手套，将价值不菲的披风扔在泥地里。虽然我对于自己在打架前的台词和摆好的架势感到很满意，但是心想还是有谁来阻止一下吧！

农民不安地脱下狗皮背心，把它交给那位送我香烟的美女服务生，接着又向自己的怀中伸了一只手。

——你这讨厌的家伙，可别学我！

我摆好架势，严阵以待。

结果他从怀中取出一根银笛。银笛在门灯的反

射下，闪闪发亮，他将银笛交给那位失去两位丈夫的中年女服务生。

农民的这些举动，让我更加疯狂。这若不是一篇小说的话，我真的很想杀掉他。

——来吧！

我大叫了一声，把泥鞋用力朝农民踢了过去，踢倒他后，接着就想要挖掉他那双清澈的三角眼，却不料踢了个空。我发觉了自己的窘态，觉得非常悲哀。火辣辣的拳头打中在我的左眼到大鼻子之间，眼睛里好像喷出了火红的火焰。我假装踉踉跄跄地走着，右耳到脸颊间又挨了一巴掌。我双手撑在泥地上，出其不意地向他一只脚狠狠咬下去。怎么这么硬？原来是路旁的白杨树椿。我趴在泥泞的大路上，这时才急着想哇哇大哭，但可悲的是，连一滴眼泪也哭不出来。

黑鬼

黑鬼走进笼子里。这笼里大概有一坪宽，在阴暗的角落，放着一张用圆木做的椅子，黑鬼就坐在那里刺绣。这么阴暗，究竟能织出些什么呀？少年

像一位细心的绅士一样，鼻翼两侧铭刻出深深的皱纹，歪嘴嘲笑说。

日本马戏团带来一只黑鬼，村中哗然。有人说他会吃人，头上长着火红的角，全身长满了花形状的斑点。少年可不这样想，其实村民大概也不是真心相信这种传说，只是平常缺乏想象，苦于生活的乏味单调，这种情况下才会有人编出这种传说，村民肯定就是糊里糊涂地说服自己相信了。

少年每次听到村里人在说这种幼稚的谎话时，就会咬牙切齿，捂着耳朵，飞快地跑回家。少年根本不想认真去听村民们的谣言。为什么这些人不说一些靠谱的事呢？听说黑鬼好像是雌的，不是吗？

马戏团的乐队在村中狭窄的道路上游行，从村头走到村尾花不了多少时间，全部宣传很快就结束了。一条道路两旁大概只有三间左右的茅草屋，乐队虽然走到了村子尽头，却没有停下脚步，而是一边重复地演奏着荧光曲，一边还在菜花田畦走着，接着又走向正值农忙插秧的稻田。在狭窄的田间小路上，排成一列前行，似乎想让村中每一个人都能看见。队伍走过浮桥，穿过树林，一直走到和这边

相距半里远的邻村。

村东有所小学，小学再往东一点，就是一座大约一百坪左右的牧场，遍地种植着荷兰紫云英，有两头牛和半打猪正在里面散步。马戏团在这座牧场上搭了一顶鼠灰色的帐篷，牛和猪已经被移到牧场主的储藏室里。

晚上，村民们用布裹着头，零零星星地走进帐篷内。大约有六七十位客人，少年使劲推开一个个大人，跑到最前排，下巴杵在圆舞台四周的粗绳索上，看得非常认真。他不时轻轻闭上眼睛，好像很出神似的。

耍杂技的音乐响起。木桶，紧身衣，鞭子的声音，接着是金锦缎，瘦瘦的老马，慢半拍的喝彩声，干冰，二十来个煤油瓦斯灯在小屋中四处胡乱地挂着，夜晚的昆虫也翩翩起舞，到处乱飞，也来参加演出。大概是因为搭帐篷的布不太够，小屋的天花板上面留有大概十坪左右的空洞，从那里望出去，可以看见星空。

两个男人抬着关黑鬼的笼子，押送到舞台上。笼子底部像装有车轮，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当笼

子滑到舞台中央时，头脸都包裹着布的客人在那里吼着，鼓着掌叫好。少年无精打采地扬着眉，开始静静地观察着笼里的黑鬼。

少年脸上那副嘲笑的表情一下子消失了，原来黑鬼是在织日本的太阳旗。少年的心脏，咚咚的发出微弱的声音，接着快速跳动起来，但是这种心跳，和军队或其他兵团的反应还不太一样。因为黑鬼并没有欺骗少年，她真的是在刺绣。由于圆圆的太阳织起来很简单，所以在阴暗中用手摸索着也可以织。谢天谢地，这个黑鬼真是一位正直的人。

过了一会儿，一名身穿燕尾服、留着仁丹胡须的演员，告诉观众关于她的大致来历，然后对着笼子大叫两声：克鲁莉！克鲁莉！并且漂亮地挥动起了右手的鞭子。鞭子的声音凄厉地刺进少年的胸口，他有点嫉妒这位演员，这时黑鬼站了起来。

受到鞭声的威吓，黑鬼慢吞吞地做了两三个表演，不过都很猥琐。除了少年之外，其他的观众都还不知道，她到底吃不吃人？有没有真的长了红色的角？因为只有这些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

黑鬼的身上披着一件青色灯芯草编织成的短蓑

衣，似乎涂了好几层油，连每个小细缝都亮晶晶地发着光。结束时，黑鬼唱了一段歌谣，伴奏是演员的鞭子声，而她只不过是发出“夏蹦”、“夏蹦”的简单声音而已。少年很喜欢这首歌的旋律，不论是多么笨拙的歌词，如果内心充满苦闷之情，唱出来必定会打动人心。想到这里，少年不禁闭上眼睛。

那天晚上，少年不禁胡思乱想起黑鬼来。

第二天早上少年上学时，爬出教室的窗户，越过后门的小溪，朝马戏团的帐篷飞奔而去。他想从帐篷的缝隙，偷窥里面昏暗的情况。马戏团的工作人员在舞台上铺满了被褥，像四处散布的毛虫般睡在那里。远远听到学校的钟声响起，要开始上课了，少年没有想回去的意思，因为发现黑鬼并没有在那睡觉，找了半天都找不到。学校又变得安静起来，大概是已经开始上课了。

第二课是讲亚历山大大帝与菲力普医生。“从前欧洲有一位英雄，名叫亚历山大大帝……”少女琅琅读书声清晰地传至耳边，少年还是没有回去。他深信，黑鬼不过只是个普通女人而已，平常一定会被放出笼外，和大家一起玩耍、洗碗、抽烟，会用

日语大声骂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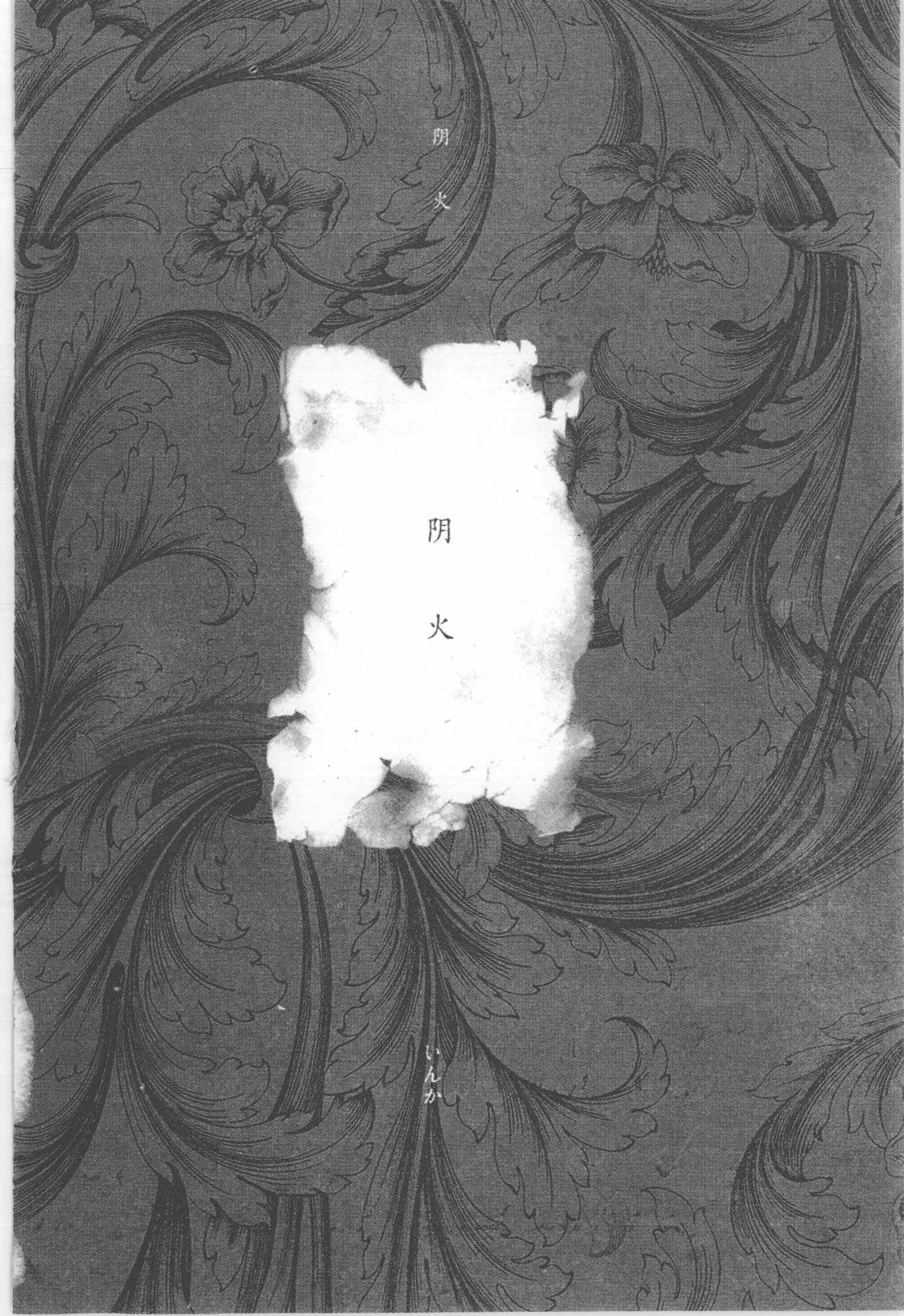
少女的朗读声结束，开始传来老师沙哑的嗓音：“信赖是一种美德！亚历山大大帝就是因为拥有此种美德，所以才保住一命，各位……”少年仍然不为所动，不可能不在这里，笼子里肯定是空空如也。少年肩膀缩了起来，心想正当我在偷窥之时，黑鬼说不定会悄悄跑到我的身后，紧紧抱住我的肩膀，所以背后也不能大意，必须把背缩得小小的，好让她可以紧紧抱住，黑鬼一定会把织好的日本国旗送给我。这时，我一定不要毫不示弱地问她：我是第几个人啊？

黑鬼并没有现身。离开帐篷时，少年用衣袖擦去额头上的汗珠，慢慢回到学校。发起了烧，肺好像也有点不舒服。他巧妙地骗过穿着和服的裤裙配绑带皮靴的男老师。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之后，少年假装咳了几下。

后来据村民们说，黑鬼依然被关在笼子里，装在有车棚的马车上，离开了村子。那位演员为了保护自己，还把手枪放在口袋里。

译者附言：

这篇小说写于太宰治人生低谷时期。那时正是他大学肄业，东京报社入社笔试未获通过，三度自杀未遂，药物中毒之时。他整天待在家里仰仗着妻子生活，因而试图以《芥川奖》来挽回自己的名誉和博得的奖金，结果最后石川达三的《苍氓》获奖，太宰和川端康成产生了矛盾。实际上，《逆行》是在最后加上的题目，关于这个题目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每篇的主人公都是些性格乖张，同社会潮流格格不入之人；第二层意思是四篇的顺序其实是按照主人公年龄顺序相反排列的。


陰火
陰火
いんか

诞生

二十五岁那年春天，当时他与众多同学一道怀着忐忑的心情成了新的毕业生，得到了一顶菱形的学士帽后荣归故里。轻型的敞篷马车上镌刻着雄鹰展翅的家徽，载着这位少爷从停车场起程，沿着约有三里远的车道上疾驰而去。车轮的吱呀吱呀声，马具随风荡漾的叮当声，马车夫叱咤吆喝声以及铁蹄厚重的橐橐声，都混杂在了一起，此外还不时传来云雀清脆的啼鸣。

在北国，即便到了春天都仍是冰天雪地，唯有道路都被踏成一条涩涩的黑线。田埂上的雪开始融化，覆雪的山脉蜿蜒起伏，似乎也被冻得缩成一团。山脉显出了一幅铁青色的画卷，山麓中黄色木材垛子垒在一起，旁边可以看见一间矮矮的厂房。厂房

的烟囱里升起袅袅青烟，飘向晴朗的天空。这里就是他的家。这次是作为新毕业生回来，再次凝望久违的故乡风物，眼眸里透出一丝淡淡的忧郁。不知怎的，他煞有介事地轻声打了个哈欠。

就这样，一年里，他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散步上。一间一间去巡视每间屋子，因为这里的各个地方都散发着令人怀念的特殊气息。西式房间里有一股草药的怪味道，餐厅里是牛奶味，客厅里散发的某种气息，却莫名地使他产生一种难堪的情绪。他走遍了里里外外的两层楼，连主屋的客间也都进去过。每每拉开隔扇，尘封已久的内心便涌起一阵悸动。各种气味总会勾起他在东京时的一些往事。

散步也并不都仅限于家里，有时也去去田园农场。虽说他可以不屑于原野上的红叶以及田里的浮萍，但掠耳的春风和满目秋色的稻田却总可以摄住他的魂儿。

就寝之后，以前读过的袖珍诗集以及鲜红封面上印有黑色的铁锤之类书籍，现在已经很少会放在枕边了。而他总是躺着，移近台灯，凝视自己的手

掌，认真研究起手相来。掌心布满了许多细小的纹路，其中有三条非常长的手纹，弯弯曲曲地横排着。这三条淡红色的锁链正是他命运的象征，依此看来，他在感情和智能方面非常发达，但生命却出奇地短，恐怕连三十岁这道坎都过不了。

第二年，他结了婚。当然，如果对方是美女的话，这个婚结得就不算早了，然而事实却恰好相反。婚礼十分隆重。新娘是邻近镇上的酿酒厂的女儿，皮肤有点黑，光滑的脸颊上甚至还有些许汗毛。她擅长女红，婚后一个多月，他都还对她充满了新奇感。

那年冬天最冷的时候，父亲去世了，死的时候才五十九岁。葬礼那天是个难得的好日子，厚雪上反射着金色的光芒。他扎起了和服裙绔，穿上了厚草鞋，徒步踏雪走了十多町路程才走到山上的庙里。父亲的灵柩被众人抬着，跟在他身后，再后面是两个妹妹，白纱蒙面。队伍绵延成了一条长龙。

父亲一去世，他的生活就发生了巨大变化。父亲的地位原封不动地落到了他的肩上，此外名誉也是如此。最初他对这笔遗产还是颇有些心动，因为

打算对工厂进行改革，所以有一段时间，他还握紧拳头，准备大干一场。终究因为难施抱负而放弃，后事索性都交给经理人去处理了。到了他这代，家里唯一的变化就是把西式房间里的祖父画像换成了罂粟花油画，另外黑色的铁门上点上了昏黄的法式廊灯。

家里的一切都照旧，不过外界发生的一件事打破了家里的平静。父亲去世后的次年夏天，镇上的银行摇摇欲坠。万一银行有闪失的话，他家也非跟着破产不可。

好不容易想好了对策，不过，得让经理先整顿下工厂。经理计划着裁员，这就激怒了员工。对他来说，这件一直以来让他担心的事情，却来得出人意料的早。

“就按照他们要求的去做，”他竟然一点也不感到心情沮丧或是低落，而是以充满愤怒的语调去命令经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下不为例。”但是这样做了就万事大吉了吗？他暗忖道。这件事最后只是保守地进行了小规模的裁员。

从这时起，他就开始喜欢上了寺庙。不远的后

山里就有一座寺庙，铁皮搭造的屋顶闪闪发光。他和住持非常熟络，住持是一位瘦骨嶙峋的老者，右耳被砍伤过，留下了一道黑色的疤痕，所以有时候看上去非常凶狠。即便是在炎炎盛夏，他也拾级而上，亲自走过长长的石梯去庙里。禅院里夏草茵茵，四五朵鸡冠花正值怒放之时。住持大概正在午休，他在走廊外面叫了几声，却不时唤得几只壁虎摇着尾巴钻出来。

他来这里本来是想询问超度经文的问题，住持其实也不知道，有些难堪，不过朗声笑了几声，打了个马虎眼。他无奈之下也只好还以微笑，这都算不错的了。有时候他还想听听鬼故事，于是住持就用他干涩沙哑的嗓音，一个接着一个地讲，大概讲了二十多个。这个寺里闹过鬼吧？他问道。住持回答说没有。

过了一年，他的母亲又去世了。母亲在父亲死后就对他放心不下，由于一直这样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也很快就撒手人寰。母亲去世后，他也开始厌倦了寺庙，想来是因为原来常去寺庙，恐怕也包含了替母亲积积德的因素吧。

母亲走后，他愈发感到了小家庭的凄凉。两个妹妹中，大的那个嫁到了附近镇上的做餐饮的大户人家，小的那个在东京某个以体操出名的女校读书，只有寒暑假才回来，她戴的是黑色的赛璐珞眼镜。说起来他们三兄妹都戴眼镜，他戴的是金属边框的眼镜，大的妹妹则戴的是细金边眼镜。

他常到邻近的镇上去找乐子，因为在自家附近没什么心思喝酒，结果又在附近的镇子里惹了些小小的丑闻，所以后来连邻近镇子都懒得去了。

他开始想要个孩子了，至少有了孩子可以缓解一下和妻子间并不融洽的关系。他特别受不了妻子身上的那股腥味，他感到自己真是受够了。

到了三十岁，他开始发福起来。每天早上洗脸时，两只手抹上肥皂擦出泡沫，手背宛如女人般光滑细腻，而指甲却被烟草染成了黄色，怎么洗也洗不掉。因为嗜烟如命，每天都要抽七包希望牌香烟。

那年春天，妻子生了个女孩儿。两年以前，妻子曾经在东京某家医院里避人耳目地大约住了一个多月的院。

女儿起名叫百合，皮肤白皙，跟她的父母长得

一点都不像。短短的头发，没有眉毛，这点倒是一样。手脚都很细长，非常秀气。出生两个月后，体重已有五公斤，身长也有五十八厘米，比一般的小孩发育得好些。

出生后一百二十天，举行了大的生日宴会。

纸鹤

我跟你有些不同，我这人太过老实了。娶了一位不是处女的妻子，三年间还一直被蒙在鼓里。或许这些话不应该跟你讲，因为这对还在热衷于编织幸福谎言的妻子来说非常残酷。大抵世间的夫妻对此也都非常厌恶吧。不过我还是要说，真想揍揍你那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我没有读过瓦雷利①的作品，也没有读过普鲁斯特②的著作。大抵我对文学是一窍不通，不过不懂还更好些，因为可以使我对事物看得更真切些。人类——所谓人类，不过是闹市里聒噪的苍蝇。因

① Paul Valery，法国象征派诗人，有诗歌《海边墓地》及评论等。

② 法国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

此对我而言，作家才是一切，而作品则一文不值。

再好的作品都是作家写成的，至于存在所谓超越了作家的作品，不过是哄哄读者的鬼话罢了。你听到这肯定已经满脸不屑吧！你一直试图让读者相信灵感之类的东西，一定会认为我的话很俗气，很看不起我在这大发牢骚吧。这样的话，我得阐述得更清楚些。我的文章总是只为自己而作。如果你脑子还够用的话，估计这时候应该对我嗤之以鼻了吧。对，既然你这么聪明，就不要打断我，请让我继续往下说。

我现在写的这篇小说，就是想让你蒙羞。当然这个题材或许也会让我颜面大失，不过，即使丢尽脸面也并不乞求你的怜悯。我现在只是想站到比你高的地方，用人类最纯粹的痛苦与烦恼，给你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妻子和我一样，在很多事情上喜欢撒谎。今年秋天刚到，我就写完了一篇小说，那真是篇向老天爷炫耀我家有多幸福的短篇小说，也让妻子读了读。她低声读完了小说，称赞写得不错，然后就把话题岔开了。我就算再怎么愚钝，她这种奇怪的举

动，也不得不让人产生怀疑。我一直在思索为什么妻子会对此不安，这事整整耗掉了我三个晚上。全部的疑惑，渐渐汇聚到一件令我蒙羞的事实上，因为毕竟我这个人比较多疑。

于是和妻子吵了起来，这个事也花了我三个晚上的时间。她不时反唇相讥，时不时还发发火，最后我想了一个很损的办法，在那篇小说中，写到了像我这样的男人居然也能高高兴兴地娶到处女。我专门写这件事，就是想讥刺妻子，恐吓她说，以我现在是小说大家的身份，这篇小说定会流芳百世，那么如果你有不实之言，肯定会被后人戳脊梁。

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妻子，果然被吓到了，沉默了一会儿，嗫嗫道："只有过那么一次。"我笑了笑，爱抚着她，安慰道："这都是年轻不懂事受的伤害，也没有什么。"实际上是想让她再说详细一点儿。一会儿，啊，她又改成了两次，接着又说是三次。我仍微笑着温柔地试探道："那是个怎样的男人?"回答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名字，她还在说那人名字时，我真是发自内心地紧紧拥抱着她。这真是一段孽缘，然而同时又是一段真挚的爱情。妻子最后说出有六

次的时候，已经泣不成声了。

第二天早上，妻子神情显得轻松愉悦，早晨在饭桌前，她撒娇地两手合十地向我拜托。我咬了咬嘴唇，爽朗地笑了笑。于是她的样子随和起来，问道："有点难过吗?"说着偷偷瞄了我一眼。"有一点。"我说。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无论再怎么永恒的形象，从本质上说终究不过是些凡俗之物。

这里再告诉你我是怎么度过这一天的。

这时候，妻子的容颜，她脱掉的袜子以及一切与她有关的事物都不想再见到。因为这不仅仅会让我回忆起她不好的往事，也会让我回想起在此以前的欢乐时光。那天我马上就外出，决定到一家少年西洋画家那里坐坐，因为他还是独身。在这种场合下，是不宜去找结过婚的朋友的。

一路上，为了不让脑子里一片空白以及不让昨晚的事钻进脑中，我一直在竭力想着别的事情。人生艺术之类的问题有点危险，特别是文学，一碰到就会生拉活扯地把我拖进现实。我又开始想研究起路上的植物来，枸杞是灌木，春天要结束的时候会开白花，究

竟属于哪一科就不得而知。秋天，像现在这样再过几天就会结上小小的黄果实了。再往下想的话就危险了，我于是又匆匆地把目光转到别的植物上去。芒草，属禾本科，嗯，想来应该是禾本科没错。白色的花穗就叫做芒穗，是“秋之七草”之一。秋之七草分别是胡枝子、桔梗、苓草、红瞿麦以及芒穗。此外还差两种，究竟是什么呢？第六种是、第六种是……“六次！”耳边冷不防传来妻子的声音。

我几乎要跑了起来，脚下的步子也快了起来，几次差点跌倒。这些落叶，不对，这些植物别去想它，想些更无关紧要的东西吧！一边踉踉跄跄地走着，一边重新整理我的思想。

现在心里开始背诵 A 加 B 的平方展开公式，接着又开始研究起 A 加 B 加 C 的平方展开公式。

听到了我所说的话，可以想象出你那副认为是不可思议的表情。然而我清楚地知道，恐怕你和我遭受同样灾难时，不对，甚至还没我的那么严重时，你那些平日里的高雅文学就没什么作用了。这时候郁闷的岂止是研究数学，甚至连逗逗甲虫的心都有了。

我历数了一遍人体的内脏器官，走进了朋友的公寓。

轻轻敲了下门，望见了走廊东南角挂着的金鱼缸，里面有四尾金鱼。因为朋友正在睡觉，我开始数起金鱼一共有多少条鳍。这时他睡眼惺忪地还闭着一只眼走出来，进了他的房间，我才终于松了口气。

最令人畏惧的东西就是孤独，因此才需要借助交谈来放松自己。对方如果是女性会引起不安，男性就会好些，尤其是类似老好人那样的男人最好。我朋友就具备这种条件。

我对他最近的作品喋喋不休地说了起来。那是第二十号风景画，对他来讲是幅很大的作品。这幅画画的是在一片清澈的沼泽地里建的一间红屋顶洋房。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把画布翻了过来，靠在墙壁旁边。我不假思索地过去又把它翻过来看，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究竟会做出怎样的评论呢？如果说像你那样的艺术评论就算是精彩的话，那么我的评论也肯定还算过得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次也学着像你一样，发表了些一针见血的看法。主体、色彩、构图方面，我都大体上都能挑出些瑕疵，而

且尽可能用些概念上的术语。

朋友对我提的东西都唯唯诺诺。不对，自打一开始我就没有给他插嘴的空闲，一直都是我在说个不停。但是这样说下去，心理也仍然不踏实，于是就找了个机会就此打住，向他挑战将棋。

我俩坐在床铺上，在画得歪歪扭扭的厚纸板上布好了棋子，很快就下了好几盘。他时不时会陷入长时间思考，惹得我发火，于是就匆忙地草草下子。因为即便是一瞬间，我都不能让自己的大脑闲下来。

如此紧绷绷的心情毕竟无法持续太久，也开始对将棋产生了危机感，因为有些疲倦了。“不下了！”我说着将棋盘推到一边，钻进被窝。他和我并排着一起躺在床上，抽起烟来。我真是个浑浑噩噩之人，而休息却对我来说是头号敌人。一股悲伤的阴影一次又一次地掠过心头。罢了，罢了，我喃喃道，企图能赶走心里的那片巨大的阴影。但是也不可能一直这样下去，因为我不可能总是一动不动吧。

会不会觉得我这人非常好笑？我满床乱爬，在枕头边拾起凌乱的擦鼻涕的纸巾，一丝不苟地折起纸来。

首先，将纸沿对角线折成两半，然后再对折，做成一个袋子，接着再将两边尖角拉出来，做成翅膀，然后把另一个尖角折成长长的鸟嘴。弄好以后，在这个小孔里面吹一口气，就做好了一只鹤。

水车

走到桥边，男子希望就此折回，女子却静静地走过桥去，男子也跟着过去了。

男子思绪万千，一直在想为什么到现在都还追她到这里。应该不是还在迷恋她，因为从离开了女人身体的那刻起，他的炽热的情欲就烟消云散了。女子正准备往回走的时候，男的又点起了烟。当发现颤抖的手指渐渐地平静了下来，却在心里又平添了一层失望之情，觉得还是像刚才那样保持原状为妙。于是两人离家也来越远了。

两人顺着狭窄的土堤，一前一后地走着。这正是初夏黄昏时分，路的两旁开满了白色的繁缕花。

总有一群不幸的人们，免不了对恨得牙痒痒的异性关注有加。那男子固然如此，女的亦如出一辙。今日早些时候，女子到那男的家里拜访，没来由地

嘲讽起他往昔的言语。这侮辱使他决意反击，而她对此早有准备。男子被逼上绝路，直气得全身发抖，更促使这畸恋土崩瓦解。男子几乎失去了理智，直至两人最后清醒过来，才切实感受到双方的真情不再。

这样的两人，虽一直并肩走着，却都不愿意向对方妥协——而且，对彼此更厌恶了。

土堤下方，宽近两间的河道蜿蜒流淌。昏暗的暮色中，男子借着一点微弱的光芒凝视水面，正犹豫是否要折回之时，女子却埋着头径直往前走去。他于是又紧紧跟随其后。

这倒绝非是因为迷恋，而是要有个了断。虽然这些话会让双方难堪，不过这事也没别的办法，总得有善后工作吧。男子好容易找到了个机会想要道歉，那时女子离他大约有十步远。他挥舞手里的手杖，将路边的野草打倒。他想如果轻声对她说："请原谅我吧。"那么这事也许就可以轻描淡写地解决了。他在这方面有过一些经验，但是最终还是未能说得出口。主要是因为现在才说的话已经太迟了，而且不知道说后还会发生什么事。两人已经撕破了

脸，再多些说什么，岂不显得自己很愚蠢？他砍倒了一株绿芦苇。

背后传来一阵列车的隆隆声，她蓦然回首，男子却匆忙地转过脸去，没有看她。火车穿过铁桥，车上昏黄的灯光，随着列车一节一节在他们眼前模糊地闪过。他觉得她还一定在背后偷偷地注视他，心里涌出一阵心酸。

列车终于完全驶过，只听得见前方的森林深处传来的悠悠的回音。男子一咬牙，心想干脆转过头去面对她算了，要是能刚好撞着她的眼神，就像这样轻轻地笑着说好了：“日本的火车还真是不错呀！”

然而，她已经快步走得老远了。黄裙子上的点点白色花斑，透过黯淡的黄昏映入他的眼帘。他心想要不干脆回家去吧，索性还是把婚结了好些。不对，不能跟她结婚，但是为了把这件事了结清楚，还是得回去跟她再谈谈。

男子将手杖夹在腋下，朝前跑了起来。朝她越跑越近时，他原来坚硬的内心似乎已经开始决堤。女子耸着瘦弱的肩，仍然走得风姿绰约。他跑到她后面两三步时，却放慢了脚步，一阵厌恶感倏地袭

来，仿佛眼前这女子身上，散发出了一阵让人难以忍受的臭味。

两人保持沉默地走着，路的正中间出现了一排细柳，她沿柳树左侧走，而他走在右边。

还是逃走吧！也别再管什么解决不解决了，哪怕我被她当做那种吊儿郎当的无赖汉也好，这不就和普通男人一样了吗？这我一点也不在乎。反正男人也就是这种东西，还是逃了吧！

一路走过细柳林，两人谁也没有看谁，而是一直并排着朝前面走。要不要跟她说话呢？要不就只说一句话："我绝不会说出去。"如何？他伸出一只手在袖子里摸着香烟，想了想，觉得还是这样说比较好："女儿、妻子、母亲是女人一生必经的阶段，那么我们现在结婚怎么样？"但是这样的话，她大概一定会这样反问吧："你在白日做梦吗？"他划着了火柴，她黝黑的侧影在他的面前摇晃个不停。

他终于停下了脚步，她也停了下来，两人仍背对着脸，驻足片刻。她好像并没有要哭的意思，这让他有些懊丧，于是故意显得很轻松的样子，环视四周。左边是一个水车小屋，他以前散步的时候喜

欢来这里。水车在黑暗中慢悠悠地转动着，于是她又背对着他继续往前走。他仍然抽着烟，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因为他不想叫住她。

尼姑

这件事发生在九月二十九日半夜里。只要再多忍耐一天的话，去趟当铺就可以稳赚一个月的利息了，想到这我连烟都没抽，在家里睡了一整天。结果白天睡得太久了，晚上有些失眠。夜里约莫十一点半左右，房间的拉门笃笃作响。我想那大概是风吧，但是过了一会儿还响个不停。究竟是什么人呢？于是我从被窝里钻出了上半身，伸手拉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一位尼姑。

这是一位身材苗条的小尼姑，顶上青青一块，鹅蛋脸，脸颊虽有点黑却透出粉嫩感。眉头像地藏王菩萨的新月眉一样，眼睛如同银铃般大大的，眸子里闪出明亮的光芒。睫毛长长的，鼻子小巧坚挺，薄薄的朱唇轻启，可以隐隐地看到里面洁白的牙齿。下巴微微有点长。

青色的缁衣似乎上了浆，笔直的条纹显得非常

挺，不过略嫌短了些。脚大约露出了有三寸左右，丰满粉嫩的小腿上还隐约能看见些汗毛，脚踝上还紧紧地套着小小的白色布袜，显得腿肚子非常纤细。右手拿着青玉念珠，左手拿的是一本红封面的长长的书。

之前我还以为是妹妹，于是说了声请进。她走进我的房间，轻轻地拉上身后的拉门，硬质缁衣发出沙沙的声音。她走到我的枕边，然后，端端正正地坐下了。我拉紧了被子，一直躺着，眼睛直直地盯着尼姑。蓦然间一阵恐惧感袭来，呼吸好像要停了一样，眼前渐渐模糊了起来。

“虽然长得蛮像的，但你不是我妹妹吧。”我才发现她不是妹妹，于是开始打量起来，“你是谁?”

她说：“是我搞错了，真是没办法，也怪这房子都长一个样。”

恐怖感稍稍消去了一些，我又看了看她的手。指甲约有两分长，关节的地方有些黑黑的，皮肤有点龟裂。

“你的手怎么会这么脏呢？我这样躺着看过去，你的喉咙的皮肤却很干净呢。”

她说："因为我很清楚我做了不洁之事，所以才拿着念珠和经卷来掩饰自己。为了颜色协调搭配，于是我又把念珠和经卷拿在身上。黑色的缁衣和青色珠子、红色的书搭配在一起很好看，这样才能更衬出我的肤色来。"她说的时候，把经书啪啦啪啦地翻了起来，"读读吧？"

"嗯。"我眨了眨眼睛。

"佛经有言：观夫人间浮相，如梦似幻，世事烟云终如幻灭——往下念下去有点难为情，还是别念的好——夫女人者，身有五障①三从②，不得凌驾男人之上，因此一切女人——这真是胡说八道。"

"听上去蛮不错的。"我闭着眼睛说，"请接着念吧，我每天都过得无聊得很。如果不是有不速之客来访会带来恐惧感的话，也不会激起我的好奇心的。像今天这样我什么也不问，只是闭着眼睛和你轻松地谈话，那就已经很高兴了，我就是这样一种男人。你觉得呢？"

---

① 女人身体上具有五种障碍，即梵天、帝释天、魔王、转轮圣王和佛身，因而无法得道成仙。

② 从父、从夫、从子。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这都是些没法子的事。你喜欢听童话故事吗?”

“喜欢。”

她开始讲起来了：“那就说说螃蟹的故事吧！某个皓月当空的日子，一只瘦螃蟹看到了自己映在沙滩上丑陋的影子，害怕得彻夜难眠，走路的时候都是无精打采的。想到月光照不到的深海处，幽幽摇曳的海带里还可以安安稳稳地睡觉，甚至还可以梦见在龙宫的日子。那时的时光，多么令人怀念啊。然而，它却被美丽的月光摄住了魂，一个劲地往海岸边爬去。当它爬到沙滩边上的时候，却立刻被自己丑陋的影子吓坏了，心里惴惴不安起来。我再怎么说也是个男子汉吧，它吐着泡泡，嚅嗫着失魂落魄地走着。

“螃蟹的外壳很容易碎，不过，也只是从外表看上去好像很容易被弄碎的样子。当敲破蟹壳时，会发出嘎啦嘎啦的声音。以前英国有一只很大的螃蟹，出生的时候，甲壳红红的非常漂亮。不过这只可怜螃蟹的壳被弄碎了。也不晓得是别人的原因还是它自己的原因。

“这只大大的螃蟹甲壳里面雪白的肌肉露了出来，它独自难过地在街上摇摇晃晃地走着，进了一家咖啡店。店里聚集了很多小螃蟹，一边抽着烟一边聊着女人。其中有只法国出生的小螃蟹，眼睛清澈发亮，一下就注意到了那只大螃蟹。这只小螃蟹的甲壳布满了漂亮的交错的东洋式灰条纹。大螃蟹有些回避小螃蟹的目光，低声说道：‘别欺负受伤的螃蟹呀！’跟大螃蟹相比，这只小螃蟹身子非常单薄，却是从北方的大海里一路漂洋过海来的，受尽各种侮辱到此，为的只是想照一照月光。但一出沙滩，它就害怕了。眼前这影子，又扁又平的鬼影子，难道真是自己的身影吗？我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呢，然而一看到自己的影子就害怕，难道真是自己已经被压坏了吗？

“这只小小的螃蟹一边嘟囔着，一边无精打采地走着。我到底有没有才能？不对，即使有的话，也都是些奇怪的才能，不外乎是些谋生糊口的手段罢了。比如以写稿为生的人，究竟是采取吸引诸编辑的眼球的办法呢，还是要尽一切手段，用‘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手法来恐吓编辑呢？想来想去觉得还

是尽量写得华丽些，但是写完了不要再做解释。

“想到这，它有气无力地说：‘如果这样真的有用的话……’甲壳有点发痛，体内的水分也好像慢慢要干掉了。‘闻到海水的气息，那是我唯一的乐趣。一旦海水的香味消失了，我也将随之而去。’还是再一次潜到海底深处去吧，越深越好。那里有令人怀念的海草群和游来游去的鱼群。小螃蟹喘着气，踉跄地走在沙滩上，在岸边的乱草堆里稍作休息，又躲到快腐烂掉的渔船里停顿一会儿。但是天下之大，它亦不知将何去何从……”她讲到这里就闭上了嘴。

“怎么了?”我睁开了眼睛。

“没什么。”她轻轻地答道，“实在是太可惜了，这是《古事记》里面的……因果报应。对了，厕所在哪里?”

“出房间往走廊的右边一直走，尽头处的杉木门便是。”

“到了秋天，女人就会觉得冷起来了。”她说完顽皮地缩起了脖子，骨碌骨碌地转着两只眼睛。我微微一笑。

她走出了我的房间，我把被子蒙住头，想起了一些龌龊的事情来——她莫非是老天送给我的礼物？想到这里我暗自窃笑起来。

她回来时有些慌慌张张的，关好拉门，站着说道："我得睡觉了，已经十二点了，没有关系吧？"

我回答说没关系。

从少年时代起我就一直认为，不管是多么贫穷的人，只要还有一床棉被，生活就可以过得很美好。因此这位不速之客要来过夜，我也毫不怠慢，于是起来从三床被子里抽一床铺在旁边。

"这床被子样子真是奇特，好像是玻璃彩绘一样。"

我从剩下的两床被子里拿了一床盖起来。

"哎，这也用不着，不用盖被子，我就直接躺着睡好了。"她说。

"这样啊。"我立刻钻进了被窝里。

她将经卷和念珠塞到被子下面，和衣躺在没铺床单的棉被上了。

"请仔细看着我，我一会儿会睡着，然后就吱吱吱地磨牙，接着如来佛就会降临了。"

“如来佛?”

“嗯，佛祖会来夜游，每晚都要来。反正你也无聊得很，那不如这次看得仔细一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事先告诉你。”

正如她所说，刚刚说完，就听到一阵轻轻的安稳的呼吸声。这时候有一阵咯吱咯吱的声音，那是房间里拉门的响声。我从被子里探出上半身，伸手拉开门，如来站在门外。

他骑在两尺高的白象①上，白象身上是一座已经发黑生锈的金属做的鞍。如来看起来有点瘦，不对，应该是非常瘦。肋骨一根一根历历可数，宛如百叶窗。他全身赤裸，只在腰间缠了一圈破烂不堪的褐布。手脚又瘦又细，像螳螂一样，挂满了蛛丝及炭灰。皮肤黝黑，红红的短发卷曲起来。脸也只有拳头大小，鼻子眼睛缩成一团，简直分不清楚。

“是如来佛吗?”

“是的。”如来说话时声音又低沉又沙哑，“实在是没办法才出来的。”

---

① 六十厘米上下，这里是讽刺白象很矮。

“什么东西好臭啊。”我抽了抽鼻子，实在是臭不可闻。如来一出现的时候，我的房间就开始弥漫着一种莫名的恶臭。

“还真是这样的，这只大象已经死了，虽然已经塞满了樟脑防坏，结果还是有味道。”他说着声音越来越低了，“毕竟现在很难再弄到活的白象了。”

“难道就用普通的大象也行吗?”

“不是，以如来的身份来说的话，那是绝对不行的。事实上我以这种姿态出现实属无奈，因为是被那些讨厌的家伙硬拉出来的。毕竟听说佛教很流行……”

“啊，如来大人，还是快点想办法吧。我从刚才开始就一直被臭得快要窒息而死了。”

“真可怜!”他说，接着有些结巴起来，“你是不是觉得我在这里有些滑稽？会不会觉得以如来的身份来说，我这样子有些寒酸？请照实回答。”

“不会的，觉得非常不错，显得蛮气派的呐。”

“呵，是吗?”如来身子微微前倾了一下，“这样我就放心了。从刚才开始我就一直很担心这事，可能我这人也挺好面子的吧，不过这样我就可以安

心地回去了。让你见识见识如来消失时的障眼法吧！”

他一说完，我就打了个喷嚏，“糟了！”正要想到这儿的时候，如来和白象就仿佛是一页薄纸落入水中，刹那间变得透明了，所有构成的元素在无声无息间烟消云散了。

我又再度钻到棉被里望着女尼，她在熟睡的时候面露微笑。这里面有恍惚的笑、侮蔑的笑、无心的笑、做作的笑、谄媚的笑，还有流泪的笑。

她在不停地笑着，渐渐开始缩小。伴着簌簌的流水声，她化为一个约有二寸长短的人偶。我伸出一只手，抓起这个人偶仔细打量。浅黑色的脸颊凝结了笑容，雨滴般的嘴唇依然红嫩，罂粟子般洁白的牙齿整整齐齐地排在一起。细雪般的两只小手有点黑，松叶般纤细的双脚仍然穿着米粒大小的白袜。

我试着朝青色缁衣轻轻吹了一口气。


阴火
彼身非复旧时身
いんか

让我来告诉你这样一种生活吧。想知道的话，就到我家的晾衣服的坝子里来吧，在那里我会悄悄讲给你听。

你不觉得我家的晾衣服的地方视野极佳吗？郊外的空气浓郁而清新。此处人烟稀少，凡事都得留心一点为妙。你脚下的木板已经朽掉了，最好是再过来一点。春风吹了过来，风轻轻掠过耳畔，这就是南风的特色。

极目远眺，郊外的房顶稀稀落落。曾几何时，你定是在银座或是新宿公寓的屋顶花园上，透过木栅栏，托腮俯瞰过成百上千个炫目的房顶。它们在大街小巷里大都是一个模样，颜色也差不多，而且都鳞次栉比地缩在一起。细菌和尘嚣混杂起来，形成一阵殷红的霞雾，将所有房顶都淹没了。当你想到在那屋顶下过着的千篇一律的生活时，大概会闭

上眼深深叹一口气吧。

诚如所见，郊外的屋顶就完全不同。你都可以娓娓道来每一座背后的故事。那个细长的烟囱属于一家叫“桃之汤”的温泉澡堂，袅袅青烟随风向北方飘去。烟囱正下方是一个红色的西洋砖房，据说是一位有名将军的住所。在此附近，每晚都能听到歌声。

自红砖洋房向南，路两边并排着栎树，走到林荫尽头的话可以见到一堵白墙，隐隐地泛着光。再往里面是当铺的仓库，由一位刚刚过三十，身材娇小又很能干的女主人经营。她走在路上碰到我时，会装作没看见，因为她会顾虑到对方名声。

仓库后面有五六棵脏兮兮的树木，树枝张牙舞爪地指向空中，就像翅膀上的骨架一样。这都是些棕榈树，枝叶覆盖着低矮的铁皮屋顶，那是泥瓦匠的家。他现在正在坐牢，因为杀了妻子，动机是她坏了泥瓦匠最引以为豪的规矩。他每天早上会喝半合①牛奶，这也是他难得的奢侈享受，那天早上，

① 0.18 公升。

妻子不小心打碎了牛奶瓶。虽然这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过失，但却让他大动肝火，妻子当场就气绝身亡。泥瓦匠锒铛入狱，十多岁的儿子最近在车站前面卖过报纸，我看见过。但是我想给你讲的生活，却并非此等琐事。

再过来一点，从这边向东方望去，景色更佳。人烟稀少，小小的黑杉林，挡住了视线。杉林里有一间土地庙，林子边上隐隐约约有些发亮的地方是菜畦，在那前面约有百坪见方的空地。写有绿色“龙”字的纸鸢随风静静地升上空中，纸鸢垂下长长的尾巴，从底端垂直投影下来不是刚好落在空地的东北角吗？你可能已经发现了那儿有口井，不，应该是看到了正在用水泵抽水的年轻女子。这就对了，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想让你看看这位女子。

她身上围了一圈白色的围裙，就是刚才说的女主人。她刚打完了水，右手拿着水桶，走得摇摇晃晃的。要去哪家屋子呢？空地的东边长着二三十株粗壮的孟宗竹。你瞧，那女子钻入竹林中，然后突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对吧，我说得对吧？已经看不见踪影了。竹林后方，仿佛有星星点点几分红

色。其实那里有两棵红梅树，此时的红梅大概已经含苞待放了吧，在朦胧的红色霞光之下，可以看到一间黑色的日本瓦房屋顶。那个屋顶下面，对，在那间屋顶之下，就住着刚才那位女子以及她才起床的丈夫。

在这平平无奇的屋顶之下，正有我想讲给你听的那种生活，来，在这里先坐下吧。

那间房子原本是我的，有三叠、四叠半和六叠各三间。格局不错，日照也相当充足。十三坪大小的后院里除了两棵红梅树外，还有大朵的百日红以及五株雾岛的杜鹃花。去年夏天，还在玄关旁边种了些南天竹。

房租是十八日元，我不觉得很贵。本来是想租成二十四五元的，结果因为离车站太远这念头就打消了。虽然我觉得租金不算贵，但还是空了整整一年没得租出去。本想把这笔钱作为零用钱的，由于一直没能出租，结果使我在各类应酬中，提到自己总是灰头土脸的。

现在租房子的这个男人，是去年三月才来的。那时后院雾岛杜鹃刚刚抽出新芽，此前是某位很有

名的游泳选手在租，当然现在他已经是一位银行职员了，那时候他和年轻的妻子两人住在那里。这个银行职员是个懦弱的男人，酗酒、抽烟，还喜好女色。因此夫妻经常吵架，不过这人从来都是准时缴齐房租了的，于是我也没有多说什么。

他俩前前后后大概一共住了三年，后来调到名古屋分行去了，今年收到了他的贺年卡，上面有夫妻二人名字以及一个叫百合的女孩的名字，三个并排在一起了。

银行职员之前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啤酒师傅租着，他和母亲妹妹三个人住到一起，平时少有和别人来往。这个工程师不修边幅，总是穿一件蓝色工衣，不过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好市民。母亲的银发修得很短，显得很有品位，妹妹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小巧的女生，身材很瘦，喜欢穿箭状花纹的丝绸衣服。这个家庭可以说是相当朴实，约莫住了半年就搬到品川去了，之后就没了音信。

我当时还是有不满意的地方，不过现在看来，那时的啤酒师傅也好，游泳选手也好，都算得上是好房客，可以说是我交了好的房运。然而，到了这

第三代房客，就明显麻烦多了。

像在现在这个时候，他肯定是懒懒地蜷在床上，悠闲地抽着“希望”牌香烟。没错！还抽的是“希望”牌的。所以说他并不是没有钱，但就是不想付房租，从一开始起就是这样。

那还是有天黄昏，一位自称木下的人来到我家，站在玄关里说自己是教书法的，想借租我家，语气和蔼可亲，讲话也很流利。他长得很瘦小，是个脸很细长的年轻人。从肩到袖口的折纹挺直，穿的是一件崭新的藏青色碎白花纹夹衣。

他看起来确实像是一位年轻人，后来才知道，其实已经四十二岁了，比我都还大了十岁。这么说起来，那男子嘴角和眼睛下方有很多皱纹，有些地方看上去也都不年轻了。我想，说不定四十二岁都还是虚报的呢！这都不算，此类谎言，对他来讲算不上稀罕事，比如他刚来我家其实就已经说了一大堆谎话。当时我回答说只要你不介意的话就住下来吧，我对房客的身份素来不愿深究，因为总觉得这有失礼貌。

“押金是两个月的对吧？这样啊，实在抱歉，只

收五十元怎样……没有啦，我当然是有钱的，不过最近刚刚用了，反正就像存在你那里一样。这样，我明天搬过来，到时候押金一起登门送来，这样总可以了吧？”

在这种情形下，我总不可能说不行吧。别人怎么说就怎么样，我这人还是比较相信别人，被人骗总好过去骗别人吧。于是回答说没关系，明天后天给来都可以。那男子微微一笑，鞠了个躬，就静悄悄地回去了。留下的名片上没有写明地址，只是普普通通地印了“木下青扇”四个字，在这行字的右边用笔自己加上了一行字：“自由天才流书法教授”，字写得有点花，我不禁哑然失笑。

翌日清早，青扇夫妇雇了辆卡车搬了两次，运来些寻常家具。然而至于五十元押金的事情，还是没有提，不是说要亲手交给我吗？

搬家那天中午，青扇夫妇到我家来拜访时，他穿着一件黄色的绒尼夹克衫，煞有介事地缠着绑腿，拖着一双女式漆木屐。我走出玄关，他立刻说道：“啊。终于搬好了，穿成这副行头是有些怪怪的吧？”

然后他看了看我，微微笑了笑。我觉得有些不

好意思，敷衍道："累坏了吧?"然后也还以微笑。

"这是内人，请多关照!"

青扇夸张地以下巴指了指身后那个没怎么说话的女子，她一直站在那儿，身材稍稍比青扇高大一点。我们互相点了点头，她穿着一身印有麻叶图案的浅绿色的丝绸夹衣，外面罩了一件像是丝绸料子的红色对襟短衣。

夫人的下巴略宽，面部柔和，乍一看却有些让我吃惊。虽说以前不认识，但心里这种感觉却很强烈。脸上苍白得面无血色，她扬起一边眉毛，另一边却平静地横躺着。眼睛很细长，总是轻咬着下唇，刚开始我还以为她在生气，后来才知道她一直是这样。

夫人跟我点头致意之后，趁青扇不注意时将一个大礼包悄悄地放在玄关门口的地板上，压低嗓子说了一声："这是小礼品。"然后又缓缓地点了点头，点头时也是扬起一边眉毛，咬着下唇。我想这大概是她的习惯吧。

青扇夫妇离开了，我愣了一下，接着心里变得不太舒服。当然押金是一个原因，但是想来想去，

越来越觉自己是被他们骗了。我在玄关的地板前蹲了下来，拿起那个有些让人尴尬的大礼包，朝里面瞄了一眼。结果是一张荞麦面馆的五元代金券。一瞬间，我被完全搞糊涂了。

五元的代金券，这未免也太混账了吧！

心里突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该不会就把这抵做押金了吧？想到这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袋东西就必须得立刻送还。我难以咽下心中这口恶气，于是揣起这个袋子，追着青扇夫妇出了门。

青扇夫妇俩都还没有回他们的新家。可能是去周围买东西了，顺着他们粗心虚掩的门我溜了进去，想在这里打个埋伏。如果是在平时，我是绝对不做这种混账事的，不过因为今天怀里的五元代金券，我有点情绪失常。

我从三叠大的房间走进六叠大的起居室。这对夫妇大概已经习惯于搬家了吧，已经将家具整理好了，壁龛上摆饰了一个土陶花盆，里面开着三朵红色的花。墙上的裱好的挂轴上写的是“北斗七星”四个大字。这句话本就很好笑，字体显得更是滑稽，好像用的是糨糊刷之类的笔写的，粗得吓人不说，

墨汁还渗得到处都是。尽管没有落款，不过我一眼就认定这是青扇的作品，即是说，这就是“自由天才流”吧！

我又走进了最里面那间四叠半的房间。衣柜和梳妆台都放得整整齐齐，圆圆的玻璃镜框里镶了一幅细脚裸体女人的素描画，挂在镜台旁边的墙上。这该是女主人的房间吧，新的长方形火盆和貌似配套的一张漂亮的小茶柜并排靠在墙边。长长的火盆上面放着一个铁水壶，正在烧水。我在火盆前面坐了下来，抽起了烟。

刚刚搬好的新房子，总有些惹人伤感。我也想象着夫妻二人讨论着这幅画，或者是争论火盆究竟该放哪里，可以深刻地体会出他们感叹生活改变时，又重新振作起来干劲十足的样子。刚刚抽完了一根烟，我就站了起来。一边想着五月份再来换换榻榻米吧，一边往玄关外面走去。又从旁边的栅栏门绕到了庭院，在六叠大小的房间里坐着等青扇夫妻回来。

青扇夫妇终于在晚霞染红百日红之时回来了，和我所想的一样，他们是去买东西了。青扇肩上扛

着扫帚，妻子右手提了一个重重的桶，里面装满了好多东西。他们打开铁栅栏进来的时候，马上就看到了我，但是一点也没吓着他们。

“这不是房东先生吗？欢迎欢迎！”

青扇肩上还扛着扫帚，微笑着点点头。

“欢迎欢迎！”女主人和往常一样扬了扬一边眉毛，不过比先前更加镇定自若了，她露齿而笑，打了个招呼。

我的心中十分为难，心想押金的事还是不说好些，就只说说荞麦面馆的代金券的事吧。然而，就是这事也都失败了。我反倒和青扇握起了手来，更荒唐的是，我俩还彼此高呼万岁。

我随着青扇的邀请，从走廊走进六叠大小的起居室，我俩对坐起来，心里一直在琢磨怎么给谈话起个头。我将女主人端来的茶水一饮而尽，青扇一声不响地站了起来，从邻居那里借来了将棋。你也知道我下将棋非常厉害，于是我心想下一下也无妨吧。他也不怎么说话就默默地摆好了棋子，我一看这正是“单天狗”的阵法，想必开局后会有一番激烈的厮杀。

我微微一笑，默默地摆好棋子，青扇的棋风真是不可思议，下得非常快。我受他影响，不知不觉也被带着下得很快，结果不一会儿就被将军了。他这种棋风简直可以算得上是奇袭作战。我连输几盘，因此开始兴奋起来了，房间暗了下来，于是就搬到走廊上接着下。最终结果是我以六比十落败，我们两人都已经下得筋疲力尽了。

青扇无论胜负都不发一言，一直保持盘腿姿势，身体稍微有些向前倾斜。

“棋逢对手了。”他把棋子收拾到箱子里，开始严肃起来，低声说道，“要不要躺一会儿，啊，但是已经很困了。”

我有些失礼地伸长了脚，后脑勺有些隐隐作痛，他把将棋棋盘推到一边，直挺挺地在走廊上躺着睡下，接着托着腮，望着被夜幕包围的庭院。

“喂，有阳炎①呢。”他低声叫道，“真是不可思议！瞧，在这个季节，还会出现阳炎。”

我爬向廊边，望着从庭院的黑土里冒起来的阳

① 春夏时节，因地表受热不均而出现水蒸气折射的现象。

炎。突然想到一件事，还有最重要的事情没有说呢，就和别人下棋，然后在这里找阳炎。我真是傻到家了，于是又重新坐好。

“木下先生，真是抱歉呢，”我说，然后从怀里把那个礼包拿了出来，“这个我不能收。”

青扇脸色蓦地一变，我心里也做好了准备。

“这不过是点小意思呢。”

夫人也从走廊一边探出头来望了望我，房间里的灯光昏暗起来。

“是这样呀，这样啊。”青扇变得焦躁起来，不住点头，接着皱起了眉毛，不知望着远方什么东西，“那么不如先在这里吃个饭，有些话还是慢慢说吧。”

我并不想留下来吃饭什么的，只是想先尽快把礼包的事情处理好。夫人进了房间，这样恐怕不太好，我于是喝了一点酒。当她在对我劝酒时，虽然我很为难，但还是喝了两三杯，之后心情才慢慢平静下来。

这时我有点想逗一下青扇，取笑他的“自由天才流”，刚看到墙上挂的挂轴，于是就问：“这是自由天才流吗?”结果青扇已经有些醉醺醺了，布满血

丝的眼睛更加红了起来，他苦笑说：

"自由天才流？啊，那都是些骗人的东西。因为听说如果没什么职业的话，房东是不会租房子给我的，所以才胡诌这些的，你别生气啊。"说完又是一阵大笑，"这是在一家旧的文具店看到的，这位搞笑的书法家的作品真是让我吃了一惊，于是就用了三十钱买了下来。就写了'北斗七星'几个字，好像也没别的什么意思，不过我很喜欢这种廉价货。"

我认为青扇肯定是一个傲慢的人，一般这类人，总喜欢把自己的兴趣搞得与众不同。

"虽然这样问不太礼貌，但是你确实没有工作吗？"

我开始想到了五元代金券的事了，里面肯定还有些什么不好的阴谋。

"对啊。"他一边端起杯子喝了口水，一边又笑道，"但是请不要担心。"

"不是这样的，"我尽力疏远和他的关系，"我照直说了吧，我是很担心那五元的代金券的事情。"

女主人一边斟酒一边说："真是的。"她用丰腴的小手理了理领子微笑道："这都是木下不好，这位

房东既年轻又善良呢，却说出这样让人难堪的话，还扯出了什么奇怪的代金券，真是的。”

“对啊，”我不禁笑着说，“您说得对，我是吓了一跳，关于押金的事……”话刚到了嘴边，没说得出来。

“是啊。”青扇模仿我的语调，“明白了，明天给你带来吧，银行今天休息。”

这样说来今天确实是周日，我们不知为什么都笑了起来。

从学生时代起我就一直很喜欢天才这个字眼。自从读了龙勃罗梭①和叔本华的天才论之后，就暗地里在人群中寻找能配得上称为天才的人，结果一直都没发现。进入高中以后，有个教历史的谢了顶的年轻教师，据说能够背得下全校学生姓名以及来自哪个初中，我怀疑这就是天才，因此特别留心这个人，结果发现他的课上得一团糟。后来才知道，记住学生和来自初中的名称是他唯一引以为傲的地方。据说为了记住这些，他几乎是呕心沥血，耗去

---

① 意大利犯罪学心理学鼻祖，认为罪犯在骨骼、颅骨等生理特征上就和常人不同。

了他大量的精力。

现在，我就坐在青扇对面和他说话，他的骨架、头型、瞳人以及说话的声调都和龙勃罗梭、叔本华描述的天才的特征非常相似。仔细想了想，似乎确实如此：苍白消瘦、短小精悍，说话时带有鼻音。

酒过三巡后，我问起了青扇："你刚才说你没有职业，那你究竟研究些什么呢?"

"研究?"青扇像一个顽皮的小孩一样，缩起了颈子，睁大的眼睛骨碌骨碌直转。

"你是说研究什么？我这人讨厌做研究，那不过是些拾人牙慧，给别人修修补补的活儿对吧？我是要独创一派。"

"独创什么？搞发明?"

青扇咯咯地笑了起来，脱掉黄色的夹克衫，里面只剩了一件衬衫："这非常有趣。对，就是一种发明，发明无线电灯，世界上如果没有了电线杆的话，那就清爽多了。这对武打电影的外景拍摄也很有帮助，我是个演员，知道这一点。"

夫人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专注地仰望着他油油发光的脸。

“不行了，你已经喝醉了，总是乱说一气，真是麻烦哪！哎呀，你可别在意。”

“什么乱说一气，真是吵死人了！房东先生，我真的是个发明家，我一直在想人究竟搞些什么名堂才能出名，于是就想到了发明。听我说，坐过来点好吗？请听我讲，现在年轻人都得了一种‘名人病’，自暴自弃又有些自卑。当然你不算，假设你是一位飞行员，你会猜绕世界一周最快的纪录是多少？怎样？抱着必死的信念，闭上眼一直往西飞行，睁开眼睛时，就可以看到层峦叠嶂的群山。结果对你这个整个地球的幸运儿来说，不过才花了三天的时间而已。怎么样？还想当飞行员吗？是不是觉得也没什么意思？最终结果也还不过是个窝囊废而已。呵呵呵，哎呀，对不起，真是抱歉。这样都不行的话，那干脆去犯罪好了。这样干一票，要做得非常漂亮，因此这次谁都得亲自上阵，精打细算一番，最好是搞些像杀人越货之类的大案为妙。你大可放心好了，什么？你担心会被发现？只要一过法律时效期，立刻就声名鹊起了。于是你便大受欢迎起来，但是，这和那些只需三天的飞行相比，需得有十年

的耐力，估计不太符合现代人。好的，那么我就再教你一些适合你的比较稳妥的方法，像你这种安分守己，但是有些好色的人来说，搞些花边新闻，就可以扬名全村。跟别人老婆私奔怎样？”

我倒是做什么都可以，突然觉得青扇在喝醉的时候很好看。这是张不同寻常的脸，我突然想起了普希金，难怪以前一直觉得这张脸似曾相识，现在终于确定是像在贺卡专卖店里所见过的普希金的样子，长着一双清秀的眉毛，以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的苍白的面孔。

我已经喝得烂醉如泥，最后还是拿出了怀里的代金券，到荞麦面馆去换了酒。接着又更加纵饮起来，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双方都已经豁出去了，等不及以后慢慢道来，希望就在此时能够更加了解对方。甚至逢场作戏地屡屡感谢对方，觥筹交错之后，转眼间，女主人已经不在了，大概她已经睡下了吧。我觉得现在非得回去不可了，于是握手道别。

“我很欣赏你这人！”我说。

“我也很欣赏你。”青扇回答道。

“那太好了，万岁！”

“万岁！”

情况大抵如此，我一喝醉，就有个怪癖，就是大呼万岁。

这都怪我不胜酒量，也不对，可能跟我这人个性有关，做事就是一直拖泥带水的，因此我跟他的交往才会总觉得怪怪的。

烂醉如泥之后的第二天，我觉得自己好像变化成了狐狸之类的，出门都是晃晃悠悠的，还在想青扇这人绝非等闲之辈。一会儿又想到我自己，到了这般年纪，还是独身一人，一天一天游手好闲混日子，因此亲朋好友都觉得我这人是个怪人，对我敬而远之。但是我这人头脑却是再正常不过，行事中规中矩，按照所谓普世道德要求自己。相比之下，青扇却有些与众不同，绝非一个好市民，我作为他的房东，可能还是别把这人看得太透为妙，这样想来，四五天以来我都对他不再过问。

然而，搬来了一周以后，我又再次碰到了他。那是在澡堂里，我刚踩进温水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大喊了一声。正值晌午，澡堂中没有别人，只有青扇一人在洗澡。我有点慌乱，赶紧到水龙头前蹲

下，全身涂满了肥皂搓起了泡泡，显得手忙脚乱，回过神以后，慢慢地打开了龙头，将手上的泡沫冲掉，又踏进了池子里。

“那天晚上多谢款待。”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哪里哪里。”青扇一本正经地说，“这不是木曾川的上游吗?”

我顺着青扇的目光看了过去，他指的是澡堂墙壁上的一幅油画。

“这油画比真正的风景还好看呢。不对，正因为这是油画，才更显美丽。”他说的时候看着我，微笑起来。

“嗯。”我也微笑了起来，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这还是经过一番辛苦才得来的呢，这人内心高贵才能作出像这样的画。估计他绝对不会进这家澡堂吧。”

“不过我倒觉得应该还是会来吧，一边望着自己的作品，一边泡着热水澡，不也很舒服吗?”

我这番话并没有引起青扇的注意，他轻轻敷衍

了一声，又将自己的十根手指捏到一起，盯着指甲看。

青扇先走出了澡堂，我一边泡在热水中，一边看着更衣室里的青扇。他今天穿着鼠灰色的捻线绸子衣，我有些吃惊他在镜子前待了太久。一会儿，我也从池子里起来了，青扇悄悄地坐在更衣室一角的椅子里，在那抽烟等我。我暗自叫苦，结果两人还是一起出了澡堂，他悄悄对我说：

“唯有坦诚相见时，才最能让人轻松。不过这是指男人与男人之间呢。”

他又邀请我到家里做客，但途中先跟他分开了。我回到自己家里稍稍梳理一下头发，然后应他之约，马上到他那儿去。结果人不在，只有女主人一个人在家，在阳光下坐在走廊里读晚报。我轻轻推开了玄关外面的栅栏，穿过小庭，站在走廊前，问道：“不在吗？”

“对啊。”她回答说，视线并没有移开报纸。她也是咬紧了下唇，显得不是很高兴。

“去了澡堂还没有回来？”

“对！”

“奇怪，我俩是一起洗的澡，而且还是他叫我过来找他的。”

“他这人说话不大靠得住。”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又翻了一页报纸。

“那我就先告辞了。”

“哎呀，要不先等等？至少也得喝杯茶再走吧。”女主人收起报纸，朝我这边递了过来。

我在走廊里坐下，庭院里的红梅都含苞欲放。

“最好还是别信木下的话为好！”她突然在我耳边小声说道，冷不防吓了我一跳，她端过来一杯茶。

“为什么呢？”我认真起来。

“他这人很不靠谱。”女主人扬起一边眉毛，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我差点笑了出来，她真是像极了平日里青扇那副怪怪的玩世不恭的样子，一定是在炫耀自己默默地、不辞辛劳地照顾一个有着特异才华的丈夫。我内心觉得有些奇怪，他竟然能如此大言不惭地撒谎，不过要说这种谎话我也毫不逊色。

“虽然他这人说起话来不太搭调，但有时候还是蛮单纯的。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嘛，‘瞬息万变’，他

就是这种机会主义者。”

“可是要说什么天才之类的，那是绝不可能的！”她将我的茶倒在院子里，又重新泡了一杯。

我因为刚洗过热水澡，所以有点口渴，一边啜饮着热茶，一边追问他为什么不能算天才。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想从蛛丝马迹中窥探出青扇的本性来。

“因为他为人太张扬了。”她回答道。

“是吗！”我笑了起来。

这个女人和青扇一样，不晓得是因为机敏过人还是冥顽不灵，反正我和她谈起话来就是不太顺利。但是我只能观察到一件事，那就是她爱着青扇。在黄昏雾霭中，我望着渐渐昏暗的庭院，稍稍做了让步，给了她一些暗示：

“木下先生或许还有些别的想法吧，因为几乎看不到他这人闲下来，甚至是在洗澡呀剪指甲呀的时候也没见他休息。”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就理所当然应该担起照顾他的担子了？”

听上去她的语气有些认真起来，于是我又微笑着反问道：“你们吵架了？”

"没有。"她的回答感觉有些怪怪的。

肯定是吵过架了，而且她现在一定是在等青扇等得很急。

"啊，真是抱歉，那么下次再来拜访。"

夜幕迫近，唯见百日红枝干轻轻摇曳，婀娜多姿。我摸到了庭院的栅栏门，回头向女主人告别。她那白色的身影站在走廊边，非常客气地回了个礼，我心中暗忖道这真是对恩爱夫妻。

虽说他俩感情深厚，但是青扇究竟是何方神圣还不得而知。究竟是现下所流行的虚无主义者还是信仰红色共产主义？不，也许两者都不是，可能只是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不管怎么说，我都开始后悔把房子租给了这个人。

没过多久，我的不祥的预感逐渐应验。三月过去了，四月过去了，青扇那边杳无音讯。既没有签订租房的规范合同，更别说交押金之类的。而我和别的房东一样，很不喜欢对押金之事啰唆不停，也懒得把押金用在别的地方滋生利息。诚如青扇所言，押金只不过是一种储蓄而已，所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就连这点押金都不交齐，也未免太说不过去

了吧。

我一直忍到了五月，都佯装忘了这事，希望他能理解我，认为我这是给他留足了面子，对他宽宏大量，但是坦白讲，实际上是我怕他。一想到他，我就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与不安，根本不想与他碰面。虽然明白迟早有一天得见面说清楚，但还是一直逃避，一拖再拖。总而言之，就是我这人意志不坚定。

五月一过完，我终于下定决心打算去找青扇。一大早就出门去了，我这人性格就是如此，一旦拿定主意，总是觉得不早些办好心里就不痛快。到了他家发现大门关着，大概他还在睡觉吧，年轻夫妇休息的时候，不打个招呼就突然到访显然有失风雅，于是又折返回来。我怀着焦躁不安的心情拨弄着庭院里的树木，好不容易熬到了中午，我又再度前往。

大门仍然紧锁，这回我绕到了后院去看了看，院中五株雾岛杜鹃花团锦簇，红梅花则飘落满地，仅剩下满枝绿叶。百日红的枝干上在已经在裂开的口子里萌发了新芽。防雨滑窗也是关着，我轻轻地在窗户上敲了两三下，低声喊着："木下先生！木下

先生！”结果还是一片寂静。

我又试图透过木板的缝隙往里面偷窥。不管年纪大小，反正只要是人，大概都有这种爱好。屋子里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但是能够察觉出人应该是睡在六叠大小那间房子里。我从滑窗边走开，盘算着要不要再次叫叫看，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这么做，而是直接转身回家了。

刚才在窗边偷窥时的心情现在想来有些后怕，这更加促使我心神不宁地往回走。回到家时刚好来了客人，于是就和他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不一会儿天就黑了。送走客人以后，我又想第三次去青扇那儿瞧瞧，心想这次该不会还在睡觉吧！

青扇家里亮着灯，大门也敞开着。

我敲了敲门，他问道：“谁？”

“是我！”

“啊，原来是房东先生。请进！”于是我走到了那间六叠大小的起居室。

屋子里的空气有些沉闷，我在门口站着往里面瞧了瞧，青扇穿着睡衣在家里收拾着东西。暗淡的灯光下，看上去他好像老了许多。

“已经准备就寝了？”

“嗯，不过没关系，已经睡了一整天了，说实话，因为只有睡觉是不用花钱的。”说着说着就已经把房间收拾妥当，然后跑到玄关这里来，“让您久等了。”

他似乎没怎么看我的脸，匆匆埋下了头。

“房租哪，还没有什么着落。”冷不防他竟然抢先一步说道。

我立刻火冒三丈，但还是没有去接他的话。

“老婆跑了。”他靠着门口的拉门上，默默地蹲在那里。由于他是背对着灯光，所以脸看上去是一片漆黑。

“怎么回事？”我吓了一大跳。

“她已经开始厌倦跟我在一起了，大概是有了别的男人吧。她就是这种女人。”这次他回答得干净利索，感觉完全不像平常的风格。

“什么时候的事？”我在玄关的地板上坐了下来。

“哎，大概是上个月中旬的事情了，你要不要进来？”

“不用了，今天还有些其他事。”我心里有些不

舒服。

“说起来真是丢脸，我靠着女方家吃软饭，于是才有今天这样的事发生。”

从这副从容不迫的说话语气可以听出，很显然他已经下了逐客令。我故意从和服袖子里拿出香烟，问他借个火。他一言不发地走到厨房，拿了一大盒廉价火柴。

“怎么不去找个工作呢？”我边抽着烟，决定这次一定要慢慢说个清楚。

“没办法工作呢，因为我这人能力不行。”他说话语气跟刚才一样爽快。

“别开玩笑了。”

“没开玩笑，如果能工作我早就工作了。”

这次倒是出乎我的意料，发现他也有坦率的一面。心中虽然很多话堵在那里，但是如果今天给予同情的话，房租的事情多半不了了之，想到这里，我又给自己打了打气。

“这样的话就麻烦了，我很苦恼啊，你该不会一直就是这样吧？”我把还没吸完的烟扔在地上，红色的火光在水泥地面上啪地散开，然后又熄灭了。

“对啊，我肯定会想办法，现在已经有了些眉目了。非常感谢，能不能再宽限我几天呢？就几天？”

我又叼起第二根烟，再次划亮一根火柴。借着火柴的星光，才能看清从刚才起就一直忐忑不安的青扇。我吓得不禁将燃烧的火柴掉在了地上，因为我看见了一张魔鬼一样的脸孔。

“那我就改天再来。要是再没有的话那就没办法了。”我巴不得早些离开。

“那就这么说，感谢你专程过来一趟。”青扇巧妙地说了这句话后，站了起来，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说，“四十二岁的一白水星①，还过得这样潦倒。”

我跌跌撞撞地离开青扇家，拼命地往回走。稍稍镇静下来后，心里渐渐感觉到这次似乎又被他耍了。仔细回想起来，青扇思量再三后低声说起自己四十二岁了，而且说得很清楚，这样做就故意搞得大家非常难堪，让我非常不爽。可能是我这人太好说话了吧，像我这种宽宏大量的性格，是不是不太适合当房东？

---

① 一白水星、二黑土星等，风水学里算九星吉凶：一般定性为一白水星大吉，二黑土星次凶等。

之后的两三天，脑子里一直想着青扇的事。我也是拜父亲去世留下的遗产所赐，得以一天一天地混日子，想干些别的事总提不起劲，所以回想起当时青扇说无法工作的事情，我也是不难体会，但是像他这样一分钱都不挣坐吃山空的话，真不是一个正常人做的事。不对，这样说的话还太客气了，总而言之这个人脸皮太厚。我认为事已至此，如果不查明这人究竟在搞些什么，我是无法安心的。

五月一过，到了六月，青扇果然还是没有半点音信，我非得再去趟他家不可。

当天他穿着运动装，高领的宽松衬衫配上白袜子，出来的时候碰到我有点不好意思。他家里亮堂堂的，刚走进六叠房间，发现壁龛旁的角落里不知何时添置了一个鼠灰色天鹅绒的老式沙发，上面还铺了一层淡绿色的绒毯。房间看上去像是翻新了一遍，青扇请我在沙发上坐下。

庭院里的百日红开出了绯红色的花。

“以往总是很对不住你，不过这次没有问题了。已经找了个工作，喂！贞子！”他坐到了我旁边，朝隔壁房间喊道。

有个身材娇小的女生穿着水手服，从四叠半的房间突然跑了出来。她的脸圆圆的，双颊红润，显得很健康，眼睛里清澈透明，看上去是个天真无邪的少女。

“这位是房东先生，打个招呼吧，这个是内人。”

我有种怪怪的感觉，终于明白了刚才青扇笑得有些腼腆的原因了。

“你在做什么呢?”

那少女又回到了隔壁的房间后，我就佯装不知道他的有关工作上的事情。因为今天已经做好了准备，这次绝不会再上当了。

“在写小说!”

“什么?”

“没什么，过去我是学文学的，好不容易到了最近才有所起色，我在编造些事实。”他解释道。

“什么叫编造事实?”我追问道。

“就是说，把原本虚构的事当成真实的事件来写成报告。比如某县某村某个地方，大正某年某月某日等，加上最近从新闻里获知的只言片语，再附会一些虚构的事情，这就是小说。”

青扇可能是因为有了新妻子的关系，好像有些避开我的目光，总是一会儿挠挠长发，一会儿又跷起二郎腿，对我高谈阔论起来。

“真的这样就可以了吗？不然的话我是很麻烦的哪。”

“这次绝对没问题，真的没问题。”他反复地说着这话，抢着我的话说，接着又开朗地笑了起来，这次我又相信他了。

这时，刚才那个少女端起银盘托着一杯红茶过来了。

“请看！”青扇拿起红茶杯，递给了我后，又拿起了自己的那杯茶。转头时，壁龛上的北斗七星挂轴已经不见了，原来的地方放了一尊约一尺来高的半身石膏像。半身像旁边盛开着庭院里的鸡冠花。少女用生锈的银盘挡住了已经羞红到耳根的脸，睁着一双大大的茶褐色眼睛，一直盯着他。青扇挥了挥手，避开了她的视线。

“请看那尊半身像的额头，哎呀，搞脏了吗？真是没办法。”

少女转过头去，飞快地跑出了房间。

“怎么回事?”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没什么，这是贞子以前的男人的半身像，也是她唯一的嫁妆，她时不时还会去亲它。”他若无其事地笑了起来。

我觉得有点恶心。

“觉得怪怪的吧?不过人生就是这样，那也是没法子的事了。她每天都要换不同的花，实在是让人感动，昨天是大丽花，前天是鸭跖草，不对，好像是孤挺花，也可能是大波斯菊。”

他又要这种手段，如果再被他这样搞得晕乎乎的话，就会和以前一样，让希望再次落空。这次我提高了警惕，所以心里有些不悦，就没有再答理他了。

“嗯，不过已经开始工作了吗?”

“啊，那个呀……”他喝了一口红茶，“就要开始了，不过你大可放心哪，我可是个文学青年呢。”

我找着可以放茶杯的地方，说道:“可是你这人实在是——怎么说呢，有点靠不住吧。真的——好像净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呢。”

“哎呀，说得我好心疼，这种事情上就不要深究

了吧。我呢，曾经拜过森鸥外①为师，知道吗？那篇小说里年轻的主人公就是我。”

听到这我感到很意外，我在很早以前也读过这本小说，里面的浪漫主义色彩紧紧地吸引了我，久久不能散去。然而我还不知道书中的那位风流倜傥的主人公居然还有这么一位原型。大概因为是老人脑子里想出来的青年，所以才潇洒得有些过头了吧。真实的原型是一位疑心重、工于心计而且郁郁寡欢的青年。这位让我有些不满的像水莲花一般的人，难道真是青扇吗？我内心虽然有些兴奋，但是马上又镇定起来。

“是吗？我还第一次听说呢，不过这么说可能有些失礼，主角应该是一位更加落落大方的公子哥儿才对。”

“这样说就太过分了。”青扇静静地拿过我的端得有些发麻的红茶杯子，和他的杯子一起放到沙发底下，“那个时候确实是你说的那样，但是现在已经变成我这样子了，况且原型又不止我一个人。”

① 日本文学家，著有《舞姬》《雁》等。

我又看了看青扇。

“那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对吧？”

“不是这样的，”青扇用怀疑的眼光注视着我，“要不我好好说说我的故事？”

我的内心又涌起了一阵怜悯之心。

“哎，看来今天我还是先回去了吧，请您好好工作！”我走出他的家门，扔下了这句话。路上我还是不得不祈祷青扇成功，这是由于他关于青年的一席话已经渗透到我的心里了，并且让我开始感到惴惴不安起来。加之，我还是希望这次新婚能够给他带来幸福。思量再三，虽然这次也没有拿到房租，但是对我而言，生活并不会因此陷入困境，最多只是零花钱用着不爽罢了。不过为了那个不得志的老青年，我只有忍下去了。

我这人有个弱点就是很容易被艺术家所吸引。特别是这个男人正为世间舆论所不容之时，更是使我怦然心动。倘若真是如他所说的一样，现在还是含苞待放的花蕾的话，那么就不能让他因为房租的事情分心。因此目前这件事先暂且不提为妙，等他出了名以后再说吧。想到这里，不禁脱口而出：彼

身非复旧时身。（He is not what he was.）心里也为之感到高兴。

念中学的时候，在英语语法书里面见到这句话，让我感动不已。这句话也是我在经历了五年教育之后，唯一至今难忘的至理名言。每次拜访青扇家，都会让我有些新的惊奇和感慨，而他又恰恰使我想起了这本语法书里的例句，于是我开始对青扇有了新的期待。

但是，我非常犹豫要不要告诉他我的想法。这大概就是房东的本性吧，心想或许明天青扇就会把所有还没有缴清的房租全部返还。因此就在这种默默的期盼下，最终还是没有到他那里说别付房租之类的话。我认为这可能还会激励他奋进，换句话说，像现在这样对两方面都有好处。

过完了七月，我又一次去拜访青扇，心里不知道这次会有些什么好结果，或者有些什么新的进展。结果到了一看，让我非常茫然，因为没有看到什么新的变化。

那天，我从庭院绕到六叠房的回廊，只见他穿条裤衩盘腿坐在那里，两腿间放着一个大茶杯，用

一根像芋头一样的短棒拼命地搅来搅去，我问他在干什么。

“哎呀，在泡抹茶呢，你看，我还在搅，天气这么热，就喝这个最好了。怎么样？来一杯？”

我注意到他讲话的方式有些变化了，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因为我得先喝了这杯茶。青扇将茶杯硬塞给我，接着又坐在我旁边，把脱下的有方格子的时髦单衣迅速穿了起来。我在走廊上坐下，无奈地品了品茶。刚一入口就有一种很舒服的苦味道，确实味道不错。

“怎么样了？你过得还蛮滋润的呢，感觉喝这茶很优雅。”

“也不是哪，这茶是因为味道不错才喝的。我正为写‘事实’而头痛不已呢。”

“哎？”

“还在写。”他扎起腰带，朝壁龛那边走去。

壁龛放的石膏像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放了一个有牡丹花纹的袋子，里面好像装的是三弦琴。青扇到壁龛的角落一个竹制的书箱处翻了起来，然后拿了几张折起来的小纸片过来。

“我想写这类东西，所以收集了一些资料。”

我放下茶杯，收下了这两三张纸。这是妇女杂志上剪下来的，标题印着《四季的候鸟》。

“怎样？这些照片不错吧？候鸟在海上由于浓雾而迷失方向，结果还是一直朝着一个方向飞翔，最后撞上灯塔而死去。照片上的就是它们成千上万的尸体。候鸟实在是一种悲哀的鸟，旅行就是它们生活的全部，因为它们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待太久，这就是它们的宿命。而我呢，就想对此做连续的描写。我是一只年轻的候鸟，从东到西，又由西往东在不断重复着旅程，最后在彷徨的过程中逐渐老去。朋友们一个一个死去，有被枪打下来的，有被巨浪吞噬的，有饿死的，有病死的，但是它们从来没有感受过鸟巢中的温暖，真是可悲。你应该听过一首歌叫《岸边海鸥闻潮音》，以前也给你讲过‘名人病’的事，比起杀人啦开飞机啦，还有更为轻松有趣的方法呢。而且流芳百世，那就是写出一本杰作来，就是这么回事。”

我从他那滔滔不绝的声音里，又再次嗅到了他准备遮羞的意图。果不其然，正在说话的时候，有

个脸色苍白、扎着日式发髻的少女偷偷朝着这边窥视，她长得很瘦，不是上次那个少女，又是个陌生人。

“既然这样，那么你就好好写那本杰作吧。”

“要回去了吗？再喝杯抹茶吧。”

“不用了。”

回家途中我又烦恼起来，老是这样下去的话，肯定会酿成一场大灾难。世界上真有这种荒唐事？我现在已经越过了想痛骂他一顿的心情了，转而渐渐厌倦起来。不觉间我想起了候鸟的故事，猛然感到我跟他是那么的相似。并不是在某个具体的地方，而是有着某种相同的气质。一想起我们都是候鸟，我就不安起来。究竟是他影响了我还是我影响了他？不管哪一种说起来都是一件悲剧。无论哪方，总是在不知不觉间侵蚀着对方的内心对吧？我期待着他脱胎换骨时再去拜访他，这点被他看穿了，从而激励着他必须为变化而不懈努力不是吗？越想越觉得他和我心有戚戚焉，这更加速了我对他的回应。

青扇现在大概在写着那篇杰作吧！我开始对他的小说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时候去了趟花店，让老

板在青扇的玄关旁边种起了南天竹。

八月时，我在房总附近的海岸边大约住了两个月，一直到九月底为止。回来当天的下午，我迫不及待地带着一些鲽鱼干之类的土产去拜访青扇。这次不仅想跟他保持和睦关系，而且这次我非常用心，想加深这层关系。

我刚进庭院，青扇就笑嘻嘻地出来迎接我。他的头发已经剪短了，比以前看上去更加年轻了，不过脸色有些不太好。他穿着藏青色碎白花纹的单衣，我也很想念他那消瘦的肩膀，走进了屋。房屋中间放着矮脚餐桌，桌上放有大约有一打啤酒和两个杯子。

"真是不可思议。我确实感到今天你会来，哎呀，真的不可思议。所以一大早就张罗起来，恭候大驾，不可思议哪，好啦，请先坐下。"

一会儿我们就开始优哉游哉地喝起了了啤酒。

"怎么样？大作完成了？"

"那个不行了，百日红上面的蝉子从早到晚叫个不停，烦得要死。"

我不禁笑出声来。

“这是真的呀。实在没办法，才去把头发剪得这么短，烦心的事还真是不少。不过，今天你能来简直太好了！”他故意搞怪地撅起黑黑的嘴唇，将杯中之酒一饮而尽。

“你一直都留在这里的吗？”我将嘴边的酒杯放下。杯子里浮着一只蚊子一样的小虫，在泡沫里挣扎不停。

“嗯。”青扇两手支着桌子，将杯子举得眼睛一样高，茫然凝视涨起来的泡沫，认真地说，“又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啊，我买了些土特产。”

“感激不尽。”

他似乎还在想什么，没有看我带的鱼干而是一直盯着自己的杯子发呆，眼神发直，好像是已经喝醉了。我用小指尖把泡沫上的小虫挑起来以后，一声不响地把酒喝个干净。

“有句话说得好：贫则贪。”他在那里唠叨个不停，“说得太对了，有了钱的话，清贫算什么东西！”

“怎么了？有什么操心事吗？”

我岔开腿，故意把目光移向庭院，心想真没法

子操心他的琐事。

“百日红还开着花吧？真是令人讨厌的花，都已经开了三个月了，想让它凋谢都谢不了，一点儿都不通人情。”

我假装没有听见，拿起桌上的团扇，开始扇了起来。

“听着，我又成了一个人了。”

我转过头，他自己倒着啤酒，独自喝着闷酒。

“我早就想问你了，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有了外遇？”

“不是，是所有人都跑掉了，真是没办法。”

“是不是被你骂跑的？你大概说错什么话了吧？这样说很不礼貌，不过你不是一直靠着女人的钱活着的吗？”

“那全是假话。”他从桌子下面的香烟盒子里夹起一根烟，冷静地抽了起来，“真实情况是老家寄钱给我的，不过我常常换老婆倒是真的。瞧，从衣架到梳妆台，全都是我的家具，老婆从来是孑然一身地住到我这，像这样她们随时都可以离去，而不用担心从我这拿什么东西走。这可是我的发明哟。”

“笨蛋！”我觉得有些悲哀，又喝下一大口酒来。

“如果有钱的话就好了，我现在很想有钱，因为我的身体已经腐烂了，好想让五六丈的瀑布将我冲刷干净。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放开来和你这种好人交上朋友了。”

“不用在意那些事情。”

虽说我已经根本不奢望从他那里拿到房租了，但这事却没说得出来。因为他抽的是“希望”牌香烟，我想他不是没有钱。

青扇发现我的视线停在他的烟上面，立刻全都明白了。

“‘希望’这个牌子还不错，烟味既不太甜也不太辣，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所以我很喜欢。首先名字就起得不错，对不对？”他自己辩解了一番，然后又换了个语气说，“我已经开始动手写小说了，才写了十页，接着就写不下去了。”他指尖夹着烟，揩了揩鼻翼上冒出的油，“主要是因为写东西必须要有刺激，所以我拼命地存钱，等到有了十二三元了的时候，跑到咖啡厅去，好好挥霍一番，这样就可以用悔恨之情来刺激自己写作了。”

“结果写出来了吗?”

“还是不行。”

我笑了出来，他也笑了起来，把烟扔到了院子里。

“小说真是个无聊的东西，无论写得多么精彩，百年之前早有更加优秀的作品摆在那儿了，更新更时髦的作品其实百年之前就有人写过了，现在最多不过是拾人牙慧罢了。”

“怎么可能！我觉得后面的人才越写越好。”

“不知道你从哪儿来的自信？不要妄下结论，你怎么能确定是这样的？好的作家都有自己的独特个性对吧，因为他要创造一种清高的气氛，可是候鸟就无法做到。”

天渐渐黑了起来，青扇不停地扇着扇子驱赶小腿上的蚊子，因为旁边就是草丛，所以蚊子非常多。

“但是有人说没有性格才是天才的特质呢！”

我试探着这样说道，虽然他不高兴地撅起了嘴，但是还是轻轻笑了起来。我发现这点后顿时酒就醒了。果然如此！肯定是照我学的，以前我跟他最早的那位太太讲过天才的荒唐事，青扇也一定听过，

刚才我那句话不过是想暗示他继续努力不要放弃。迄今为止，青扇这种异于常人的生活态度，完全有悖于我装成若无其事说话时对他的期望。这个男人竟然下意识地向我示弱起来，莫非下一步就是准备对我溜须拍马了吗？

“你又不是小孩子了，做傻事也得有个分寸对吧？我也不能让这间房子闲置起来，地租从上个月起涨了一些，而且税、保险费和修缮费用也都是一笔大开支。不断给别人造成麻烦却又装成毫不在乎的样子，这种世上难得一见的无赖汉，难道不是和要饭的一个样吗？要想耍赖的话，我们就到此为止吧。”我说完就站了起来。

“啊，今天晚上好像要吹笛子了。”他低声说着，把我送到了走廊边。

我走到庭院前边的时候，因为太暗了，结果没找到木屐。

“房东先生，停电了。”

好不容易找到了木屐，穿上后偷偷瞥了他一眼。青扇站在走廊前，茫然地望着清澈夜空下灯火通明的新宿。我想起来了，刚开始对他就有一种似曾相

识的感觉，此时终于想起来了。他长得不是像普希金，而是我以前的房客，啤酒师傅家那位满头短短银发的婆婆。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个月之间我都没有再去青扇那里，当然他更不可能到我这来，只有有一次在澡堂碰到过他。

那时将近晚上十二点了，澡堂都要关门了，他全身赤裸，疲倦地坐在更衣室的榻榻米上剪着脚指甲。似乎才从热水中起来不久，消瘦的肩膀上还冒着热乎乎的蒸汽，他看到我并没有太吃惊："据说在晚上剪趾甲的时候就会有人死掉，这个澡堂里不知谁又去世了。房东先生，最近我的趾甲和头发长得很快。"

他笑嘻嘻地边说边把趾甲剪得咔嚓咔嚓的，剪完之后突然慌慌张张地穿起了衣服，也没有看镜子就迅速地溜回家。我感到这个人真是太无耻了，而且心中更加瞧不起这人。

今年正月，我要到附近去拜年，顺便走到青扇那里瞧瞧。刚刚开门的时候，冷不防一只黄褐色瘦长的狗对我狂吠不已，真是吓了我一跳。他穿着鸡

蛋黄色的儿童样式的套装，戴着个睡帽，好像返老还童了一样，按住狗脑袋说："这只狗是年底时迷了路跑来的，我喂了它两三天，结果就对我非常忠心，见到陌生人就乱叫，过段时间我就准备带它到别处去，然后扔掉。"他迎面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大概又出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吧，他忙着制止那条狗，我没有管他，转身就走。不过青扇从后面追了上来。

"房东先生，大过年的说这种话真是难以启齿，我这人真是快疯掉了，家里客厅跑了好多小蜘蛛出来真是让我头痛不已。前几天，我这人闲着无聊时想把弯弯的火钳弄直，结果就用它在火盆边上敲呀敲。内人叫住了我，然后她放下手中洗的东西跑到了我房里来，诧异地望着我说她以为我发疯了。搞得我反而吓了一跳，对了，你有钱吗？……算了，没什么。这两天简直郁闷得要死，过年家里也没有特意张罗什么，你特意过来一趟，真是抱歉得很哪，没能好好招待。"

"又有了新老婆吗？"我尽可能用不爽的语气说。

"嗯。"他居然像小孩子一样害羞起来。

估计又和一些神经兮兮的女人同居了吧。

不久在二月初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一天深夜，有一位不速之客来找我。我出门一看，原来是青扇的第一个妻子，围着黑毛围巾，身穿粗糙的碎白花纹的外套。原本白净的脸颊显得更加苍白，她说想跟我说些话，一起到外面走走。我连风衣都没有披，就和她一起出去了，正值霜降时节，冷冷的夜空里挂着一轮满月，轮廓清晰可见，我们一直就这样默默地走着。

“去年年底，我又回来过。”她愤愤地望着前方说。

“这……”我不想再讲些别的事了。

“是我忘不了他。”她坦诚地低声嘟囔着。

我缄默不语，我们缓缓地朝着杉树林子里走去。

“木下先生现在怎么样了？”

“还是老样子，真是很对不起。”她戴着蓝色毛线手套，两手放在了膝盖上面。

“真是伤脑筋，最近才跟他吵了架，他现在究竟在干些什么呢？”

“他简直不行了，就像疯了一样。”

我微微一笑，又回想起弯弯火钳那件事。这样

说起来，他说的那位神经过敏的老婆不就是眼前这位吗？

“不过他好像在想什么问题。”我想先反驳一下。

她吃吃笑着回答说：“嗯，他想先当上华族①，再成为有钱人。”

我突然感到一阵寒意，加快了步伐。每走一步，被霜冻裂的土地不时传来一阵让人不寒而栗的响声，听上去仿佛和鹌鹑或是猫头鹰之类的低鸣一样。

“呀，”我故意笑了起来，“除了这种事外，难道他就没有想过要去工作吗？”

“这人真是懒到骨子里去了。”她回答得斩钉截铁。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抱歉地问一句，这个人究竟多大？他说他是四十二岁对吗？”

“这个呀……”这次她没有笑了，“估计还不到三十岁，还相当年轻。因为一直都在变化，所以具体多少岁我也不清楚。”

“他究竟有什么打算呢？好像又没有在读书，他

① 有爵位的知名人士。

也会读书吗?"

"哪里，不过是翻翻新闻而已，而且只对三种新闻感兴趣，碰到了才会好好去读。特别是政治方面的新闻，每次不知道他要读多少遍。"

我们走到了空地上，地上霜白如洗，由于月光之故，石块、竹叶、木桩甚至连垃圾都隐隐泛着白光。

"好像他也没有什么朋友。"

"是啊，因为对大家做了些不好的事情，好像都没怎么来往了。"

"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一来想到了钱。

"都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不过肯定是他的不对，他这人连好坏都分不清。"

"原来如此，说得太对了，善恶颠倒。"

"也不是这样的，"她将下巴在围巾里埋得更深了，摇了摇头，"如果真是善恶倒置那倒好了。但是这个人却是乱搞一气，所以总是让我不安，结果最后我还是跑掉了，而这人还自认为是对我好。对了，听说在我后面又来了两个人?"

"嗯。"我其实没怎么听她讲话。

“就像季节变化一样快，他该不会是在仿效某类人吧？”

“嗯？”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我是说仿效。这人哪有什么主见！全是受女人的影响。跟文学少女谈文学，跟商人在一起就装自己很时髦。我对这人算是看透了。”

“不会吧，听上去感觉跟契诃夫一样。”

我说完就笑起来了，不过心中却感慨万分。如果现在青扇先生在的话，还是想抱抱他那瘦弱肩膀的。

“这么说起来，现在木下这种懒入骨髓的样子，难道是从你那学到的？”说完后我走起路来晃悠悠的。

“是呀，我就是喜欢这种男人，要是能再早些认识就好了。但是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作为报应，他已经不再信任我了。”她微笑着坦露心迹。

我踢开了脚下的土块，抬头一看，在灌木丛下面静静地站着一个男人。身上穿着和式棉袍，头发又留得和以前一样长。我们同时认出了他的身影，我松开了手，走开了。

“我是来接你的。”

青扇虽然说得很小声，但周围非常安静，结果听上去却显得大得刺耳。他似乎嫌月光有些晃眼睛，于是皱紧眉头惴惴不安地望着我们。

我说了声晚安。

“晚安，房东。”他和蔼地说道。

我朝他走了过去问道：“你在做些什么？”

“你别管我了，除了这好像就没有什么别的话了。”这次却一反常态，回答得凶巴巴的，然后又像往常那样用耍无赖的口吻说道，“我最近都在看手相，你看，我手上都能看到太阳线了，瞧，对吧？这预示着我要转运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举起左手，在月光下如痴如醉地欣赏着掌心的太阳线。

转运算什么东西！从那以后我就没有再和青扇见面了，发疯也好，自杀也好，让他自己随意好了。我这一年以来，也饱受他的骚扰，内心的宁静已被他打乱。虽说靠着祖上遗产荫庇而过着安稳的日子，但却不太富裕，因此还是受到了影响。如今回想起来，生活非常无趣而且还更加令人沉闷。说到底这

件事不过是在凡夫俗子身上灌注自己的希望，然后生活在想象之中罢了。难道这世上竟然真的就没有什么黑马吗？也没有什么麒麟儿吗？我已经完全不敢奢望这种事情了。还是一往如旧的他，也只是随着日复一日的潮流变化，不断改变身上的保护色而已。

哎，你瞧，青扇正在散步呢，就在那片风筝漫天的空地上，他身上穿的是横杠条纹棉衣，正慢悠悠地漫步。你为什么一直笑个不停呢？这样呀，你说我跟他很像？——好，那我问你，那个有时抬头望着天空，有时摇晃着肩膀，有时又低头沉思，有时又扯下树叶，悠闲踱步的他，和在你面前的我，究竟有哪一点差别？



阴火
へ
传奇小说
いんか

仙术太郎

古时候，津轻地区的神梛木村有一位名叫锹形物助的村长。他直到四十九岁才有儿子，取名为太郎。刚出生时，就打了个长长的哈欠。物助对那个大哈欠十分担心，觉得在众多前来祝贺的亲朋面前有些脸上无光。

物助的担心开始逐一应验了。太郎并不会主动去寻找母亲的乳房，只是躺在母亲怀中，一直懒懒地张着嘴，等着乳房来碰他的口。就算给他折纸老虎玩，他也决不会去拨弄它，只是百无聊赖地看着慢慢晃动的虎头。早上一睁开眼从不急着爬下床，而是又闭上眼睛，佯装还没醒来再躺上两个小时。因为他很讨厌那种漫无目的的乱动。

三岁时，发生了一件让人震惊的事。因为这事，

锹形太郎闻名全村。这虽不是什么能上报纸的事件，却很真实，这就是太郎到处乱逛事件。

这件事发生在初春。晚上，太郎一声不响地滚离母亲怀抱，掉到地上，接着又滚了出去。一到户外，他就直挺挺地站了起来。

物助和孩子的娘完全不知道这件事，还在继续睡觉。

满月立刻浮现在太郎的头顶上。月亮轮廓有点朦胧不清。身上穿着有鲤鱼团的汗衫，外加有慈姑①图案的小棉袄，太郎赤足踩在村里满是马粪的碎石路上，一路东行。他睡意尚浓地半闭着双眼，一边小喘着气，一边走着。

第二天早上，全村一阵骚动。因为三岁的太郎被发现睡在离村子足有一里远的汤流山苹果园的正中间，但却一点事都没有。

汤流山像一块半融的冰块，有三个坡度不大的小山峰。西边坡度平缓，像流水般绵延倾斜，高约百米。

① 一种植物，叶箭形。

太郎为何能跑到如此的深山之中，原因还不得而知。

发现他的一位摘蕨菜的少女，她用提篮把太郎摇摇晃晃地带回村里。偷偷看到过提篮的村民们全都赞同说，他是一只眉头紧锁，眉间皱纹黑得发亮的天狗。

物助看见自己的儿子平安无事，激动地不住说道："这个……这个……"既没说伤脑筋了，也没说太好了之类的。孩子他妈就不会如此慌张失措了，她抱起太郎，紧接着在采蕨菜少女的提篮中，放入一匹手巾布，然后端出大澡盆放到地上，倒进满满的热水，静静地替太郎擦洗起身体来。太郎的身体却一点也没有弄脏，依然白胖胖的。

物助一直在澡盆的四周快速地来回踱步，结果被澡盆绊倒了，盆中的热水到处四溅，被孩子的娘骂了一顿。然而物助还是不肯离开澡盆，越过妻子的肩膀，悄悄地瞥了瞥太郎，不停地说道：太郎，看到什么啦？太郎，看到什么啦？

太郎打了无数个哈欠之后，咿咿呀呀大声叫了起来。

物助到晚上上床之后，终于了解太郎牙牙之语的意思。太郎的意思是人民的炉灶兴旺。这可真是个大发现！物助本来想躺着拍拍自己的膝盖，结果由于厚重的棉被妨碍，打到了肚脐附近，觉得有些痛。

物助暗忖：村长的儿子总会继承村长一职，太郎才三岁就已经开始担心百姓温饱，真得感谢神明，这孩子一定是在汤流山顶俯瞰过神挪木村早晨的景色。此时家家户户升起的袅袅炊烟，很远都能看到，非常热闹。这种菩萨心肠，真是让人敬佩。莫非他是上天所恩赐，看来得要好好珍惜才行。

物助悄悄起身，小心翼翼地将独自睡在一边的太郎盖好棉被，然后又胡乱地给床那头的妻子盖上棉被，她睡相很差。物助故意狠狠转过脸去，避免看到她的睡相，然后低声道：这可是生下太郎的亲娘哪，也得好好爱惜。

太郎的预言言中了。那年春天，村中的每一处苹果园，全都开出超大的粉红花朵，香味甚至传到十里之外的镇上去。而到秋天，还有更好的事情发生。苹果果实和手球一般大小，红得和珊瑚一样，

像梧桐果般结满树枝。摘下一颗来尝一尝，刚咬开汁水就多得快溢出来，嚼起来会发出清脆的响声，并且迸出冰凉的果汁，喷得整个脸都湿透了。

翌年元旦，又发生更值得庆贺的事，上千只白鹤由东边天空飞到村中，村民们都议论纷纷，啧啧称奇。这些白鹤在元旦的蓝天中悠闲地绕行飞翔，不久又朝西边飞走了。那年秋天，稻穗也结得又多又饱满，一点都不输给前一年的苹果。

村子开始富裕起来，物助更加确信太郎的预言能力，不过，他并没有向村中的人们吹嘘这件事。大概不想被别人嘲笑成自吹自擂的父母吧！他之所以这样低调，又或许是因为想要乘机大捞一笔吧！

幼年时期的神童，经过两三年之后，终于也陷入了邪道。不知从何时开始，村民们替他冠上懒虫的称号，物助也对此无可奈何。

太郎长到六七岁时，从来不和村里别的小孩一样，去原野农田，或是到河边玩。而在夏天，他就托着下巴，凭窗眺望外面的景色，冬天则坐在炉火旁，盯着燃烧中的柴火发呆。

他喜欢猜谜语。某个冬天的夜晚，太郎很没规

矩地胡乱躺在炉火旁，眯着眼睛仰望着一旁的物助的脸，漫不经心地说了一个谜语。什么东西放进水中也不会弄湿？物助若有所思地晃了晃脑袋，想了一下回答说不知道。

太郎无精打采地轻轻闭上眼睛说：是影子！

物助开始逐渐讨厌起太郎来，这个答案未免也太无聊了，太郎的脑子一定有问题。正如村中人们所说的，他果然不过是一个懒虫而已。

太郎十岁的那年秋天，村里受到洪水袭击。神梛木河缓缓流经村庄北端，约莫三间宽，在连续下了一个月的雨之后，河流开始怒吼了。源头的浊水飞奔而下，六条支流汇集起来，导致水位上涨，滚滚洪流沿途肆虐。大大小小的旋涡卷走了上百株树木，连河岸旁巨大的栎树、枞树以及白杨树都被连根拔起，随波逐流，向下流在山麓里的水潭里，汇集了起来。接着这些树木堆又一举撞上村里的桥，毫不留情地将它打得粉碎。河堤也被冲毁了，整个村庄变成一片汪洋，家家户户的地基全都被撞散，猪兀自在水中游着，刚刚收割好的一万多石稻谷也全被泡在水里。接着，终于在第五天后，雨才停。

到了第十天，水也终于开始消退，第二十天，神椰木河又恢复了原有的三间宽，缓缓流过村庄北端。

村民们每晚都轮流在各个家中，聚集起来讨论如何善后。讨论最后达成了共识："我们都不想饿死！"

这个结论后来成了每一次讨论的出发点。村民们在第二天夜里又不得不再讨论一次，仍然是得出"不想饿死"的结论后散会。第三天晚上，又聚在一起讨论，结果还是这样，会开来开去根本没什么效果，村中开始暴动起来，有人还组成了义民队。

有一天，十岁的太郎对双手抱头叹气的父亲物助发表他的看法："我觉得解决办法很简单。只要去城里直接向殿下大人求援就好了。我去就行了！"

物助高兴地喊了起来："哎呀！"接着又立刻发现这样未免太草率，又将已放开的双手再度枕在脑后，皱起眉头，"你是小孩子，所以才会想得这么简单，大人可不这么认为。直接请愿，搞不好的话是会要人命的。你这是在胡闹！不行不行。"

当天晚上，太郎双手揣在怀里，信步走向外面，很快就到了城里。这事情谁都没发现，直接请愿成功了，因为太郎的运气实在太好了，不但没有被砍

头，甚至还受到赞扬。还有当时的殿下大人根本就忘了律法规定，也是原因之一吧！

村中因而得以逃过灭绝的命运，从第二年又再度富裕起来。

村民们在接下来的两三年内都不断称赞太郎，两三年之后，便全然忘了还有这回事。“村长家的傻瓜大人”成了太郎的绰号。他几乎每天都待在书库里，一本接一本地阅读物助的藏书。有时会发现一些猥亵的连环画，不过他都心平气和地看着。

不久，他发现了有关仙术的书。他读得入了迷，总是沉迷于那些纵横交错的符号之中，在书库中大约修行了一年，终于学会了如何化成鼠、老鹰、蛇的法术。他变成老鼠，在书库里四处乱窜，还不时停下来吱吱叫两声。他变成老鹰，从书库的窗户展翅高飞，尽情地在广袤的天空中自由翱翔。他变成蛇，钻进书库的地板下面，一边避开蜘蛛的巢穴，一边用腹部的鳞片拨开阴暗处冰冷的草堆，往前而行。过了一段时间，竟然还学会了变螳螂的法术，但却只能变出外形而已，也没有什么别的好玩的花样了。

物助早已对自己的小孩绝望了，但他仍不服输

地告诉孩子的娘：喂，实在太了不起了！太郎十六岁就谈恋爱了。

对方是隔壁油匠的女儿，她的笛子吹得很好听。太郎很喜欢在书库里变成老鼠或蛇的模样，这样才能更好地听她吹笛子。真是可悲！好想博得那个女孩的芳心！好想成为津轻最迷人的男子！于是太郎开始用自己的仙术，喃喃念道：变成迷人的男人，变成最迷人的男人。

到了第十天，这个心愿达成了。

太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窥探镜中的自己，吓了一大跳。苍白的脸已经毫无血色，下巴又宽又大，肌肤又白又嫩，眼睛又细又长，还垂下了胡须，那是一张天平时代①的佛像脸，甚至连大腿间的尤物也变得又老又松。

太郎变得很沮丧，因为仙术书籍太古老了，还是天平时代的书。变成这种模样，没什么用处，再重来一次吧！想施起法术变回原来的形状，但失败了。因一己私欲而施法时，最后法力就会紧紧地附

---

① 奈良时代晚期，文化艺术繁荣。

在身上，无法除去。

太郎徒劳无功地努力了三四天，直到第五天才断了念头。反正这张充满古风的脸，一定不会讨女人喜欢，不过在世上可能也会有怪癖之人吧！失去仙术的太郎，以那张有宽下巴长胡须的脸，走出书库。

他对吓得目瞪口呆的双亲，一五一十地解释了起来，终于取得他们的谅解，父母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但太郎想起自己那副可怜相，还是不可能待在村里了，于是在纸上写下“外出旅行”后，当晚就悄悄离家出走。

天空出现满月，月亮轮廓有点朦胧不清，但这次不是因为天气，而是他眼睛的关系。他一边摇摇晃晃地走着，一边在思考究竟怎样才算得上美男子。从前的好男人为何到了现在，就会变成了傻瓜？应该不是这样才对吧，为什么像这样就不行了？这个谜变得越来越难理解。他穿过邻村的森林，千辛万苦地走到城里，又穿过了津轻地区国界，仍然无法揭开这个谜底。

附带提一句，据说太郎的仙术的奥义就在于，他

双手插在怀中，凭靠在柱子或墙边，茫然矗立。口中不断低声重复几十上百遍的“无趣，无趣……”，最后就进入了无我的境地之中。

打架次郎兵卫

从前在东海道三岛的旅社，有一个叫鹿间屋逸平的男子。从曾祖父开始他家就以酿酒为生。有人说，酒是酿造者的影子。鹿间屋酿的酒清冽而微辣，取名“水车”。

鹿间屋有十四个孩子，男孩六人，女孩八人。老大不谙世事，他按照鹿间屋的意思，以经商为生。这人没什么自信，即使经常对父亲有意见要表达，往往话说到一半就信心全无。他心想这是对的，却说：“这全是失误，肯定是出错了，父亲您认为呢？总感觉是有什么不对劲。”一边艰难地表达着意见，但又一边打消自己的想法。逸平则简单地回答：不对。

但是老二次郎兵卫却有点不同。在他的气质中没有政治家那种声泪俱下的虚伪，而给人一种直来直往的感觉。因此旅社的人们都称他是无赖汉。次

郎兵卫不喜欢商人脾性，认为世界不是算盘的天下。他认为没有价格的东西也有它本身的价值。

他整天饮酒度日，但是他从不喝自家酿的酒，因为他见到过家里为贪图不当的利益的所作所为。一旦不小心喝了，也想尽办法用手抠喉咙，直到酒被呕吐出来。平日里次郎兵卫都在三岛的街上闲逛，作为父亲的逸平也没有加以限制，因为他相信次郎兵卫是个头脑清楚的男孩。

逸平认为一群小孩中有一个傻瓜反而更加活泼些。并且，他本是打算让儿子继承三岛消防队头领一职，所以得要慢慢提升他的名誉；但又看到次郎兵卫越来越粗暴放纵，估计他当消防队头领的话难以服众，因此也就对次郎兵卫不闻不问了。

次郎兵卫二十二岁夏天的时候，决心成为武功高手，原因是这样的。

三岛大社每年八月十五都有个祭祀活动，旅社的人们，还包括沼津的渔村、伊豆的山里来的数以万计的人，都会腰间别着团扇，朝大社聚集而来。祭祀的当天必定会下雨，从很久以前就一直是这样。三岛人总爱出风头，雨中也挥着团扇，即使全身湿

透，也会强忍着寒冷，观看舞蹈队、花车走过以及放烟花等各项活动。

次郎兵卫二十二岁那年的祭祀，居然放晴了。蓝天上一只老鹰鸣叫着来回盘旋，参拜的人们拜完了大社后又拜起了天空和老鹰。白天稍晚些的时候，突然厚厚的黑云从东北天空的角落涌出，好几次把三岛遮盖得暗无天日。风里夹杂着厚重的水汽，在大地上呼啸。大颗大颗的雨滴从天而降，终于最后老天爷忍受不了这前兆，狠下了心，演变成了瓢泼大雨。

次郎兵卫在大社大鸟居前面的酒店一边饮酒，一边看着外面的大雨和走过的女子。这时他突然站起身来，发现一个熟人在他眼前：原来是住在他家对面的教书匠女儿。她穿着印着红色花朵图案的和服，似乎有些笨拙，正边走边跑。次郎“啪”地掀起了帘布，冲出去喊道：“我去给你拿伞！和服湿了的话会很麻烦的。”

女孩子停了下来，慢慢地转过那纤细的粉颈，看到次郎兵卫的模样后，白嫩的双颊泛起了红晕。“你稍等一下。”次郎兵卫抛下这句话，又立刻跑回

酒店，大声吆喝着向老板借了一把伞。

——你是教书匠的女儿，不管你爹娘也好，还是你也好，都认为我是一个没出息的无赖汉，这点绝不会错。但这又怎样呢？要说我是一个坏人，可我也会借伞给你，是个愿意为你排忧解难的男子汉。想到这，觉得自己真是活该！

等他再次掀开帘子出去的时候，女孩已经不在了，只剩下越来越大的雨以及推搡奔跑的人流而已。“哟，哟……”酒店里传来了六七个无赖汉的嘲笑声。

次郎兵卫一边举着伞，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哎呀，真想成为武功高手啊。人啊，在这种窘境的时候，总是有理也说不清啊。最好是这样：人碰我我就砍人，马踹我我就砍马。从那天开始以后的三年时间里，次郎兵卫开始潜心研究武功奥义。

打架靠的是胆力。次郎兵卫借酒提升胆力，他的酒量越来越好，而眼睛却渐渐变成像死鱼眼珠一样冷漠，额头上横着长出了三根油亮的皱纹，最后形成了一副凶巴巴的面貌。次郎兵卫手持烟袋，手背在背后踱步。抽完一袋烟后，越发感觉自己胆力

过人了。

接下来是要说的话了。内心好像不知道要说啥，但在打架之前，总是得要放一些狠话的。次郎兵卫在台词的选择上也颇费了一番心思。徒有其表的话语并不能产生真实感，因此他选择了一些脱离于表层的句子。例如：“你小子，有没有搞错？别开玩笑了。你的鼻尖要是肿得发紫的话，看起来一定会很奇怪！要想恢复的话也得等个百天以上哦。知道你哪儿错了吧？”

为了能随时流畅地说出来，每天上床后他都要背诵三十遍。并且，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还得练习歪嘴、必要时带着镇定眼神的微笑等，这些练习他都从不懈怠。

这样就准备完毕了。终于要到去练武功了。次郎兵卫不喜欢携带武器，因为靠武器取胜的不是男子汉，不是凭双手得来的胜利无法净化心灵。要出招得首先从握拳的方法开始研究。大拇指伸外面的话，有可能会扭伤。次郎兵卫研究了一大堆，得出的结论是：把大拇指藏在拳头中间，其他的四根指头在其第一关节的背部紧紧并拢。这样似乎形成了

一个石头般结实的拳头。用排成一排的第一关节背部打在自己的膝盖上，拳头并不痛，倒是膝盖骨像是快要跳起来了。这真是个大发现！

接下来次郎兵卫开始计划让第一关节处的皮肤变得更厚更硬。早上一起床就用他新开发的拳头打了枕边的烟灰缸，走在街上沿途捶打土墙或木板墙，打酒店的桌子，打家里的炉子。修行这个技术花了一年。一年后烟灰缸被打得稀巴烂，土墙木墙也出现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坑洞，酒店的桌子也有了裂缝，家中炉子也凸凹不平。

次郎兵卫终于对自己拳头的坚固程度满怀自信了。此次修行期间，次郎兵卫还发现，在出拳时候也是有诀窍的：比起横向大范围攻击，从腋下向上，像活塞一样突然垂直进出的打击方法，效果可以提高三倍。垂直挥出的途中若将手腕向内侧转半圈的话，更能获得四倍左右的效力，手腕就像螺旋一般穿进对手的身体。

接下来的一年，就在家乡后方国分寺中的松树林中修行。打击被做成人形的五尺四五寸高的枯树根。次郎兵卫尝试打遍了身体的每个角落，发现眉

间和胸口处最痛。另外，考虑了一下自古以来被称为男性要害的部位，但又感觉这是下流的做法，不符合有骨气的男子汉作为。如果那里被击中，连着的小腿都非常疼痛，而且可能用脚踢比较合适。虽然都知道这些，但是在打架时使用脚也被次郎兵卫列为卑劣行径，而且又有暗中偷袭的嫌疑，这样比较理亏。

因此他决定专以眉间和胸口为目标。他在枯树根上大约和眉间、胸口差不多高的部位各用小刀刻了三角的印记，每天只顾着打。“你小子，有没有搞错？别开玩笑了。你的鼻尖要是肿得发紫的话，看起来一定会很奇怪！要想恢复的话也得等个百天以上哦。知道你哪儿错了吧？”一边说着这些狠话，右拳打眉间，左手打胸口。

修行了一年后，枯木上标记三角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碗深的圆洞。次郎想，现在我是百发百中了，但是还远远不能让我安心。对方不会像树桩一样一直一动不动，他们可是会动的人啊。次郎兵卫注意到：三岛街上的拐角处几乎都有水车。数十条由富士山积雪融化汇集而成水量充沛的小河，流经三岛

每家每户的地基底下以及庭院之中；长满青苔的水车在这小河里慢慢转动。

次郎兵卫晚上喝了酒以后，决心要征战其中的一辆水车。来回往复转动着的水车有十六枚叶片，他一个一个地打。开始的时候由于瞄准困难，基本打不到，渐渐地到后来，三岛街上出现被迫停工的水车越来越多，它们大都耷拉着被打坏的叶片。

次郎兵卫经常去河里洗澡，有时候还潜到深深的底部一动不动。那是因为考虑到了打架途中不小心跌落到河里的情况。小河在村里到处都有，也就是说这种事也可能会发生。为了防止饮酒过多，他还用晒干的布腰带更紧地勒住腹部，预防醉酒时不自觉的步伐不稳。

三年过去了。大社的祭祀来了三次也去了三次，而他也终于修成正果，同时也变得迟钝笨拙起来，甚至光是把脑袋从左边转到右边都要花上一分钟。

由于血缘关系，双亲总是比较关注自己的孩子。父亲逸平察觉到了次郎兵卫的修行。虽然不知道他在修行什么，但是总觉得他能成为大人物。逸平很早以前的一个计划终于得以实现：让次郎兵卫继承

消防队头领的名誉和职位。次郎糊里糊涂的，倒是由于他处事愚钝，反而获得了消防员们的信赖，被前簇后拥地奉为大佬，但是，却一直没有打架的机会。

——莫非这一生我连一次架都打不成，就去死掉？这位年轻的头领无精打采地想着。反复锤炼的手臂到一到了晚上就奇痒无比，他只能郁闷地独自挠痒。空有一身武力却苦无用武之地，让他产生了自暴自弃的恶作剧心态，后来在背上刺满了刺青。

刺青的模样大概是这样的：鲭鱼似的五条瘦长的尖嘴鱼，从四面叼啄着一朵直径达五寸的大红玫瑰，从背上到胸部全是蓝色的小波纹。因为这身文身，使得次郎兵卫渐渐成为东海道人人皆知的男子。且不说消防队员们，就连旅社的无赖汉们也开始尊敬他了。这样下去，打架的希望会越来越渺茫。次郎兵卫心想，这下可真的完了。

然而机会总是不期而遇。那时三岛旅社附近，还有家和鹿间屋平起平坐的酿酒家，叫做阵周屋丈六，非常有钱。他那里的酒入口甘冽，色泽浓厚。丈六也如同那豪爽的酒一样，虽然已经有四个老婆，

但是仍然觉得不满足，还在为迎娶第五个妾而努力。他拿着系有鹰的白色羽毛的箭射了出去，箭越过了次郎兵卫家的屋顶，飞向清贫的教书匠屋顶，插在顶上的草堆中，教书匠没有轻易回信。到了第二次，教书匠在正要切腹时被家人发现而失败。次郎兵卫听到这个传闻后，感到手臂在呼唤，机会终于来了。

到第三个月，机会终于来了。十二月初，三岛降起了久违的大雪。从黄昏开始就断断续续下个不停，后来突然间又转变成了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大雪积了三寸左右。突然，旅社里的六个火警钟一起响了起来。发生火灾了。次郎兵卫悠然地从家里走出来，原来是阵周屋旁边的榻榻米店不幸被烧着了。

成百上千的小火苗排成一列在屋顶上方狂舞，火星像松树的花粉一样喷出，向四面的空中乱飞，扩散得很远。黑烟有时化成海怪的模样，把整个屋顶都裹得严严实实。延绵大雪被火焰染得五彩缤纷，看起来雪花好像变得更加沉重了，让人不得不叹惜起来。

消防队员们与阵周屋的人争吵起来。阵周屋绝

不让消防员对家里洒水，而是说要立刻打掉旁边榻榻米店的大梁，通过这样来抑制火焰蔓延。消防队员反驳说这违反了消防法则。

这时次郎兵卫出现了。“阵周屋，”次郎尽量压低声音，而且面露笑容道，“你小子，有没有搞错？别开玩笑了。”阵周屋突然插嘴道：“这不是鹿间屋的少当家吗？呵呵，开玩笑开玩笑，刚才完全喝高了。来来，快打水。”架还是没有打成，次郎兵卫无奈地望着火势。

虽然还是没能打成架，但是这事也让次郎兵卫大出风头。当次郎兵卫责备阵周屋时，熊熊烈焰照耀下，他那泛红的双颊，被十多片雪花紧紧贴着但不融化，看起来有若神明般，令人心生畏惧。这成了传说，在消防员之间流传了很久。

次年二月的一个黄道吉日，次郎兵卫在旅社的尽头处盖了新家。除了六叠、四叠半、三叠三个房间外，还加上了约有八叠大小的二楼，从那里可以直接远眺富士山。三月间的某个吉日，在新家里迎娶了教书匠的女儿。

当晚，消防员们把新房挤得满满的，喝着喜酒。

大家按照顺序，都表演起了自己在平日里保留的毕生绝学，一直快要到第二天的凌晨。最后一个人要着两个盘子的魔术，其他人撑着恹恹欲睡的醉眼看完了表演，在某个角落里响起一些稀稀落落的掌声。就这样，宴会结束了。

次郎兵卫隐隐约约地领悟到，以后的生活大概也就这样了，浑浑噩噩地过一天算一天。父亲逸平也松下了一口气："看来这事就告一段落了。"一边喃喃自语着一边抽着烟。

然而连头脑清醒的逸平都没料到，不久之后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婚后两个月的某晚上，次郎兵卫一边和新娘喝着酒，一边吹嘘自己的手上功夫非常厉害。"要像这样右手打眉心，像这样左手打心窝。"虽然是闹着玩的，但是新娘中了拳后，突然滚了几圈就死掉了——估计是碰巧打中了要害。次郎兵卫获重罪入狱，这真是"功夫反被功夫误"。

次郎兵卫锒铛入狱后，到处都表现得冷静低调，狱卒都不敢欺负他，同一牢房的其他犯人把他奉为牢头来膜拜。他在狱中的地位比其他人都要高出一截，然而他却时常悲伤地低声吟诵，一半像是在念

着自创的“都都逸”①，一半又像是在念佛经。

对岩石低语

双颊泛红晕

我是强中手

岩石却不应

说谎三郎

从前在江户的深川地区有一个叫做原宫黄村的鳏夫学者，他对中国的宗教了如指掌。虽然只有一个独子，却名叫三郎。左邻右舍取笑说不愧是学者，连起个名字都故弄玄虚。但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学者就得像这样，邻居们对黄村的风评也不太好。大家都觉得这人极度吝啬，谣传他连吃饭都要吐一半做成糨糊。

三郎之所以会撒谎也跟黄村的吝啬有关。八岁之前，黄村都不给儿子零花钱，却只是让他一个劲地背中国的圣人言论。三郎吸着鼻涕地背着背着，

① 一种俗曲名，有专门的格式，一般是男女情歌。

一边把屋子里柱子上的钉子一颗一颗拔下来。累积到十颗的时候，就到附近的旧货铺子里换个一钱两钱，然后去买麻花糖。

后来旧货铺老板教唆他去偷父亲的藏书，书的话大概可以卖到十倍以上的价钱，于是他一本一本地偷出去卖，结果到了第六本的时候被父亲发现了。父亲拭去眼泪，痛打了这个偷盗成性的儿子。他用拳头在三郎头上连连打了三拳，结果说："不管打你是为了你也好还是为我也好，再打下去我肚子会饿的。今天的惩罚就到此为止，你坐那边去。"于是三郎一边痛苦，一边说自己一定会悔改，这就是三郎所说的第一个谎话。

那年夏天，三郎把邻居家的爱犬杀死了，那是一只哈巴狗。晚上，哈巴狗发出了扰人心烦的叫声，听上去时而觉得像是从远方传来的，时而像悲鸣一般，时而发出痛苦难耐的大叫，叫声各个不同，吵得不停，大概一共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父亲黄村叫醒了睡在旁边的三郎，叫他去看一下。

三郎其实在这之前一直仰着头眨着眼睛，竖起耳朵在那儿听。他站起来，打开滑窗，发现原来是

邻居的哈巴狗被拴在竹篱笆上，在地上蹭来蹭去，烦躁不堪。三郎大叫："别吵了！"哈巴狗瞪着他，却在那儿得意扬扬地咬着竹篱笆，一番捣乱后，叫得还更响了。三郎非常讨厌这条撒娇的狗。"别吵了！别吵了！"他怒吼着，感到自己差点喘不过气来。于是跳到庭院里，捡起一颗小石头，用力扔了过去，结果打到了狗脑袋。

"汪"的一声惨叫后，那只白色的小哈巴狗，身体像陀螺一样打着旋，砰的一声倒在地上就起不来死掉了。他又从滑窗翻了进来，拉好窗子回到床上，父亲迷迷糊糊地问怎么样了，三郎蒙着头说："没有叫了，好像是生病了，说不定明天还会死呢。"

那年秋天，三郎又杀了人。他从言问桥①上将一起玩耍的朋友推到了隅田河里，没有什么直接原因，就如猛地在自己耳边响起枪声一样使他突然发作起来。落水的是豆腐店的小儿子，他两只细长的脚就像鸭子一样还在空中划了三圈，最后才落入水中。

---

① 东京都台东区的一座桥，连接浅草和墨田。

波纹被水流带着，往水底沉了大约有六尺深。波纹的中央突然伸出一只手，握紧了拳头，很快又沉了下去。于是波纹又随着河流逐渐散去了。

三郎一直看完了这一幕以后，才大声哭喊。人们跑过来了，看到他哭着所指的地方，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说清楚些，你朋友掉下去了吗？不要哭了，马上去救他。你再讲清楚些！”一个反应比较快的男人轻轻拍了拍三郎的肩。人群之中，有三个人比较擅长游泳，竞相跃入水中。他们一边炫耀自己的游泳技能，一边找着豆腐店的小儿子。结果三个人因为太在意在游泳上较个上下，导致找孩子找了好久，结果找到孩子的时候，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三郎却一点事都没有，和父亲黄村一起参加豆腐店老板的葬礼。当他到了十岁左右的时候，这段无人所知的犯罪记忆还在不断困扰着他。这次犯罪经历却让他的撒谎技能日臻成熟。因为他不但要对别人说谎，还得对自己说谎，一个劲儿地想要对自己掩饰这个罪行，竭力在心中抹去这个记忆。长大之后，他逐渐成为了说谎的高手。

二十岁的三郎成为了一个木讷而内敛的青年，每当一到盂兰盆节时，回想起去世的母亲，他就一边叹气，一边向左邻右舍博得一些同情。三郎其实并不知道他母亲的事，他出身的时候母亲就已经去世了，事实上，从过去到现在，他根本就没有想念过母亲。

他说谎越说越厉害，有两三个学生本来是到黄村那里求教的，结果三郎为他们代笔写起信来。对于写信向父母要钱之类，他是最擅长不过。比如有这样一种情况，有人常常在开头写下尊称“谨启”字样，然后描写一下当时的景色之类的，再恭敬地问候“敬祝父亲大人身体无恙”，尽显卑谦之态，然后切入正题。刚刚开始客套寒暄半天，然后立刻赤裸裸地要钱，他很看不起这种写法。前面是冗长客套的套话，却因为最后一句话漏了馅儿。这未免太卑鄙龌龊了一点。因此倒还不如从一开始就说明用意，鼓起勇气，尽可能写得简明扼要为妙。

“这回我们书塾要开始讲《诗经》了，若向坊间书肆购买课本的话，要二十二元，不过黄村老师考虑到学生的经济能力，所以决定直接向中国订购，

实际花销一共十五元八十钱，但是如果失掉了这次机会，日后恐怕花的钱就不止这个价了。所以还是尽早订购比较好，请速汇十五元八十钱给我。”

往下就是报告一下自己近况及一些吃饭睡觉的琐事了，诸如“昨天我眺望窗外风景，看到了一群乌鸦和一只老鹰在打架，场面真是壮观极了”，“前天在墨堤散步，发现了一些奇花异木，比如花瓣形状的牵牛花，花朵开得小的像豌豆一样，大朵的如同红杜鹃，这种白色很难见到。所以我将它连根拔起，带到家里，移栽花盆里面”。

这种叙述语气非常平缓，感觉好像不经意间甚至差点都忘了向父母要钱。父亲大人收到信后，看到儿子心情如此平静，便会为自己的多虑而不安起来，接着就会微笑着汇钱过去。三郎写的信，就和预计一样非常顺利地讨到了钱。于是学生们便纷纷找三郎代写书信，或者是口述好了让他来写。钱一汇过来，学生就会邀请他一起出去玩耍，把这些钱用得一文不剩。

黄村的书塾逐渐繁荣起来，听到了风声的江户学生们便纷至沓来，请教写信的技巧。

三郎心里暗想，像这样每天都有几十个人要求代笔或者口述，真是烦得很，干脆出成一本书好了。这样把如何才能让父母送更多钱来的方法，汇集成册。不过，这也有些小问题，如果家长买回去熟读之后又会怎么办呢？可以预见到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三郎不得不放弃出版。当然学生们强烈反对他这么做也是原因之一。

这时江户正流行一种笑话集，他还没有放弃著书的计划，于是他打算以这种笑话集的形式来出版，开头这样写道："呵呵，满怀尊敬之情地说起来……"像这样用调侃的口吻来写一些骗人的故事，这正是三郎的特长。他二十二岁时，就以"醉鬼乱来先生"的笔名出版了两三本笑话集，结果出人意料的畅销。

有一天，三郎在父亲的藏书中，发现了一本他的笑话集里的杰作《人间万事谎成真》，他若无其事地去问父亲："乱来先生的书写得好不好？"

黄村神情十分不悦，说不太好。三郎笑着给他讲了实情。

黄村为了掩饰自己的狼狈状，故意响亮地干咳两声，接着又像怕被别人听见一样，问他赚了多少钱。

《人间万事谎成真》一书，大致是描写一位名叫厌烦先生的玩世不恭的年轻人，如何在世上过着些滑稽可笑的生活。例如他去花柳巷玩乐时装成著名演员，或者是扮成有钱人大老板，抑或是扮成微服私访的贵人。他的骗术实在是太高明了，足可以假乱真，就连真正的妓女和皮条客都深信不疑。后来他自己都被自己说服了，也认为这绝非做梦，现在已经一夜暴富是个百万富翁了。一觉醒来，他已成为世上人皆尽知的名演员，最后他就在这种醉生梦死中过完了一生。到最后临死的时候，他又回到了那身无分文的厌烦先生了，这就是所谓三郎的“私小说”。

二十二岁的三郎，说谎技艺已是炉火纯青，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地。他在黄村面前是个非常内向的孝子，而在书塾学生面前是个善解人意的知心哥哥，在花柳巷则又是团十郎①，或者是某某阁下，黑社会老大，而且一点看不出来他有什么不自然或者做作的地方。

---

① 从元禄年间就一直活跃在江户的家族俳优歌舞伎，非常有名。

第二年，父亲去世了，在他的遗嘱中，大致是这样写道：“我是个大骗子，伪善者。内心其实如果离开中国的宗教越远，内心就越为之膺服。我就这样活下去，完全是为了那个没有母亲的孩子，结果最后我还是失败了。我想让这个孩子成功，却最后毁了他，我把这六十年来一点一点存下来的五百文钱全部送给这个孤儿。”

三郎读完信后，脸色苍白，苦笑着把信撕成两半，又撕成四瓣，又撕成八瓣。这个黄村，为了避免肚子饿而没有继续责打儿子，比起儿子的名声更关注儿子出书版税多少，像这么一个人，邻里街坊都以为他在地里面埋了一瓦罐满满的黄金，却只留下了区区五百文遗产就撒手人寰。这就是说谎的下场，三郎似乎嗅到了说谎到最后就像一阵难以忍受的屁臭。

他在附近的日莲宗寺庙里为父亲举行了葬礼。只要是普通的人，一听就能听出这些和尚打鼓的节奏非常粗鲁野蛮，但他还是侧耳倾听了好一会儿。从这些节奏里，可以听出包含的无可奈何的愤怒与焦虑，以及从中能听到一个自暴自弃的滑稽小丑撒

完谎后，企图掩饰过去的心情。

身穿印有家徽的礼服，手持佛珠的十余名书塾学生围成了一个圆圈，三郎就坐在中间，弓着背，望着前面三尺远的榻榻米边沿。他想，说谎就是从犯罪里面所放出来的一种没有声音的屁。自己开始说谎也是在童年杀人事件时开始的，而父亲的说谎是在于他的迷信——一种人们都不信却要让你相信的宗教开始的，这也是一种犯罪行为的衍生。虽然说谎的初衷是为了稍稍纾解现实里的郁闷心情，但却和饮酒一样，越到后面越上瘾。逐渐加重了说谎的程度之后，再经历切磋琢磨，最终还能放出真实的光芒。这事情好像还不止发生在我身上。

人间万事谎成真——到现在他才突然觉得这句话算真正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他不禁苦笑起来，哈哈，这真是滑稽到了极点。埋好父亲的骨灰以后，他决定从今天起金盆洗手，过着完全不说谎的生活，因为大家都有些不为人知的罪行，所以自己没有必要害怕，也不用自卑。

没有谎言的生活，这句话本身就是一句谎话。美的事物说它美，恶的事物说它恶，这简直就是假

话。首先，嘴上说美的事物美，但心里却可能不以为然，这不就是谎话吗？这样很脏，那也很脏，三郎每天晚上无限苦恼。不久他又发现了一种处世态度，就是无意识无感动的痴呆状态，这样活着就像风儿一样。他日常活动完全按照日历来，处世的态度也符合日历上的吉凶占卜。现在他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每天晚上做梦，梦里有绿色草原的景色，也有令人心动的姑娘。

某天早晨，三郎独自吃着早餐，突然摇头想了一下，然后把筷子放在餐盘面前，站起来在屋子里踱步。他来来回回走了三趟，然后就手插在包里走到外面去了，因为他对无意志无感动的态度产生了怀疑。这才是谎言的最深层地狱，那么任何有意识的白痴在努力奋斗的事情不也是谎言吗？越奋斗就越觉得自己是在说谎，还不如顺其自然，活在无意识的世界吧。于是他一大早就往小酒馆里去了。

拉开吊绳门帘子，走进去一看，这么早就已经有两位先到的客人了。更令人吃惊的是，竟然是仙术太郎和打架次郎兵卫两人。太郎坐在桌子的东南角，大下巴的圆脸上被酒醺得红彤彤的，喝酒时垂

下的胡子微微摇动。次郎兵卫和他面对而坐，坐在西北角，浮肿的大脸泛着油光。他左手拿着酒杯，晃了一大圈端到嘴边，然后举到眼睛前，呆呆地望着。

三郎在两人之间坐下，开始喝起酒来。他们三人之前算不得是熟人，太郎眯着小眼睛，次郎兵卫缓了一分钟左右才慢慢转过头来，三郎心神不宁地睁着那双狐狸眼睛，偷偷打量对方的模样。随着酒意渐浓，三人慢慢靠拢了，忍耐许久的酒意顿时爆发起来，三郎首先开了口：

“像这样一早起来一起喝酒，我觉得我们之间算是有些缘分。尤其是俗话说江户这个地方只要走五十步就是他乡了。这就是说地方小得可怜，在这么狭窄的小酒馆里能够在同一天聚在一起，真是不可思议。”

太郎打了一个哈欠之后，慢慢回答说：“我是因为喜欢喝酒才喝酒的，你不要这样看我的脸嘛。”说着他就用手蒙住了脸。

次郎兵卫一拳打在桌上，弄出了一个直径约有三寸、深一寸的凹洞说道：“说得对，就是有缘哪，

我才刚刚从牢里放出来。”

三郎问：“怎么会被关在牢房里呢？”

“事情是这样的。”次郎兵卫故作神秘地哼哼唧唧了几声，开始讲述他自己前半生的经历。说完以后，有一滴眼泪掉在了酒杯里，他一饮而尽。

三郎听完后想了一会儿，以像老大哥的口吻说了些开场白，接着又像用不加修饰的平淡口吻，分成各个阶段地讲起了自己的前半生。

听了一会儿，次郎兵卫说：“我好像没听太懂！”脑袋昏昏沉沉地打起了瞌睡。

太郎从一开始就恹恹欲睡地打着哈欠，现在却突然睁开了那双小眼睛，竖起耳朵听了起来。当故事说完的时候，太郎勉为其难地拿下手巾说：“三郎先生，我能体会到你的感受。我叫太郎，是津轻人，两年前背井离乡，在江户晃荡，无所事事。你想不想听我的故事？”

他以同样的昏昏欲睡的口吻，仔细讲起了他的经历。突然，三郎大声叫了起来：“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次郎兵卫被大叫声音所吵醒，茫然地睁开他那

蒙眬的眼睛，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三郎对自己如此高兴的表现有点不好意思。因为高兴结果又撒起了谎，虽然他很想努力地控制自己，结果因为喝得烂醉而无法做到。他这种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结果，搞得他最后完全自暴自弃起来，于是想到什么就不经大脑立刻说出来，结果又编起了弥天大谎。类似说出"我们都是艺术家"的话以后，就干脆什么也不顾了。

"我们三个人是兄弟，今天在这里相逢，到死也不要再分开，未来终有一天是我们的天下。我是艺术家，仙术太郎、打架次郎兵卫的前半生，以及——这么说显得有点恬不知耻——我的前半生，都应该写下来，传给后人。怎么样？"他的吹嘘能力在这时发挥到了极致，"我们都是艺术家，就算王公贵族来了我们也不怕，金钱对我们来说不过轻如鸿毛。"


陰火
盲草子
いんか

勿落笔，勿博览，断一切诸念，活在当下！

自远古以来，天空一直就是这个样子，没有变化。不过大家最好不要被这表象所骗，须知没有什么比天老爷对人类更加冷酷凉薄，上天从不曾给过我一文钱，我就是死都不会去拜你。

我刷过牙，洗完脸，然后躺在廊下藤椅里，默默地看着妻子洗脸的样子。洗脸水倒在庭院的黑土中，无声无息地流淌着，这就是所谓水到渠成——像这样小说就能够流传千古，那便是我所说的“人工的极致”。

有双锐利眼光的主人公，因为要去银座，举起了手，叫了一部出租车，于是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而且这个主人公有着远大抱负，为着这个理想而历经着艰难险阻。这个无愧苍天的阿修罗①形象，深

① 佛教恶神之一，非常好斗，常与帝释天争斗不休。

深地印在无数读者心中——像这样的小说，饱满的开头结尾使故事结构非常完整。我就很想写出这种有小说味道的小说。从中学时代开始一直有个朋友，最近娶了个穿洋装的妻子。但她实际上是只狐狸变的。我虽对此了如指掌，却有点可怜他，因此一直没有直接点透。那狐狸很喜我那朋友，而他被妖魅迷惑住了，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我觉得他好像一天一天消瘦下去。我对此事佯装不知，一直在准备写一篇从头到尾一气呵成的小说，心想这件事还是不要说得太清楚为妙。

我见过他的书架上放的一本《人生四十岁以后》的书，他自认为身体还蛮健康的，连左邻右舍看法也相同。而实际上只有在他看了这本书以后，说“你的那小说救了我的命”，我才认为这本书是有价值的。

可是，一切都已于事无补了，就像我眼前的水流一样，悄然无声地逶迤而去，没有任何起色。即使穷思竭虑，也无力回天了。虽然写了上百篇能称之为杰作的小说，可是这对我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大约过了三小时）我还是没有睡着，对呀，就

如你所认为的，我又陷入了沉思，想入非非了。

我翻起了《枕草子》："令人兴奋愉悦者，莫如饲养小麻雀。走过婴儿嬉戏处前。熏烧上等香料，独个儿横卧，瞧如唐镜之稍稍变得暗淡者，云云。"我试着自己编织一些话来："看上去朦胧难辨，听上去模糊不清，所谓空虚幻灭者，倏忽间在指缝中消逝而去，隐藏于冥冥不觉间。正譬如借钱三元而故意不还（因我是贵族子弟之故），或者发现身边也躺着个肌肤雪白的裸女（这象征着虽然活着却过得消沉）。遇到这等事情，且不管我相貌如何，亦足可切切地叹惜一番——致庆典。"这样写就对了，我七岁的时候，村里举办过小型赛马比赛，我看到获胜后得意扬扬的马，对它指指点点，嘲笑起来。结果自那以后，我的不幸就接踵而至。虽然我对庆典之类喜欢得不得了，不过后来还是假装感冒，日复一日躲在房间里昏天暗地地睡起觉来。

"啊，那一共写了多少页呢？"（我让邻家十六岁的松子姑娘写下我的独白）松子食指上点了点唾沫，数着："一页两页三页四页，还多出三行来。"

"这样就行了，谢谢。"从松子那里拿了她五张

写好的稿纸，平均每张上都有三十多个错字或假名，我不以为意，仔细地逐行修改。“就只有这五张？”这让我失望至极。在过去，江户番町曾有个数盘子的女鬼，叫做阿菊。她数盘子时，一个盘子接着一个盘子地数下去，不知怎的不论数多少遍总是要少一个。① 这次终于让我对这个女鬼的怨念有了切身体会。

我躺着的时候，心想要不干脆试着自己来写。

现在，她就坐在离我躺着的藤椅不远的地方，轻轻地靠在旁边的桌子上，读着一本叫《非分之想》的文艺小册子，那么我就先从这个邻家小姑娘写起吧！

我搬家到这里是昭和十年七月一日的事。八月中旬，邻家庭院中的三棵夹竹桃树吸引了我。于是非常想要这些夹竹桃，就让妻子去央求邻居家，说随便哪棵都行，只要让一棵给我就好。妻子换好和服，她说

---

① 阿菊的亡灵数盘子的怪谈，类似的传说散布日本各地。内容大多是井中传来含恨而死的阿菊的亡灵，数着“一个盘子……两个盘子……”“九个盘子……少了一个盘子……”的声音。后来这个故事成了净琉璃，歌舞伎常见表演体裁，冈本绮堂写的戏曲最为有名。

带钱去有些失礼，还不如拿些我从东京带来的特产好些。不过我说还是拿钱吧，就给了她两元。

妻子从邻居那里回来后，提到了那家男主人是名古屋的私营铁路站长，一个月只回家一次。家里只有女主人和今年才满十六岁的女儿。妻子对她们家说道，夹竹桃的事真是感到抱歉，随便哪棵都可以，结果邻居的女主人人不错，很快就同意了。

第二天，去找了镇上植树的店铺，带着他们到了邻居家。一个徐娘半老，身材娇小，约莫四十岁的妇人过来寒暄。她长得稍稍有些丰满，嘴边挂着亲切和蔼的笑容，我对她印象非常不错。她决定把中间那棵夹竹桃给我，于是我坐在她们家的廊子里攀谈起来。下面这番话我现在还记得非常清楚：

“由于老家是在青森①的缘故，很难见得到夹竹桃。我最喜欢夏季产的花。合欢、紫薇、葵花、向日葵、夹竹桃、莲荷，以及卷丹、夏菊、蕺菜都非常喜欢。只是有点讨厌栾树。”

我后来对自己得意扬扬地历数各类花名一事有

① 日本的东北方，气候寒冷。

些后悔，真是有些失策！说完了这些，我就再没说什么了，只是在要回家的时候，对着女主人身后的那个小女孩说道："欢迎到我家来玩。"

那姑娘应了一声"嗯"，就默默地跟我来到家里坐下。当时的情形，大抵如此。因我还对夹竹桃头脑发热一事有些后悔，移种的事就交给了妻子出面去办。我就在八叠大小的卧室里和松子聊了起来。不知怎的，我大体浏览到书里第二三十页，这时突然对"at home"（在家）有一种温馨的感觉，于是跟松子的谈话就放得更开了。

第二天，松子给我的信箱里扔了张折成四瓣的西洋纸。其实我前一天晚上都没有睡着，那天早上，家里人都还在睡的时候，我就从被子里爬了起来。刷牙去取报纸时，看到了那张纸。纸上写了这些话：

"你真是个令人敬佩的人。绝对不可以死，虽然别人不知道，但我愿意为你做一切，甚至随时可以为你而死。"

吃早饭时，给妻子看了这张纸，说这个松子一定是个不错的孩子，因为邻里间要相互照顾，可以每天让她过来坐坐。于是松子从那以后，每天都必

定会到我家来。

“松子皮肤那么黑，干脆去当产婆算了。”有天因为有些其他烦心的事，我这样说起过。虽然她并不是真的又丑又黑，但是鼻子不高，长得也不能算很漂亮。不过，撅起的嘴角常常让人觉得她伶俐乖巧，大眼睛黑黑的非常明亮，也算是一大优点。我和妻子讨论过她的身材，她说：“十六岁了，长得也不能算高挑。”关于打扮方面，妻子说：“看起来总是蛮清爽的，可能是她妈妈比较能干吧。”

我和松子聊天的时候，偶尔会忘了时间。

“到了十八岁，我会去京都，到茶屋里工作。”

“哦。已经想好了吗?”

“听说妈妈有个朋友开了家很大的茶屋。”她所说的茶屋，估计是一家高级料理店。就算她父亲是站长，她还是得去做服务员。这样想来，我还是有些不太舒服：“那是去当女服务生吧?”

“嗯。不过——在京都，这家气派的大茶屋是有些来头的。”

“我可以过去玩吗?”

“一定要来哪。”她这时有了点精神，然后眼睛

凝望着望远方，喃喃道，“不过还是请您一个人来。”

“这样比较好吗?”

“嗯。”她不再卷折袖角了，点了点头，“如果很多人来的话，我存的钱很快就用完了。”松子还打算请我出去玩。

“你有那么多钱吗?”

“妈妈给我买了保险，我到了三十二岁时，就有好几百万了。”

某天晚上，我突然想起了“怯懦的女人往往会生下私生子”这句话。我有点担心松子会不会缺乏自信，于是就问她：

“松子，你……你还是比较自重，对吧?”

松子正帮我妻子在六叠大的房间里折衣服，突然间，房间里静了下来，有如曲终人散尽之感。过了一会儿，她说：“嗯。”

“哦，那就好。”我翻了个身，又闭上了眼睛，不过内心安定了下来。

最近，我曾当着松子的面将正煮沸的铁壶扔向妻子。妻子当时正写一封信给一位穷朋友，打算寄些钱过去。我发现后，叫她不要多管闲事。她却满

不在乎地说，说这是她的私房钱。我顿时火冒三丈，说着："我再也受不了你那自以为是的臭脾气了！"就把铁壶往天花板上扔了过去，然后垂头丧气地跌坐在藤椅里，却突然发现松子在。松子手里拿了把剪刀，是要刺我的吗？还是要刺我的妻子？要刺我的话，随时都可以，于是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作没看见。不过好像妻子也没注意到。

松子的事，还是写到这里罢笔为好，真是不想再往下写了。我一直把她看成比我的生命都还重要。

松子现在已不在我身边了。我回到家时，太阳已经落山了。

到了晚上，我必须得睡觉了。整整三个日夜，我想尽了各种办法都睡不着，非常嗜睡，结果终日恍恍惚惚。这段时间我妻子比我更难受，她低泣道："你还是抱抱我吧，这样一定睡得好些。"我试了试，可还是不行。那时眼里竟然浮现邻村树林边的闪闪的电灯光，宛如蓟花①一般灿烂开放。

现在非得睡着不可，必须把这未完成的作品做

① 有点像蒲公英，常为淡蓝色，紫色。

个了断。我将稿纸和3B铅笔，整理好放在床头。

每天晚上，仿佛都有成千上万朵花瓣在我眉间纷飞起舞。耳边洪水猛兽般的流言却不知怎的在今日烟消云散，宛如大雪初霁之后世间一片阒寂寥落，独独留我一人。罢了罢了，不如变成一个石头吧，这种羞愧悔恨之念在心中来来回回打着转，人都神经兮兮的。指尖无法触及的远方飞舞着淡蓝色的蝴蝶，数起了好不容易抓到的蝴蝶，无聊地念着：两只、三只……非常庆幸能捉到这些蝴蝶，兴奋不已。

这真是夜的耳语：

“但丁——波德莱尔——我，这大概是条粗壮的钢丝直线，此外世间再无他人。”

“死了，又重新来过，继续前行。”“为求长生不老而活着。”“悲壮之美。”

“在这儿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绿竹杖（我知道附近的人都称之为竹鞭），散步的乐趣就会少一大半。我总是会用它去戳电线杆，敲打树干，劈脚下杂草。转眼就可到渔村，那时人们都正在睡梦中，因为还在半夜。海面浑浊不堪，我就这样穿着木屐

走向海里。牙齿一直打着战，心里只有求死这个事。这时有个男人大喝了一声：‘别乱来啊！你小心点！’我喃喃道：‘你才别乱来。担心你自己去吧。’船桥村①里的狗四处乱窜，一只只都对着我狂吠不已。艺妓们爬上黑色的人力车和我擦肩而过，透过薄薄的车帘子望着我。还在八月底时，妻子在澡堂曾听到过两个身上脏兮兮的艺妓谈论我，说我‘仔细看看人还不错’。妻子坐在镜台前，边擦着粉边说道：‘你长得很讨二十七八岁的艺妓们喜欢，要不要下次再拜托老家的哥哥给你找个二房？真是的。’已经快一年了，那间矮屋檐的房子里挂钟开始当当地响起。我拖着不方便的左脚跑起来，不对，不能算跑，而是在逃命。卖精米的老板正含辛茹苦地赚钱，全身沾满了白白的米粉。他为了老婆和三个还流着鼻涕的儿子而努力，为了老婆和服腰带和儿子玩的洋画②而拼命。我听见精米机器传来的响声，想道：‘我呢，看到眼前一幕，觉得自己不也是努力活着吗？因此自己根本没有丢脸的地方。’”

---

① 千叶县西北，面临着东京湾。

② 小孩子的一种游戏，拍洋画。

“佐藤春夫①曾说过，随着低级趣味发展到极致，就会有一种‘夸张’的美出现，不过这都需要做好精密的计算。”

“文人相轻相对于文人相重；去相对于回；精致细密安眠药秤，相对于面无表情地胡乱拨着秤砣的护士。”

——要坐首班电车啦！

天已经亮了，虽然天亮了，我还是起不来，像遇到这种糟糕的早晨，我就会嘱咐妻子给我倒一杯酒过来。一想到自己必须起床刷牙之类的事情，就觉得无比扫兴，甚至有些悲伤。像这时候，如果是小孩子的话就会要糕点吃，而对于我来说，酒就是一切。

我总是一边心情沉重地品尝着酒的滋味，一边睡眼蒙眬地望着庭院。庭子中间有一叠见方的扇形花圃，马上就要到秋天了，瑟瑟秋风有些瘆人。“庭院里再怎么也得热闹一点吧。”我想起了曾经在妻子面前说过这么句话。

二十几种花的球根，是今天早上我还在睡觉的

---

① 与太宰治约同时代的诗人，小说家，著有《田园的忧郁》等，由于他的引荐，太宰治后来闻名文坛。

时候被种下的，而且扇形的花圃中间，插着林林总总写有花名的白色硬纸片，令人目不暇接。

“德国铃兰”、“鸢尾”、“铃兰”、“君子兰”、“白色孤挺花”、“西洋锦风”、“流星兰”、“长太郎百合”、“风信子”、“紫丁香”、“鹿子百合”、“长生兰”、“混种石竹”、“电光种玫瑰”、“四季芍药”、“黑龙牡丹”——我一一记在枕边的稿纸上，落下了眼泪。泪水顺着脸颊一直流到裸露的胸口，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出丑。扇形的花圃以及风信子。这些都将再也见不到了。这全是我自作自受，因为现在已经无法再挽回了。看到这个花圃的人们哪，将会发现我极力隐藏的一种陈旧的乡土气息。七七八八的扇形花圃，拿到眼前好好欣赏一番，就会让大家失望。杂乱的花圃就和我一样，只不过是一幅乱糟糟的滑稽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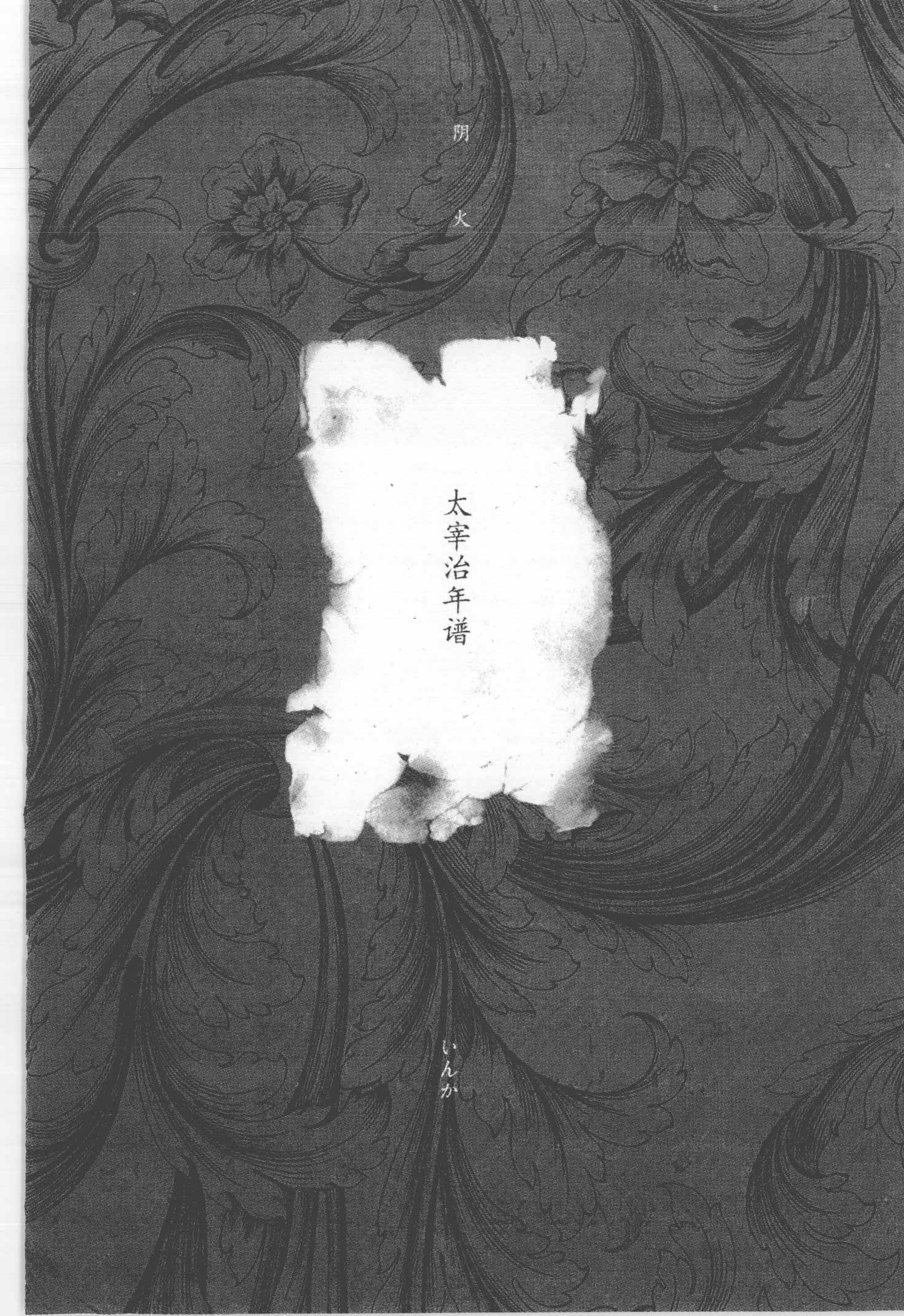
邻家的松子读了这篇小说之后，一定不敢再来我家了吧，因为我伤害了松子。想到这眼泪止不住又一滴一滴地落了起来，不知是否也是由于她的缘故。

不对。扇形花圃，于我又有何用？我也不需要

松子。这篇小说须得顺利地写好，我却正是因此而落泪。我就算要死，也得巧言令色地修饰一番，这便是铁一般的法则。

现在是同读者道别之时，这十八页小说，列举了许多自然植物，连十根手指都算不过来。然而至此往后，我可以自豪地宣称，我将不会再饮泣奋笔地写下任何一行——甚至是一句文字。再见。

“你若是容器，我就是顺流而至的一泓水。”


陰火
太宰治年譜
いんか

一九〇九年（明治四十二年）

六月十九日，出生于青森县北津郡的金木村（五所川原市），本名津岛修治。

津岛家是津轻地区首屈一指的地主富豪之家。太宰治的父亲津岛原右卫门，曾任众议院议员，后当选贵族院议员，同时经营银行、铁路；而他的母亲则是体弱多病，无力照顾儿子，因此太宰治从小是受姑母和保姆的抚育而长大。太宰治出生之后，是津岛家那一辈里面的第六个男孩，上有五哥四姐，其中两个哥哥不幸夭折，只剩下文治、英治、圭治三人。太宰治出生三年之后，幼弟礼治出生。

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七岁

至市立金木普通小学就读。成绩杰出。

一九二一年（大正十一年）十二岁

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普通小学毕业，后至离家两公里远的明治高等小学就读。

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十四岁

三月，父亲去世，享年五十三岁。四月，至青森县立青森中学就读，寄宿该市寺町的远亲丰田家檐下。中学期间，开始创作小说、杂文、戏剧，对泉镜花、芥川龙之介的文学相当倾倒。

一九二五年（大正十四年）十六岁

发表《最后的太阁》。和阿部合成、中村贞次郎等友人合编同人杂志《星座》。

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十八岁

至远亲藤田豊三郎的家里寄宿，就读弘前高等

学校文科甲组（英语）。年间，传来了芥川龙之介自杀的消息，甚受冲击；和青森市滨町“玉屋”的艺妓红子（小山初代）相识。

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十九岁

五月，独自编辑的同人杂志《文艺细胞》创刊，以“焉岛众二”之名发表《无间奈落》，思想上渐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因对出身苦恼而有服安眠药自杀的意图。

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二十岁

四月，以“小菅银吉”之名，在文艺杂志《猎骑兵》发表《虎彻宵话》等文章。十二月十日夜，自杀未遂。

一九三〇年（昭和五年）二十一岁

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科就读，住宿在户冢取访町常盘馆。与井伏鳟二会面，奉为终身之师。参与共产党运动，几乎没有上课。六月，三兄圭治去世。结识银座酒吧女田边，相约在镰仓腰越町海岸

殉情。以致田边死亡，因协助自杀而遭起诉，此事是他终身难忘的罪恶意识，心境凝聚在《道化之华》、《虚构之春》中。后来小山初代来东京，互定终身后暂时回乡，后遭分家除籍，靠小山家资助。

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二十二岁

二月与小山初代同居，号朱麟堂，沉迷于俳句之中。

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二十三岁

因为对左翼非法运动绝望，现在的投入仅为寻求自我毁灭之道，后来向青森警察署自首，正式放弃非法运动，并回帝大重修，倾心于写作之中。

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二十四岁

开始用太宰治这个笔名。频繁出入井伏鳟二家，结识伊马鹈平（春部）、中村地平、小山佑士、檀一雄等人。

一九三四年（昭和九年）二十五岁

借井伏鳟二之名于《文艺春秋》推出《洋之介

的气焰》。十二月，与津村信夫、中原中也、山岸外史、今官一、伊马鹈平、木山捷平等人共同成立同人杂志《青花》，发表《浪漫主义》。

一九三五年（昭和一〇年）二十六岁

二月，发表《逆行》。三月，参加东京都新闻社的求职测验落选后，企图于镰仓山上吊自杀，并自帝大辍学，发表《道化之华》。四月，罹患盲肠炎并发腹膜炎，疗养身体至夏天。七月，移居千叶县船桥町，药物中毒。八月，《逆行》入围第一回芥川奖，开始和田中英光通信。

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二十七岁

为治疗药物中毒，进入芝济生会医院接受治疗，四月，于《文艺杂志》发表《阴火》。五月，于《若草》发表《关于雌性》。六月，首部文集《晚年》出版。期待已久的第三回芥川奖落选，备受打击。后接受井伏鳟二的建议，至江古田武藏野医院治病，一个月后出院，撰写《二十世纪旗手》、《HUMAN LOST》。

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二十八岁

三月与初代至水上温泉，企图吃安眠药自杀，但未成功。回东京后与初代离别。发表《虚构的彷徨》、《灯笼》。

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二十九岁

九月，发表《姥舍》、《满愿》。十一月，移居至甲府市西坚町，发表多篇随笔。

一九三九年（昭和十四年）三〇岁

一月，在井伏鳟二夫妻撮合下，与石原美知子举行结婚典礼，于甲府市御崎町筑新居。

三月，于《文学界》发表《女生徒》，因《女生徒》而获北村透谷奖。

一九四〇年（昭和十五年）三十一岁

确定了新进作家的地位，发表的作品增加。开始连载《女的决斗》、《俗天使》、《鸥》、《哥哥们》、《老海德堡》等作品。创作集的单行本《皮肤

与心》、《回忆》于前半年发行。《越级控诉》、《快跑！梅乐斯》发表后更被誉为名作。受邀演讲的机会增多，于东京商大以《近代之病》为题演说，亦于新潟高校演说。

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三十二岁

以《东京八景》为首，承袭前年，继续丰富创作。长篇《新哈姆雷特》、《七代女》、限定版《越级控诉》分别发行。六月，长女园子诞生，经北芳四郎的鼓励，探访十年不见的乡里金木町的老家。

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三十三岁

九月，发表《花火》，遭全文删除（《花火》后改名《日的料理》）。十月，收到母亲病重的通知，与美知子和园子返回老家，十二月，母亲去世，享年七十岁。

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三十四岁

给亡母做了三十五天法事，与妻子结伴返乡。

完成长篇《右大臣实朝》。

一九四四年（昭和十九年）三十五岁

发表《裸川》（新解诸国故事）、《佳日》。东宝电影公司将《佳日》拍成电影。受中央情报局与文学报国会之托，将《大东亚五大宣言》小说化。研究鲁迅。五月十二日，为完成小山书店的《新风土记丛书》之《津轻》，自东京出发，六月五日返回，七月完稿。八月，长男正树诞生。为出版《云雀之声》事宜和小山书店洽谈，即将出版之际，工厂遭到空袭，一切全告乌有。十二月二十日，为调查鲁迅于仙台的事迹，赴仙台。同年，小山初代于青岛去世。

一九四五年（昭和二〇年）三十六岁

二月，完成鲁迅传记《惜别》，朝日新闻社发行。三月，在空袭警报下执笔写《伽草纸》。三月底，妻子至甲府娘家避难，轰炸之后家被毁损。暂时至龟井胜一郎的家中避难，将小山清留下，前往妻子的避难地，将书籍与其他行李移至市外千代田

村，七月，甲府遭炸弹，家毁，后与妻子经东京返回老家津轻。

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三十七岁

开始了战后的活跃。发表多部作品，其间举行战后最初的众议院选举，长兄文治当选。五月，芥川比吕志为《新哈姆雷特》于思想座上演的许可登门造访。七月，祖母去世，享年九十岁。《冬季的花火》预定由新生新派于东剧上演，后遭麦克阿瑟禁演。

一九四七年（昭和二十二年）三十八岁

送别昔日同居的小山清去北海道夕张炭坑。二月，去田中英光的别居、伊豆三津滨旅行，于安田屋旅馆停留到三月上旬。完成了《斜阳》的前两章。三月底，次女里子出生。同年春，结识二十八岁的山崎富荣。六月底完成《斜阳》。十月，发表《阿三》和随笔《话说我的这半生》。十一月，太田静子生一女，取名治子。

一九四八年（昭和二十三年）三十九岁

再次以《如是我闻》震惊文坛，并着手创作《人间失格》。完成了《第二手札》的一部分。此时，随着肺结核的恶化，身体极度虚弱，时常吐血。六月十三日深夜，与山崎富荣一齐在玉川上水投水自尽。三十九岁生日当天，遗体被发现。二十一日，丰岛与志雄、井伏鳟二主持至其家中举行告别仪式，葬于三鹰町禅林寺。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阴火
作者＝太宰治著　郭永钦译
页数＝２９４
ＳＳ号＝１２６７０８７２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０５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